

# 目錄

序	王澍	06
導言	王維仁	08
<b>第壹章 沙頭角與谷埔</b>		<b>17</b>
一	地理環境	
二	移民與聚落	
三	沙頭角海南岸景觀	
四	沙頭角南岸村落	
<b>第貳章 谷埔——聚落</b>		<b>71</b>
一	聚落與宗族	
二	類型與發展	
三	風水與山水地景	
<b>第參章 谷埔——建築</b>		<b>119</b>
一	公共建築	
二	民居建築類型發展	
三	民居類型：合院—排屋—樓層	
四	居民演變規律	
五	材料建構	
<b>第肆章 谷埔——景觀</b>		<b>195</b>
一	谷埔景觀的演變	
二	濕地生態景觀	
三	河溪景觀	
四	林地與作物草地	
<b>第伍章 谷埔——社區</b>		<b>261</b>
一	社區歷史發展	
二	谷埔習俗	
三	谷埔村民	
<b>第陸章 谷埔——願景</b>		<b>301</b>
一	參與社區	
二	建築設計：場所、材料、建造	
三	規劃：微更新與針灸策略	
四	建築、社會與場所	
鳴謝		367

# 序

## 鄉建與鄉願

我知道王維仁做鄉建至少十幾年了。這個時代做鄉建的建築師和大學教授越來越多，但能夠持續做的並不多，盯住一個點十年以上的就更少，因為就專業建築師的成本評估而言，盯一個鄉村那麼久是完全不划算的事。就現在大學的專業評估而言，這也意味著成績出得太慢。而王維仁教授就是能夠盯一個點十幾年的那種人，況且他不僅是一個能掉書袋的教授，還是一個相當有實踐能力的職業建築師，所以我才會對他有興趣。

一般來說，我對一個人的工作評價有點高，就會說我有點興趣。我不僅對維仁兄的韌性有興趣，更對他討論他的鄉建工作的方式有興趣。他既投入，甚至有點狂熱，但又很謙遜。

這本書裡討論的香港谷埔，就是王維仁盯了很久的一

片村落。有點慚愧，關注維仁兄那麼久，真正拜訪他參與建設過的鄉村，這還是第一個。對於這一片鄉村具體在哪裡，我只知道在新界，印象裡的新界還保留有大片的自然山地。在中國，乃至東亞，討論鄉村建設，實際上和討論城市發展是一對關係。我經常拿香港和深圳比較，兩個城市地域面積差不多，但香港發展到現在，百多年，仍然保留了近百分之七十的自然山野，而深圳，幾乎已經開發完了它的土地。而香港的鄉村狀況如何，去年的這次拜訪，讓我有了一些具體的感受。

那是一片典型的華南鄉村，近乎內地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初的樣子，封存在那裡，隔著一個小海灣與對面的高樓大廈相對，恍如隔世。我們在鄉村小道走一路，維仁兄就說一路。他是一個典型的大學教授，對

調研有嚴謹的態度，但他又是一個實幹家，隨時準備捲起袖子幹事情。在進村不久，一棟兩層樓的洋房，當初是村裡的學校，現在空置，維仁就把它從村裡租下來，作為他們的活動工作站。牆上掛著他和學生的草圖，準備改造這個房子。都是很樸素的想法，經費來自政府基金申請，是有一點經費就幹一點的模式。維仁告訴我，他一般是週末來，學生們來的更多一些。看樣子，這是準備在村裡長期紮根的。

搞鄉建，對我來說，有一個根本的願景，如何能夠讓鄉村這種更自然、真鄉土的特質在這個高度人工化的世界存在下去，如同城市的一面鏡子，也是對現代人焦慮心靈的治癒。一路上，看到城裡來跑步的香港人，穿著全套跑步裝備，在鄉間小道上跑的氣喘吁吁，絡繹不絕。維仁則隨時和他熟悉的村民打招呼，

維仁的學生則個個眼睛中閃閃發光。我想維仁一定是個好教授，他搞鄉建，不僅教書，而且育人。

我很欣賞他搞鄉建的這種狀態。以我做鄉建的體會，鄉建是那種需要持久做才能有效果的事情，而維仁這麼做，是真正可以持久的。

王澍

業餘建築工作室主持建築師  
中國美術學院建築藝術學院院長  
普利茲克建築獎得主

2024年12月

# 導言

## 谷埔願景：一個香港村落的建築環境記述

這是一本以建築景觀環境為主的村落調查，也是一本建築景觀和社區規劃的設計記錄。對建築文化與環境有興趣的讀者，我們可以把它看成一部當代的村志，也可以把它當成一本鄉村建築環境旅遊的深度導讀。中國自古就有編寫地方志的傳統，州府志、縣志、鄉志多是委託鄉賢編寫；村志相對較少，也不會以建築為主要記述。孔子說「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司馬遷的《史記·自序》：「余所謂敘故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都是止於記述。這本書主要記述整理谷埔的建築環境，最後提出對谷埔願景的參與式創作，相比於古人的謙遜更為積極進取。

記述谷埔這個村落的建築環境，除了因為香港鄉郊保育資助計劃的研究委託，更因為這是一個能深入記錄聚落建築與景觀的機會。不只是百年前谷埔村民築壩屯田的模式和珠三角沿岸滄海桑田的填海造地類似，我們也發現，谷埔百年來的建築類型變遷和我1980年代在台灣澎湖調查的村落合院變化，有著驚人的結構相似性。因此我們相信對小地方的詳盡記述，是深入理解一個大時代物質文化發展的重要組成，而這些小地方的小研究，都是我們了解漢民居生活文化與自然環境互動過程的關鍵資料。

### 鄉土的香港

費孝通在《鄉土中國》裡敘述農村作為中國最穩定的社會結構，提出以土地為基礎的文化特質。他的《江村經濟》，從家庭、繼承、土地到蠶絲的生產、消費與交易，建立了中國農村田野調查的典範<sup>1</sup>。英國學者科大衛 (David Faure) 長年研究的香港華南農村社會<sup>2</sup>，美國學者葛林 (Bernard Gallin) 研究的台灣農村變遷<sup>3</sup>，地理學家那仲良 (Ronald G. Knapp) 的中國民居研究<sup>4</sup>，都是以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理解鄉土中國的珍貴研究。中國的建築學者們延續營造學社對傳統木結構的研究，多年來對各地鄉村的民居調查，讓聚落民居成為建築科系重要的教學資產。近年來新一代的中國學者更結合了人類學和地理學的研究方法，讓我們對廣大中國鄉村的建築環境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三十年前我才到香港，就喜歡上了這裡的鄉村：新界的錦田、屏山等農村，以及港島和九龍的石澳、西貢等漁村。這些華南的村落和台灣的鄉村類似，都有清晰的風水環境和緻密的建築肌理，廟前廣場大樹、土多和純樸的村民。之後陸續走遍了大江南北的民居村落，可以說

是我對費孝通鄉土中國的田野印證。無論是華北平原的村落或是浙南河谷山村，我總是拿台灣澎湖的漁村、或香港新界的農村來對照理解：風水朝向和自然地景、合院原型和聚落肌理、寺廟祠堂和土地神、宗族社會和生產關係。不同的村落即使存在巨大的地理與社會差異，我還是能清楚感覺到一種華人共同的生活質地：農田菜地、建築院落，曬穀晾衫、大樹竹林，還有村民坐在宅前的板凳，仰望藍天農地的那份自在。

第一次走在谷埔的田野，望著陌生而熟悉的民居形式，我們拿出素描本開始擅長的建築測繪，辨識合院的原型與聚落的組織邏輯。望著聚落前的紅樹林濕地和背後的風水林，我們也開始認真地辨識林木的種類和棲息地的分佈模式。碰到週末回鄉的村民，我們逐漸地了解小學與寺廟的歷史。就在這樣的語境下，我們開始了這本書的架構：聚落、建築、景觀與社區。

### 學科之間

人類學家李維史陀 (Claude Lévi-Strauss) 在《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 一書中提到，他最寶貴的

回憶之一是在石灰岩高原上遠足時，尋找到兩種不同地層之間接觸線的經驗<sup>5</sup>。他描述道：「……當你忽然發現，在一個隱藏的隙縫兩邊，居然並生著兩種不同種屬的綠色植物，靠得非常之近，而且每一種都選擇了最适合自己的土壤；……在這時候，時間與空間合而為一：此刻仍然存活著的多樣性與不同的年代相重疊，並且加以保存延續。……我覺得自己沉浸於更濃烈的智識裡，最終，不同的世紀、相隔遙遠的地方，都以同一種聲音呼應對話」。那一種追尋「就是智識本身，包括其中所牽涉的一切困難和所能提供的一切快樂」。

李維史陀在書中比較馬克思主義、心理分析與地質學之間類似的研究方法：透過把一種事實化約成為另外一種，了解隱藏表象後存在的本質，是一種整合「感覺」與「理性」的結構主義。馬克思主義與心理分析都是社會科學，前者研究社會，後者偏向個人。地質學是物質科學而其研究目標跨越了人類的歷史，人類學則在社會科學與物質科學之間建立研究領域，如地質學在科學和歷史之間的存在。人類的存在給地球的歷史賦予了意義，人類學研究各種文化儀式的差異，思考它們對人類文明的意義。人類學給李維史陀帶來智識上的滿

足，「使我的個性和我的生命之間得到和諧」。

建築學與社會科學的人類學，以及自然科學的地質學，都進行類似的田野調查、類型分析以及對環境結構關係的思考。我們對谷埔聚落建築的研究與設計參與，踏在田野日復一日的工作，和人類學的參與式觀察接近。另一方面，建築學的跨學科本質，和生態學研究物種與棲息地和自然環境的時空關係，都仰賴多學科的知識整合。在谷埔的研究與設計，讓我們感受到一種與地質、生態和人類學家相近的情懷，一種李維史陀描述的個性與生命的和諧。建築的跨學科研究，以及學科之間隱藏的結構關係，也在尋找感覺與理性的整合，給我們帶來同樣的知識與智識上的滿足。

建築學的起源、遮蔽、建造與意義，本質就是生活使用、結構技術與美學形式的整體。建築和它存在的歷史文化，以及建造語境不可分割，它是聚落地理學的一個研究對象，也是城鄉環境和社區人羣的物質呈現。建築學面對二十一世紀的環境與生態危機，必須和景觀與社區一同思考，讓建築和周邊場地的地形景觀、土石水文、植物棲息成為一個環境的整體，再次重建建築的跨學科本質。《谷埔願景》這本書的建築環境記述，不只是一個村落研究的初步整理分類，還希望是一個結合建築學、地理學，以及景觀和生態學的研究開端。

## 類型與肌理

建築類型和肌理的辨識分類，是理解鄉村聚落的必要條件，就像地質學對大地的理解始於岩石的種類組成，考古學對文化的詮釋來自器物的辨識，植物學對生態的認識來自物種的分類。我對城市與建築肌理的興趣，除了來自建築學圖底正負空間的分析，也是因為喜愛閱讀地圖的習慣，當然更來自建築類型學以及城市地理的形態學的傳統<sup>6</sup>。

相對於華北平原粗獷大農耕作與散村模式，華南和江南的聚落有形態學上的類似，集村模式反映宗族屯墾和防禦，以及稻田灌溉水渠分配必須的合作。配合小農耕作的田地與山丘河溪的風水地勢，以及宗族祠堂地聚落建築肌理緻密，多發展為棋盤或圍合式的圍村。沿海灣的漁村發展成面海的線形聚落，配合碼頭與廟宇形成商舖。而谷埔的老圍、新圍、田心等聚落形式，除了是印證這些基本類型，更反映了適應地理環境產生的轉化。

村落的巷弄系統是理解聚落肌理的關鍵，包括宅基地的劃分單元、巷弄的出入層級，以及村落外部環境：聚落的廟宇、祠堂、廣場；村口的土地廟、魚塘，都是關鍵的公共空間。合院作為聚落建築類型的基本單元，開間、天井、廳堂、主屋、廂房，都是理解空間形式的媒

介。作為漢民居基本的空間單元，合院與開間反映了日常生活、家庭關係及物理環境。我們對谷埔聚落近百棟建築，不厭其煩地來回踱步測量分類，除了印證和累積知識，更是要理解社會技術變遷下建築類型的演化。

類型與肌理是一種研究方式。透過類型的辨認與分類，讓我們深入地理解個體；肌理作為了解個體和整體關係的分析方式，更成為一種理解整體環境的態度。建築的類型學與城市的肌理不單是一種研究工具，更成為一種建築與城市的設計方法。類型與肌理的雙面性，讓設計與研究的關係更為關鍵清晰。

## 設計與研究

設計與研究是一體的兩面，建築師除了設計前的調查研究還要能設計後持續研究，成為參與空間變遷的人類學建築師。我們在谷埔的微更新改造，和過去幾年在浙江松陽的界首村、平田塘後村的鄉建類似，都是在聚落的歷史肌理上修補填充，期望透過保育改造既有的建築類型，把它們轉化成為新的空間觸媒。因為尊重歷史肌理，我們對原來的建築類型就必須有深入的研究，才能準確地掌握議題，發掘它們的空間潛力。

建築設計固然應該先調查研究、後規劃設計，但很多時

候是設計先於研究。我們在松陽界首村會堂的設計研究，起始於單純的會堂建築改造。在設計的過程中，我們釐清了會堂前的戲台舊址，透過在草叢石堆裡的石碑和柱礎，以及訪談與文獻，我們判斷了大火前禹王廟的院落和側殿形制。結合周邊的祠堂、女子學校建築以及校長故居卓盧，我們重構了民初時期浙南士紳社會的村落空間，也希望進一步帶動具有歷史原真性的創造性設計。

我們在王屋山的小有河民宿，是基於村落肌理的保存改造與類型延伸的設計。十年前在香港菜園村，雖然是動遷後的重建，也是在研究社區肌理與生產居住關係後的參與設計。谷埔建築環境的記述研究和設計的改造策略，是平行進行而不是前後的因果關係，是一種承諾設計與研究能相互依託的共生關係。啟才學校廣場的設計是基於對場所的理解詮釋，也是場地和建造方式的協調。廢墟花園的設計是在肌理保存與結構安全考量下的創新，配合挖掘進程面臨的建造挑戰，我們才逐漸理解土石牆體與大樹的有機關係，也啟發了後續牆體肌理的保育研究。

在谷埔的田野，我們測繪記錄觀察分析，以建築師的角色思考應該如何設計，積極地參與鄉村環境的改造。我們同時以研究者的角色，分類整理現象詮釋因果，了解過去思索未來。建築學的類型與肌理、地理學的聚落型

態，加上景觀生態和人類學的田野調查方法，是我們從事鄉村設計工作的基礎。

## 記錄與論述

這本書以建築的角度，先就區域、聚落與建築三種尺度，分析谷埔村落的建築環境，緊接著自然景觀與社區人文，最後描述了我們對建築環境的參與改造。透過圖片與文字，它是詳細的記錄與整理分類，也是綜合的分析與論述。從研究的角度出發，地區、聚落、建築、景觀與社區的分述是建築環境研究的重心，第六章的設計是學術研究的延伸。從建築創作的角度出發，從第一章區域到第五章社區，都是設計前的分析或前奏，第六章建築設計才是論述的重點。

第一章沙頭角與谷埔，敘述區位地理和客家村落的歷史背景，同時分析了沙頭角海南岸的幾個內灣村落、紅樹林濕地景觀與聚落建築的演變，凸顯了在香港高密度發展的城市邊緣，這片保留下來的自然淨土共同面臨保育與發展的策略困境。

第二章谷埔聚落，分析了老圍的方形圍村連排配置的聚落肌理，和新圍、二肚背山面水的線性聚落，以及田心等散村聚落，配合地理形勢形成的風水格局與宗族關

係。谷埔的聚落形式由方形到線形，由集村到散村的變化，反映了防禦與生產條件對聚落配置的影響。

第三章谷埔建築，對三開間合院、大屋，以及單層、多層的多開間排屋，進行民居的類型分類後，分析它們的天井、夾層、露台與平坡頂等空間形式的轉變。百年來谷埔客家建築的演化，反映了人口增加和現代化過程中空間使用的變化，以及由傳統的土木結構改變為磚混合混凝土構造的過程。

第四章谷埔景觀，分析谷埔沖積扇面海的窪地，百年來歷經泥灘、築堤、稻田與海水入侵的階段，發展為目前的紅樹林、蘆葦濕地與沼澤泥灘。另一方面，溪水沿山谷注入濕地平原，沿岸的草地、休耕農地、灌木林與風水林，讓谷埔呈現多元的景觀生態。

第五章谷埔社區，描述不同姓氏的移民多年來陸續遷入谷埔，建立地緣與血緣結合的社區認同，透過家族與環境和生產的協調互動，建立擁有碼頭、商舖、廟宇和學校的大村。經歷了人口外移與社會變遷，今天散居各地的村民仍然返鄉祭祖，有效地協調事務維繫社區。

第六章谷埔願景，介紹團隊在谷埔由點到線，逐步實踐

的針灸式規劃策略。透過對場地的研究與參與，我們逐漸找到可保育再利用的文物建築，以及有潛力改造的公共空間。結合建築傳統與社區，尊重自然濕地與林木，我們透過啟才學校的展覽、谷埔客廳的修復、學校廣場的改造、生態廁所的場地建造，以及老圍廢墟花園的設計再生，推廣微更新可持續的鄉村建設模式。更重要的是，我們期望透過谷埔願景的平台，提升市民對聚落建築、社區文化，以及生態景觀的尊重與保育意識。

## 水氣與山形

每回從沙頭角搭船進谷埔，總能感受到早晨海面的茫茫水氣。渡船馬達緩緩地劃過平靜的海面，小船的螺旋槳在後方激起一條長長的浪花，逐漸的向兩側蔓延散去。隱在岸邊紅樹林裡的白鷺聽到船聲急速起飛，尾隨船後追逐被浪花泛起的小魚，為平靜的海面帶起輕微的騷動與興奮。船的前進速度讓寒冷的水氣緊吹臉頰，遠遠看到對岸谷埔的山形，在波浪的震動中逐漸變大。隨著馬達速度的放緩，兩側海岬的岩石和堤畔的樟樹與石牆，瞬間變得清晰可辨，迎面而來的是大片的濕地樹林。透過冬日上午安靜的陽光，我們踏上碼頭走在谷埔熟悉而又恍如隔世的土地，開始一天的工作。

夏日傍晚離開谷埔，我特別喜歡沿著海岸步行到鹿頸搭

車。和濕地裡層次濃密的紅樹林不同，沿著岸邊伸展的樹林顯得相對低矮而稀疏，可以清楚地看到每一顆紅樹的枝葉形狀，黃綠厚實的葉形加上水筆仔的造型。蔓延的根系被起伏的水波輕微拍打，夾雜著水邊剛冒起的幼樹和它們淺綠的嫩葉。沿著步道望去的水面紋理在夕陽的光色下交替變換，海岸線遠處的青綠山形在黃昏中逐漸褪色，和沿岸的水氣慢慢地合而為一。最後只剩暮色中孤寂的青藍沙洲，和飛過水面的白鷺在海面輕微地劃過一道水痕。

面對海面夕陽餘暉下的水光波紋，我想到李維史陀在《憂鬱的熱帶》中描述的夕陽，也想到清官南巡疆土邊境的沙頭角，發出「日出沙頭月懸海角」的感嘆。比起李維史陀前往南美大陸的人類學調查，在大西洋航行的甲板上描述夕陽在海平線上的璀璨壯麗，谷埔海面的夕陽水色相對地柔和平靜。南美大陸與谷埔的時空景物固然迥異，但研究者和研究對象，文明與自然的對立與合一，以及日復一日的調查孕育出跨文化的思想啟發，卻可以是如此地相似。

我格外地珍惜這幾年在香港偏遠鄉村調查研究的機緣。谷埔帶給我們的不只是理論的啟發印證，或者社會建築與設計的實踐，更是對人文物質與自然景觀的體驗。除了感謝香港鄉郊保育資助計劃和鄉郊保育辦公室的

## 註

- 1 費孝通：《江村經濟》（*Peasant Life in China*），北京：時代華文書局，2018。
- 2 David Faure, *Emperor and Ancestor: State and Lineage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 3 葛林（Bernard Gallin）著、蘇兆堂譯：《小龍村：蛻變中的台灣農村》，台北：聯經出版社，1979。
- 4 Ronald G. Knapp, *China's Living Houses: Folk Beliefs, Symbols, and Household Ornamentation*,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9.
- 5 李維史陀（Claude Lévi-Strauss）著、王志明譯：《憂鬱的熱帶》（*Tristes Tropiques*），台北：聯經出版社，2015，第二部腳註。
- 6 王維仁：〈不只是地域主義：鄉建自述四書十二貼〉，《建築學報》，2018年12月。

支持，讓我特別感動的是，香港大學建築學院「谷埔願景」團隊每一位成員，他們對谷埔的理想與努力不懈。更重要的是，我們感謝谷埔這塊土地留給香港的自然與文化遺產，以及谷埔村民對「谷埔願景」的信任以及參與協助。

正是這片紅樹林和白鷺、溪流和林木，以及建築的磚瓦和土石，讓我們重新理解了土地人居的共生信念，一個更大的谷埔願景。

王維仁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李景勳建築設計教授

香港大學中國建築與城市研究中心

2024年12月

## 第壹章

# 沙頭角與谷埔

撰文：王維仁、田夢曉 | 編輯：邱潔詩、趙曉旭

谷埔是沙頭角海南面的客家村，也是船灣郊野公園西北面的海灣谷地聚落之一。在清代沙頭角地區的客家移民聚落中，擁有廣大的腹地與自然資源的谷埔，發展成為沙頭角十約外的大型聚落，除了具備碼頭商舖，也是鄰近村落出入沙頭角東和墟的交通樞紐。而在上世紀香港城市與經濟的快速發展中，作為邊境禁區的沙頭角成為現代化過程中被遺忘的角落，卻因此保留了傳統的鄉村環境和文化與自然遺產。現在沙頭角海南岸的南涌、鹿頸、鳳坑、谷埔等序列的內灣聚落，共同面臨紅樹林濕地與聚落建築的景觀演變，亟待建立可持續的保育與活化策略。

# 一 | 地理環境

## 區位背景

谷埔所在的沙頭角地區，位於香港新界東北船灣郊野公園西北面，緊鄰深圳邊界，涵蓋沙頭角海南北沿岸的山麓、平原與村落。東北西南走向的沙頭角海，是大鵬灣西面的內海入口，往西南端延伸到八仙嶺東邊的南涌河。沙頭角廣義上涵蓋了新界東北打鼓嶺以東的山脈，延伸到沙頭角海南北兩側的平原谷地。沙頭角海北側包括高地的蓮麻坑、紅花嶺、麻雀嶺，以及低窪的禾坑、凹下村、瓦窰頭地區；南側則包括南涌、鹿頸和鳳坑、谷埔等村落。沙頭角傳統上也涵蓋船灣的沙頭角半島，船灣淡水湖以北新娘潭路以東，包括印洲塘海岸和榕樹凹、鎖羅盆、荔枝窩、梅子林、蛤塘、三桠村等山區和村落<sup>1</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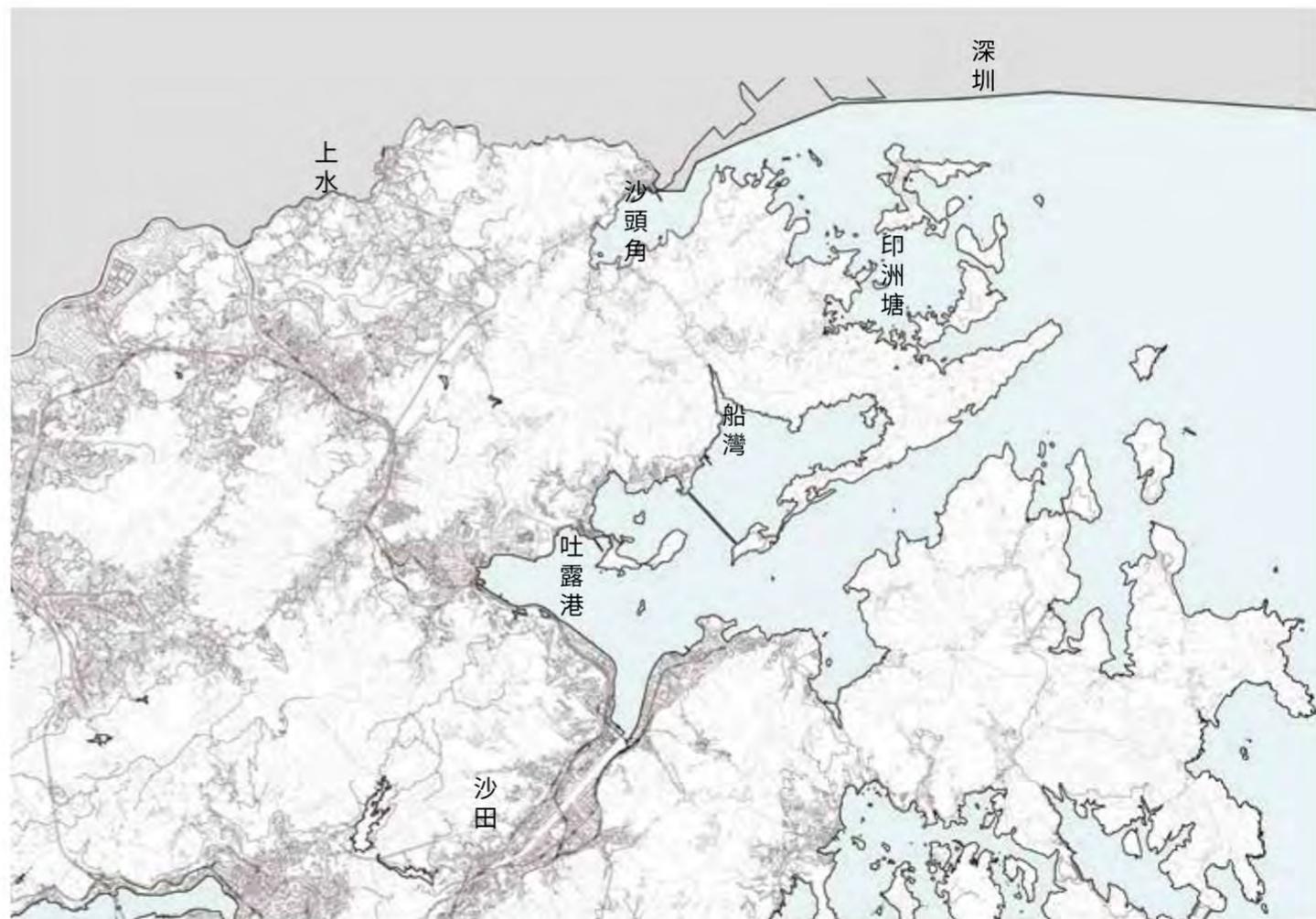
沙頭角內海的南北兩面，被東西向延展的山脈包夾，經由長年的雨水侵蝕，發展出序列的南北向溪谷流向沙頭角內海，也形成了海岬與海灣交替的蜿蜒海岸線，以及由海岬向內海延伸的礁石沙洲。沙頭角的地名來自內海地形的沙灘頭和海岬角<sup>2</sup>，區域地形可以概括為「山脈延綿、溪谷內灣、蜿蜒海岸、島嶼沙洲」。沙頭角內海蜿蜒的序列海岸內灣，和山脈間的低窪盆地形成的沉積土壤，就成為當地兩種農耕聚落

發展的類型。

目前，沙頭角行政區劃屬於香港新界北區，與打鼓嶺、上水、粉嶺合稱「上沙粉打」。在地域範圍上，沙頭角鄉北接深圳，南臨大埔，西起打鼓嶺，東抵大鵬灣白沙洲，總面積約有2,800公頃，共計46條鄉村<sup>3</sup>。

沙頭角市鎮位於沙頭角海北側，緊鄰深圳鹽田港。相傳清代大臣到訪嶺南沿海，題詩「日出沙頭，月懸海角」，因此得名「沙頭角<sup>4</sup>」。沙頭角原隸屬廣州新安縣，沙頭角東和墟是新安縣東側沿海的重要市集和碼頭。1898年清政府和英國以沙頭角河為界，沙頭角南面被劃入香港新界的租借範圍<sup>5</sup>。1920年代沙頭角鐵路和公路先後開通，聯繫粉嶺上水地區，沙頭角成為香港與內地的聯繫樞紐<sup>6</sup>。1950年代之後港英政府將沙頭角劃為邊境禁區，沙頭角市區的中英街也成為香港與內地少數有商貿來往的口岸<sup>7</sup>。

1980年代隨著內地經濟的改革開放，羅湖、福田口岸的陸續開通，沙頭角市鎮逐漸失去昔日的口岸地位。同時因為邊界禁區管制政策造成的交通不便，沙頭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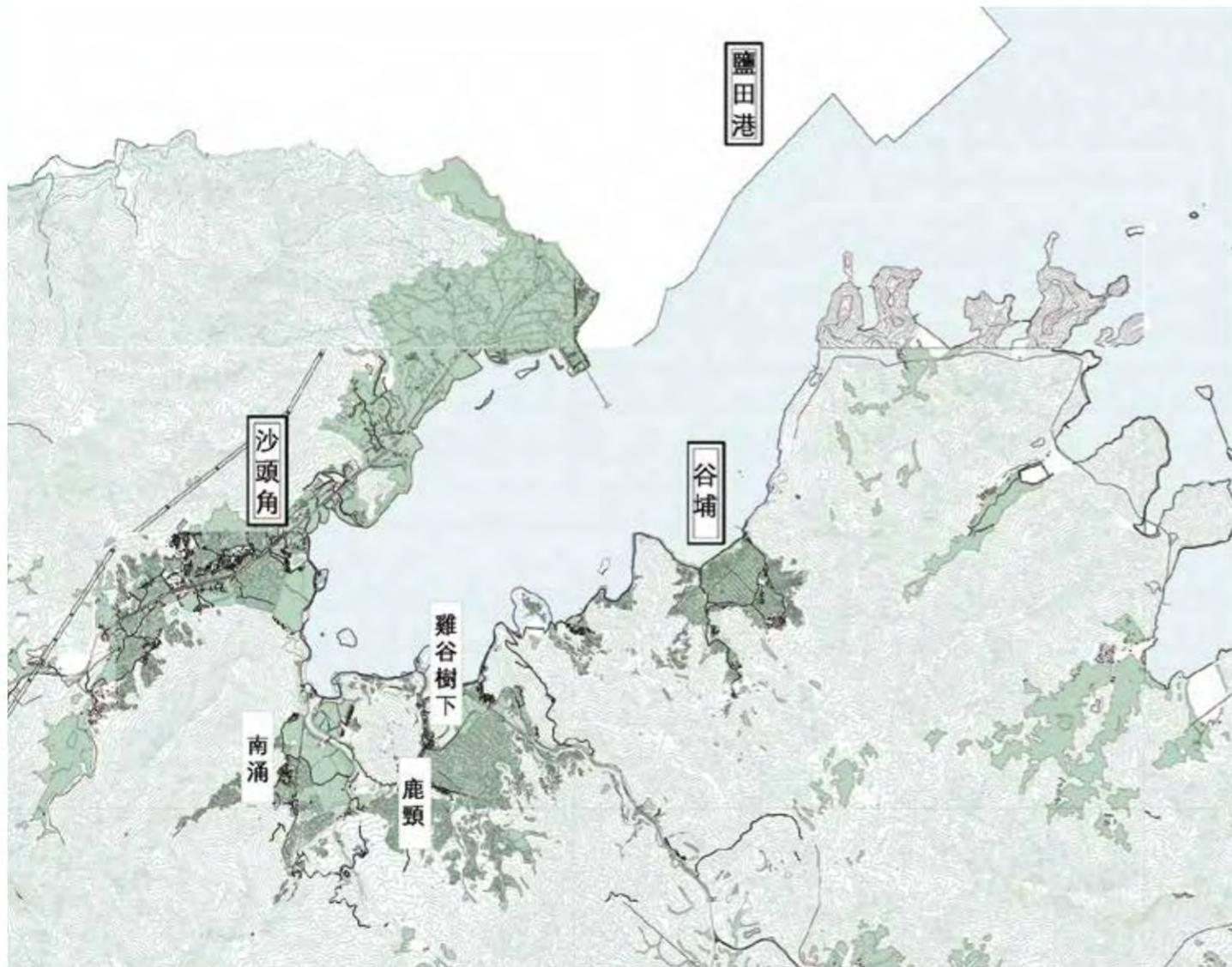
沙頭角海南側海岸地形：遠望對岸沙頭角及緊鄰的深圳鹽田港



谷埔堤壩與對岸沙頭角及鹽田港

地區成為香港一個「凍結的時間與地點」。作為香港整體經濟建設發展的後花園，沙頭角保留了1960年代戰後地景環境，少了高樓大廈的繁華與地鐵交通的便捷，也保存了較完整的客家聚落與自然生態。隨著九七回歸與香港和大灣區的發展，沙頭角如何利用其特

殊的地理景觀與歷史文化特色，平衡保育與活化，結合自然生態與產業文化，成為二十一世紀環境保育的範式，是沙頭角社區與香港市民共同的挑戰。



沙頭角地區地圖

## 山脈、溪谷與海岸

沙頭角海由西南向東北延伸到大鵬灣，分別由北側的紅花嶺山脈與南側的八仙嶺與橫嶺界定，東西向山脈帶來南北向的溪谷流向內海，形成蜿蜒曲折的海岸線。具體地說，沿著沙頭角海和公路谷地，南北兩側均為高山大嶺。北面打鼓嶺以東，東西走向的山脈包括禾徑山、492米高的紅花嶺、亞公角。沙頭角海和公路南面為八仙嶺山脈，自北往南由海背嶺到龜頭嶺，後由西向東橫向開展，包括南山、屏風山、海拔639米的黃山及八仙嶺<sup>8</sup>。八仙嶺山脈跨越新娘潭路向東延伸，成為船灣半島的橫嶺山脈，包括赤馬頭、橫嶺坳，以及吊燈籠、鎖羅盆山等。

就地質地層分佈看，沙頭角海北側的山體主要為侏羅紀的火山灰角礫凝灰岩和海岸的沉積層；西南側山體為白堊紀的八仙嶺層的砂岩與細砂岩，以及第四紀的沙礫沉積層<sup>9</sup>。八仙嶺砂岩層向東橫跨船灣南面出海，成為這個區域海拔最高的岩層。沙頭角海南側船灣北的岩層也是侏羅紀的火山灰粗粒結晶凝灰岩，山體之間的谷地為碎片沉積層，經過雨水溪流帶到內海灣沖積扇，屬於第四紀的沙灘沉積層<sup>10</sup>。八仙嶺砂岩和大帽山凝灰岩之間有一條東西走向的斷層，由南涌向東延

伸到三柵村。沿著沙頭角海西南的海岸線，南涌及鹿頸主要由砂岩和粉砂岩與夾礫岩組成；到了沙頭角海南岸從谷埔至榕樹凹東北海岸，則轉為紅色沉積岩與粉砂岩<sup>11</sup>。沙頭角在侏羅紀時期的凝灰岩層，經過上百萬年的雨水侵蝕，形成山脈走向和樹枝狀的山谷配置與第四紀的沉積層。內海的海岸線經由溪水與海流的交互作用，形成海岬的岩頭與海灣的沖積扇分佈，造就了沙頭角現在的地形景觀。

更具體地看沙頭角海的地形與地理發展，東西走向的八仙嶺同時向北面延伸，L字型山脈轉角的山勢引導雨水順著山谷向東北流經南涌河，匯入東北側的沙頭角海。在沙頭角海與公路山谷的南北兩側雨水與從東西向山脈的雨水，順著南北向的溪谷流向內海，發展成為沿海的谷地和沖積平原。尤其是沙頭角海南側的山脈，雨水的侵蝕形成沿岸序列溪谷地與內海灣的沉積層，由西往東開展分佈。每個內灣形成一個主要的沖積扇平原，同時沿著谷地分佈出許多台地與凹地，被村民開墾為狹長農地與坡地梯田。沙頭角西南的南涌、鹿頸，以及鳳坑、谷埔、榕樹凹等大小聚落，都依託這樣的小灣區築堤置閘、耕稼魚塘而立村。由於



沙頭角、船灣地區：山脈地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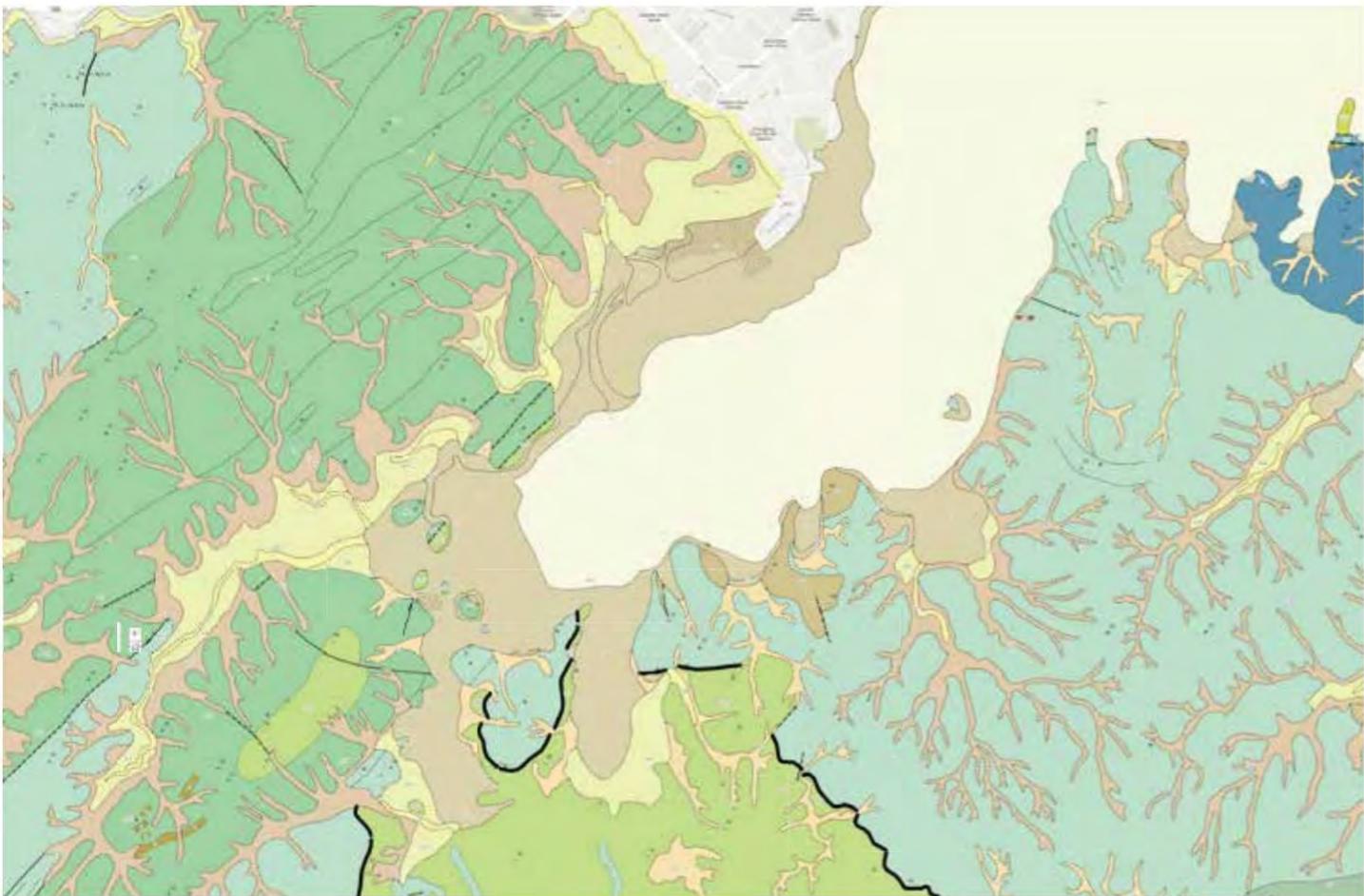


沙頭角海南側：鳳坑到谷埔海岸線砂岩地形景觀

八仙嶺、橫嶺等山脈的分佈特徵，夏季阻擋自南側及西南側而來的潮濕氣流，因此位於山脈北側的谷埔、鳳坑與鹿頸等處，夏季缺少西南風而略為乾熱<sup>12</sup>。

沿著沙頭角南側海岸線往東的序列聚落，轉出內海到了大鵬灣後，連接上船灣半島東側印洲塘地區的聚落，由北往南榕樹凹、鎖羅盆、荔枝窩、梅窩和三椏村，呈現出不同類型的聚落地景。船灣東西走向的山陵線，加上大鵬灣海流較快沿岸沉積平原不如內海容易，形成窄長的溪谷和離海岸較遠的沖積台地，這裡

的聚落以地形特徵的凹、盆、窩命名，顯示它們不是沿海灣發展，而是山嶺之間的凹地。印洲塘的聚落相比於鳳坑谷埔，沒有面海寬廣的沖積扇，而是隱藏在山谷裡的台地，兩者的地景類型迥異。再往外海看，船灣半島東面被吉澳海、鴨洲海、印洲塘、黃竹角海包圍，諸多離島分佈其間。目前僅吉澳島、鴨洲島有較多居民，其餘島嶼均由狹長水道與陸地區隔，因為位置偏遠多山與礁石，大部份保留著清澈的水域與未受破壞的自然生態環境<sup>13</sup>。



鹿頸至谷埔段沿岸土壤岩石地質圖 (來源：土木工程拓展署)

Hong Kong Geological Maps in 1 to 20000 - Superficial Geology

- elm - Holocene East Lamna Channel Member, Hang Hau Formation: mainly marine mud
- HHH - Holocene Hang Hau Formation: undivided, mainly dark grey marine mud
- ms - Holocene, marine sand, Hang Hau Formation
- msb - Holocene, sand banks, Hang Hau Formation
- mss - Holocene, sand sheets and channel infill, Hang Hau Formation
- PCK - Pleistocene Chek Lap Kok

- Qa - Quaternary, alluvium (undifferentiated)
- Qam - Quaternary, estuarine deposits (undifferentiated)
- Qams - Quaternary, estuarine mud and sand (undifferentiated)
- Qat - Quaternary, terraced alluvium (undifferentiated)
- Qb - Quaternary, beach deposits: mainly sand
- Qbb - Quaternary, beach deposits: mainly cobbles and boulders
- Qbr - Quaternary, beach deposits: mainly beach rock
- Qbs - Quaternary, back shore deposits: mainly sand or gravel

- Lantau Formation: mainly siltstone, tuffite and tuff
- Jsl - Jurassic Shek Lung Kung Member, Shing Mun Formation: mainly tuff breccia
- Jsp - Jurassic Sunset Peak Member, Lantau Formation: mainly lapilli-ash crystal tuff
- Jtt - Jurassic Tai Tun Member, Clear Water Bay Formation: mainly eutaxite
- KXO - Cretaceous Kat O Formation: mainly calcareous breccia with conglomerate and coarse sandstone
- KPI - Cretaceous Port Island Formation: mainly conglomerate and coarse sandstone with siltstone

- Ql - Quaternary, estuarine deposits: 第四紀 河口沉積物
- s - Sandstone 砂岩
- sl - Siltstone 泥岩
- JTM - Jurassic Tai Mo Shan Formation: mainly coarse ash crystal tuff 侏羅紀大帽山組：主要為粗灰晶凝灰岩
- Qpe - Quaternary, Pleistocene, terraced alluvium 第四紀 更新世 階地沖積物

## 二 | 移民與聚落

### 客家族群與村落人口

香港新界東北的嶺南沿海，氣候溫潤也擁有廣闊而較為肥沃的平原土壤，很早就吸引了內陸的客家人移民來開墾農田，也保留有許多較為完整的客家聚落。在宋元時期，香港曾是重要的鹽業產地<sup>14</sup>；到了明代，深圳大鵬半島的大鵬所城，成為南中國的海防要塞，管轄並保衛當時的沙頭角地區<sup>15</sup>。這個時期的沙頭角也進一步發展成多個農業聚落。內灣沖積平原的稻米耕作，結合了沿海的鹽田產業，發展了自沙頭角禾徑山穿越梧桐山至深圳界的小徑，成為了當時重要的鹽運古道<sup>16</sup>。許多當代的沙頭角村落名稱，已經出现在了明代相關的地方志圖集中。例如在明代《粵大記》的廣東沿海圖中，就清晰的標識了鹿頸、荔枝窩等聚落（粵大記廣東沿海圖）<sup>17</sup>。雖然沙頭角沿海區域的聚落歷史始於宋明，但一直到清初以後，才有了大量的客家移民遷入，形成穩定的客家族群與村落。

在長久的香港移民歷史發展中，客家族群與文化也和廣府人一樣，可以依清順治及康熙年間的遷海和復界為分界。自宋元時期開始，就有不少內陸包括客家人的漢人移居新界，以鄧、彭、廖、侯四個姓氏為代表<sup>18</sup>。經過了長期的生產與生活互動，到了清朝海禁前後，早

期的客家移民和文化已經融入了廣府的語言和生活習慣，自稱為新界本地人。而在遷海復界後新遷入香港的客家移民，才被更為廣泛地稱為「客家人<sup>19</sup>」。而沙頭角區域的客家人與客家村落，正是在清朝中期復界後形成的族群與文化。

清代以來，沙頭角地區的居民包括廣府、客家、閩南以及疍民等不同社群，但以客家族群為主<sup>20</sup>。清順治十三年(1656年)，清朝廷頒佈「禁海令」，嚴禁東南沿海地區船隻私自出海，為防止沿海居民支持明末鄭成功的反清活動，同時頒佈「遷海令」，勒令沿海居民內遷<sup>21</sup>。香港地區自新界西北的新田至新界東北的沙頭角一線的鄉村，均被迫遷移回到內陸，沿海的村落和農田大量荒廢。康熙八年（1669年），廣東沿海得以復界人口才逐漸回流<sup>22</sup>。剛復界時，返回沿海的居民相對較少，因此在1684年康熙清廷頒佈新令，鼓勵更多的農民前往沿海地區墾荒<sup>23</sup>。在這樣的背景下，這個時期成為香港新界地區客家族群快速發展的重要階段。江西、福建，以及廣州、惠州、潮汕等地的客家人，經由惠州淡水移居到現在大鵬灣和沙頭角海兩側的沙魚涌、鹽田、大梅沙；以及香港的沙頭角、大埔、沙田



1596年沙頭角區域地形與村落分佈（來源：郭榮，《粵大記·廣東沿海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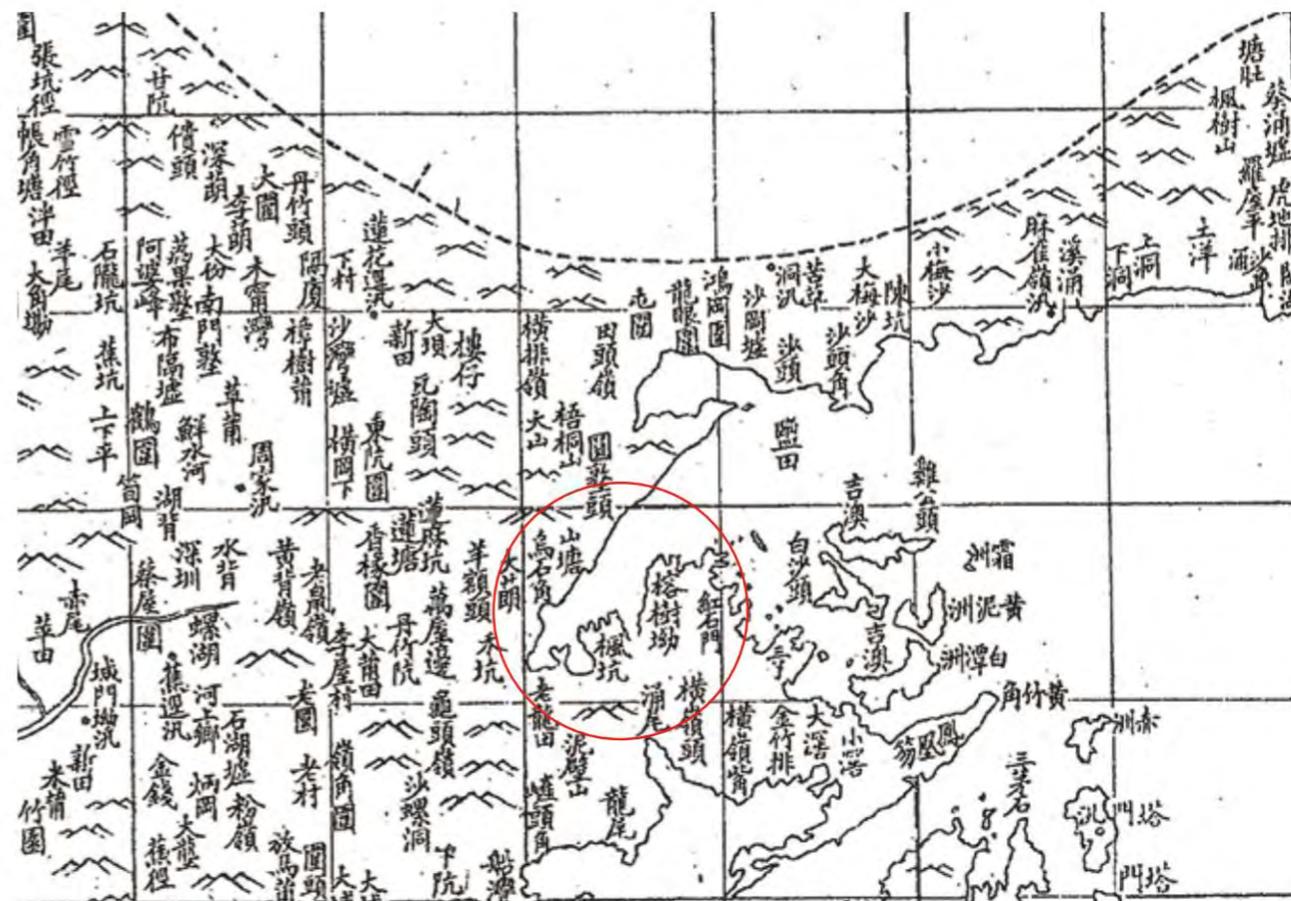
地區<sup>24</sup>。據嘉慶新安縣誌記載，復界初時，新安縣官富司所轄村落一百餘條，但自鄰近地區客家族群大量入遷後，村落增至近五百餘條。其中客籍村莊近兩百條，屬於今天沙頭角及臨近地區的村落共有32條，今天的麻雀嶺、禾坑、鹿頸、烏蛟田、谷埔（谷埠）、荔枝窩、鳳坑（風坑）等都在其中<sup>25</sup>。

沙頭角地區的新移民，在谷地平原開墾林地、種植水稻，並利用水塘與潮汐發展鹽田及魚蝦養殖。十九世紀初，沙頭角附近的村落在沙頭角河入海口，共同創立了沙頭角東和墟，並先後興建東和學校與文武二帝廟<sup>26</sup>。墟市與廟宇除了舉行春秋二祭的功能外，更協調地方的公平、更練、教育、衛生等公共事務。可以說，當時的沙頭角已經成為新安縣東面的一個地區級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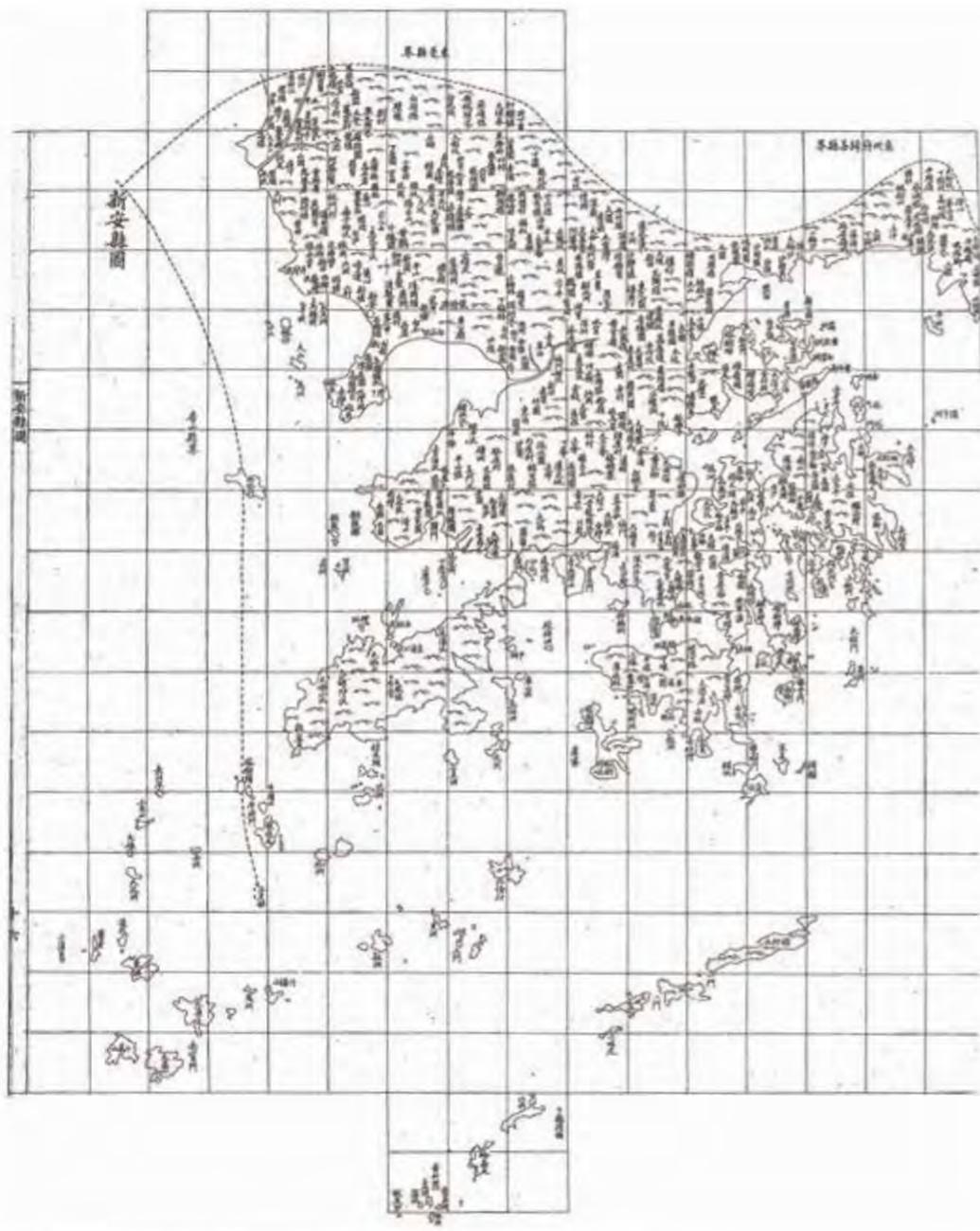


意大利神父安西滿於1866年繪製的《新安縣全圖》（澳洲國立圖書館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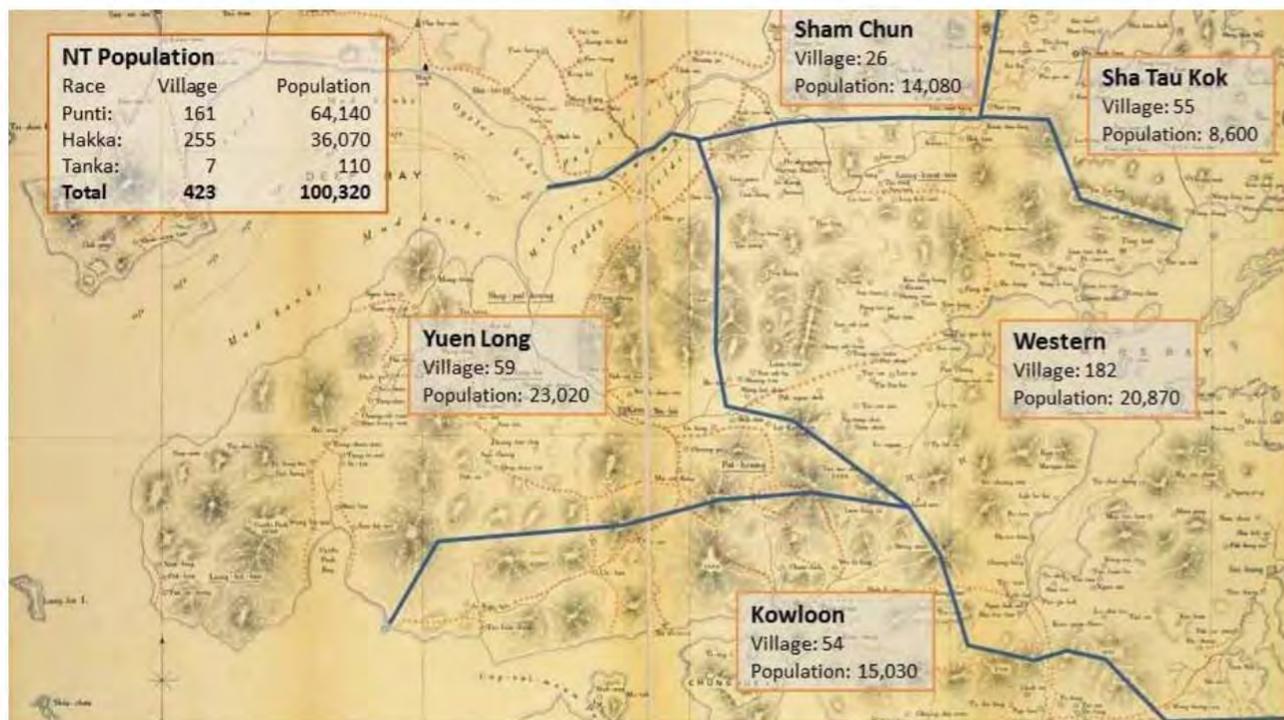
至1898年，根據《展拓香港界址專條》（*Report on the Extension of the Colony of Hong Kong*）記載，當時的沙頭角共有55條村落，共計人口8,600人，除大朗為本地村落外，其中54條為客家村落<sup>27</sup>。其中人口最多的沙頭角墟共計700人，其次為吉澳共計人口600人，再次則為谷埔共計人口500人。鹿頸、南涌、鳳坑、荔枝窩等村，在當時也已達到二、三百人口。可以說，從復界到清末的這段時間，是沙頭角客家聚落穩定發展、人口快速增加的一個時期。民國初年，沙頭角迎來另一波移民高峰，而在同個時期，大量的男性勞工前往海外謀生，也形成了人口的外移<sup>28</sup>。一般而言，沙頭角的海外移民目的地主要為歐洲及南亞地區，包括英國、比利時、荷蘭及泰國、馬來西亞等。1957年沙頭角的整體人口雖增加到14,571人次，但增幅相對緩慢。尤其明顯的是谷埔村，在1957年的人口統計中為



紅圈內為沙頭角地區榕樹坳、楓坑(鳳坑)等村落分佈。



《廣東輿地全圖》，張人俊於1897年繪製。(來源：《香港與華南歷史地圖珍藏》)



1898年新界人口分佈圖，沙頭角地區人口總數8,600。（來源：1898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882/5.）

530人，僅比半個多世紀前增加30人。

從二十世紀初期至1980年代，沙頭角的客家人口成長穩定，但也具有較大的流動性<sup>29</sup>。1950至1980年代，伴隨著戰後的工業與貿易發展，香港市區與人口快速發展，然而沙頭角地區受到邊界禁區的發展限制，居民逐漸遷至香港市區或新界的上水、元朗等新市

鎮<sup>30</sup>。新一代的海外打工及移民高潮也帶走了更多的人口，逐漸形成了目前的發展停滯的狀態，包括谷埔在內的許多沙頭角客家村落，由於農田、住宅和學校開始閒置廢棄，卻也因此保留了傳統的客家聚落與建築，以及自然的景觀與生態環境。

## 鄉約與墟市

「鄉約」，可以說是一種鄉民間約定的規範，與家法族規、禮俗社禁類似，是一個地區的民間社會認可的合作規範或條例準則，也是維護鄉民安全、秩序的基礎，以及民間互助與自治的方式之一<sup>31</sup>。明清時期的新安縣位於嶺南的邊陲地區，由於臨海而飽受海盜騷擾。因此民間出於管理、自保等需求，簽訂了種類繁多的鄉規民約，將宗族或鬆散的村落組織起來而形成地方聯盟<sup>32</sup>。

在新安縣的範圍內，「鄉」或者「約」一般指由幾條或幾十條，同姓或雜姓村落組成聯盟的地方社會組織<sup>33</sup>。對於客居他鄉的新界客家族群而言，面臨盜匪的威脅，以及與原居民的競爭，這樣的結盟和社會組織顯得更為重要。到了十九世紀初期道光年間，隨著村落人口的增加，新界眾多的客家村落之間均訂立了鄉約。為了處理日益複雜的宗族與經濟利益並進一步擴張勢力，鄉村在鄉約的基礎上又陸續成立了鄉約聯盟，而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村——鄉約——鄉約聯盟」層級性的自治管理體系。小村依附大村、小宗族互相聯合而組成大的鄉約或鄉約聯盟，而經濟實力雄厚的村落也會一村獨立成約<sup>34</sup>。這種管理體系既是小宗族、

小村自保的依靠，又是村落管理議事的保障，同時也承擔著祭祀、防禦以及墟市交易協調的功能。到清末時期，新界有沙田九約、大埔七約等重要的鄉約，而沙頭角附近大小十個鄉村聯盟組成的「沙頭角十約」也成為其中重要的一環<sup>35</sup>。可以說，十九世紀初的沙頭角在政治經濟上的繁榮發展，是與新界當時的鄉約制度密不可分的。

沙頭角十約的職責，除了各個村落間的互相幫助、共謀議事以外，另一個重要的作用在於為沙頭角內的「東和墟」策劃共贏。在十約建立之前，沙頭角附近的客家人如需買賣物品，需要跋山涉水前往較遠的深圳墟（今深圳東門）。十約的建立，不僅讓沙頭角的客家村落擺脫了深圳墟張氏的控制，也完成了新市集——東和墟的建立，而成為區域的貿易中心<sup>36</sup>。

建立於清道光十年（1830年）的東和墟（原稱為桐蕪墟），推動了村落與地方經濟的發展<sup>37</sup>。十約與東和墟市的建立，強化了沙頭角作為地方交通與經濟樞紐的地位，也讓地區的產業，包括農業、漁業、鹽業、林木和貿易，都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墟期定於農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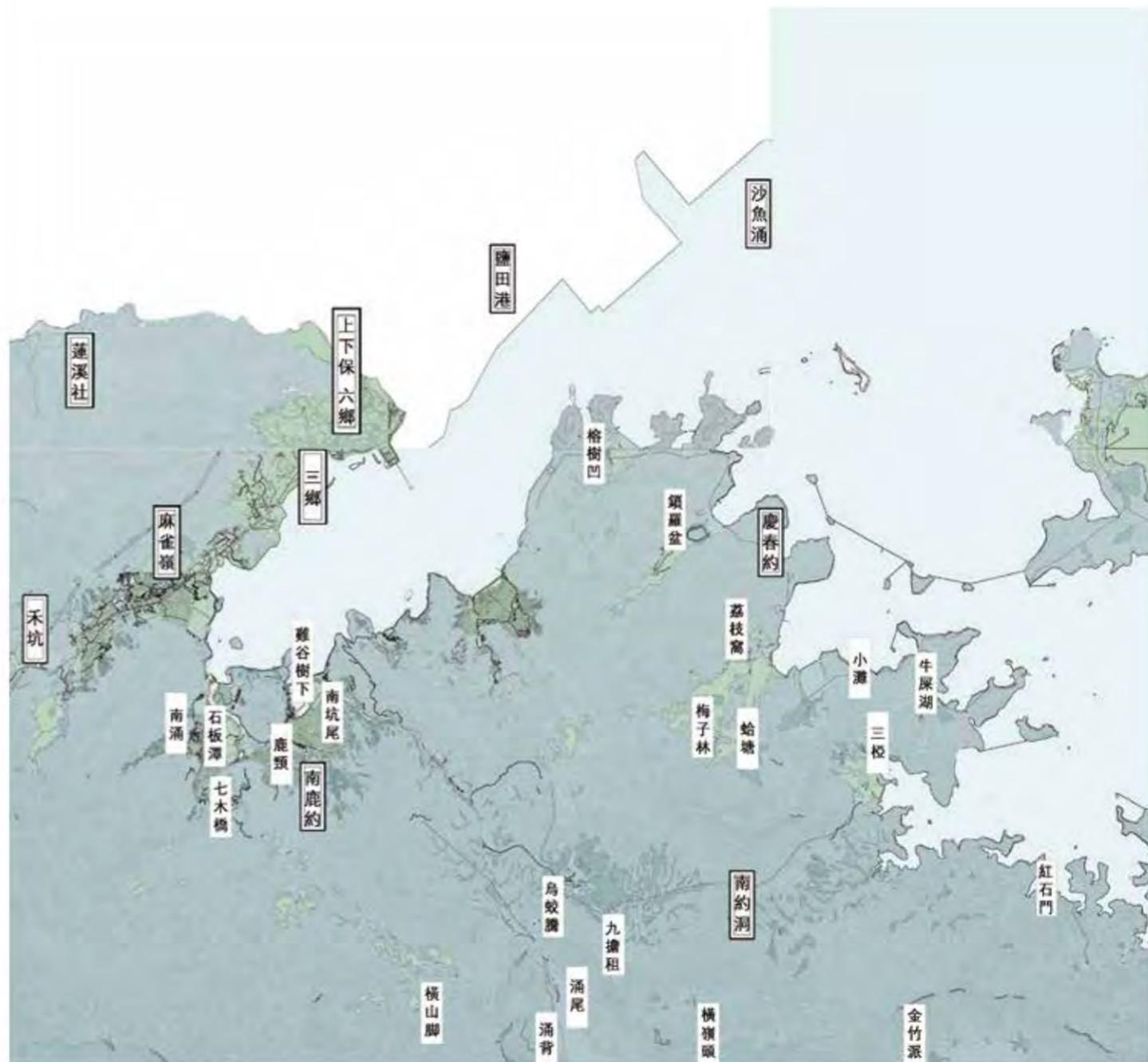
約份	約名	包含村落
第一約	沙魚涌	沙魚涌(又名鯊魚涌)各村
第二約	鹽田鄉	鹽田墟、鹽田村、坳背、黃安園、菜洋園
第三約	上下保、六鄉	欄窩、暗徑、沙井頭、元墩頭、官路下、山咀
第四約	蓮溪社	蓮麻坑、塘肚山、徑肚、新桂田、長嶺
第五約	三鄉、三和堂	擔水坑、新村、木棉頭、塘肚、沙欄下、榕樹凹
第六約	麻雀嶺	上下麻雀嶺、石橋頭、鹽灶下、大壘、烏石角
第七約	禾坑	上下禾坑、坳下、萬屋邊、崗下
第八約	南鹿約、南鹿社	南涌、鹿頭、雞谷樹下、南坑尾、七木橋、石板潭
第九約	慶春約	荔枝窩、鎖羅盆、三校、梅子林、蛤塘、小灘、牛池湖
第十約	南約、南約洞、南沙約	烏蛟騰、橫山腳、阿媽笏、涌尾、涌背、金竹排、橫嶺頭、大小落、九擔租、苗田仔、紅石門、泥頭石

沙頭角十約 (來源：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

每月一、四、七開市，十約附近的鄉民都可以經由陸路或碼頭前往交易。清中葉之後，沙頭角的東和墟已經成為新安縣和香港地區重要的貿易市集之一，沙頭角的各村落的稻米、蔬菜、漁產、日用雜貨都會拿到東和墟交易售賣。沙頭角對岸的谷埔碼頭是南側鎖羅盆、梅子林和烏蛟騰等村去東和墟交易的必經道路，碼頭旁也因此出現小型的市集。

沙頭角地區也有的村落實力足夠能相對自主，與各村合作共存而不加入十約，如谷埔村。在十約之中，有些村落經濟雄厚可以獨立成約，例如第一約沙魚涌。也有些約，以諸多小村依託大村的形式而形成，例如

第八約南鹿約，以南涌、鹿頭兩條大村為依託，以南涌天后宮為聯盟中心，結合周邊羅屋、李屋、雞谷樹下等較小的聚落<sup>38</sup>。但同樣的，也有如谷埔、鳳坑這樣位於沙頭角地區的客家村落在當時沒有加入十約組織。谷埔在清末人丁愈加興旺，人口超過五百，是除了作為貿易中心的沙頭角墟和海中離島的吉澳外的第三大村落，有較強的自保能力<sup>39</sup>。同時，谷埔在當時已經建立了自己的學校，也擁有當時沙頭角海的唯一渡口碼頭，是大量通過水路快速前往東和墟的新界客家人的必經之路。谷埔人口和經濟的發展以及在區域社會中的影響力，讓其可以成為相對的自主於鄉約聯盟之外的村落<sup>40</sup>。



沙頭角十約的地理區位示意圖

## 三 | 沙頭角海南岸景觀

### 海岸線視覺體驗

沙頭角內海南岸的四個海灣聚落，因為類似的地質地理與水文條件，形成相似而異同的聚落地景類型，呈現了序列節奏的海岸景觀。沿路海灣生長的紅樹林，聚落堤壩內的濕地和魚塘，都成為鷺鳥的棲息地。傳統客家聚落的建築結合地景特色，成為沙頭角的獨特景觀資源，也孕育了珍貴的生態與人文環境。

由沙頭角公路經由鹿頸前往谷埔的陸路交通，分成前段的車行速度與後段步行的緩慢節奏。車行體驗從沙頭角公路轉入鹿頸路，馬上感受到遠離塵囂的青山綠意與煙霧瀰漫的水氣。道路沿著海岸線往南到達南涌灣，緊接著蜿蜒轉折往東面接上鹿頸村。一路上視覺經驗多半被外側大面的水景和白鷺吸引，穿插了橋樑堤防的道路變化，內灣延綿開展濕地與魚塘聚落，以及深遠的谷地與遠山。鹿頸是車行交通的終站，進入鹿頸的雞骨樹村後，沿著海岸線的步道由西往東，轉換成步行尺度的體驗。

由鹿頸的雞骨樹到谷埔的海岸步道，沿路的景觀體驗豐富純淨，包括了近景沿海灣蔓延的紅樹林和突出海岬的砂岩，遠景大片的寧靜水面與白鷺，以及向內

海延伸的沙丘與對岸青山。步道沿著雞骨樹村外緣的海岸線繞過第一個紅樹林海灣，緩步上坡穿越樹林後步下階梯，經過一個狹窄的溪谷河床，轉入鳳坑村內灣的海堤與聚落。穿越鳳坑村之後步道繞過海岬和延伸出去的沙嘴，進入第二個寬廣的紅樹林岸海灣。步道接著繞過突出的海岬，轉入紅色砂岩與沙礫交錯的長灘，遠望地平線遠方的谷埔堤壩與碼頭。沿沙頭角內海的海岸步道，由鹿頸經過鳳坑，沿路的海灣與海岬、紅樹林與砂岩沙灘交錯有致，展現了高質量的步行景觀體驗。步道最後眺望谷埔海灣，山谷地景由近而遠，由海面到山嶺，呈現完整清晰的景觀層次：沙灘礁石、堤防濕地、聚落山坡，樹林山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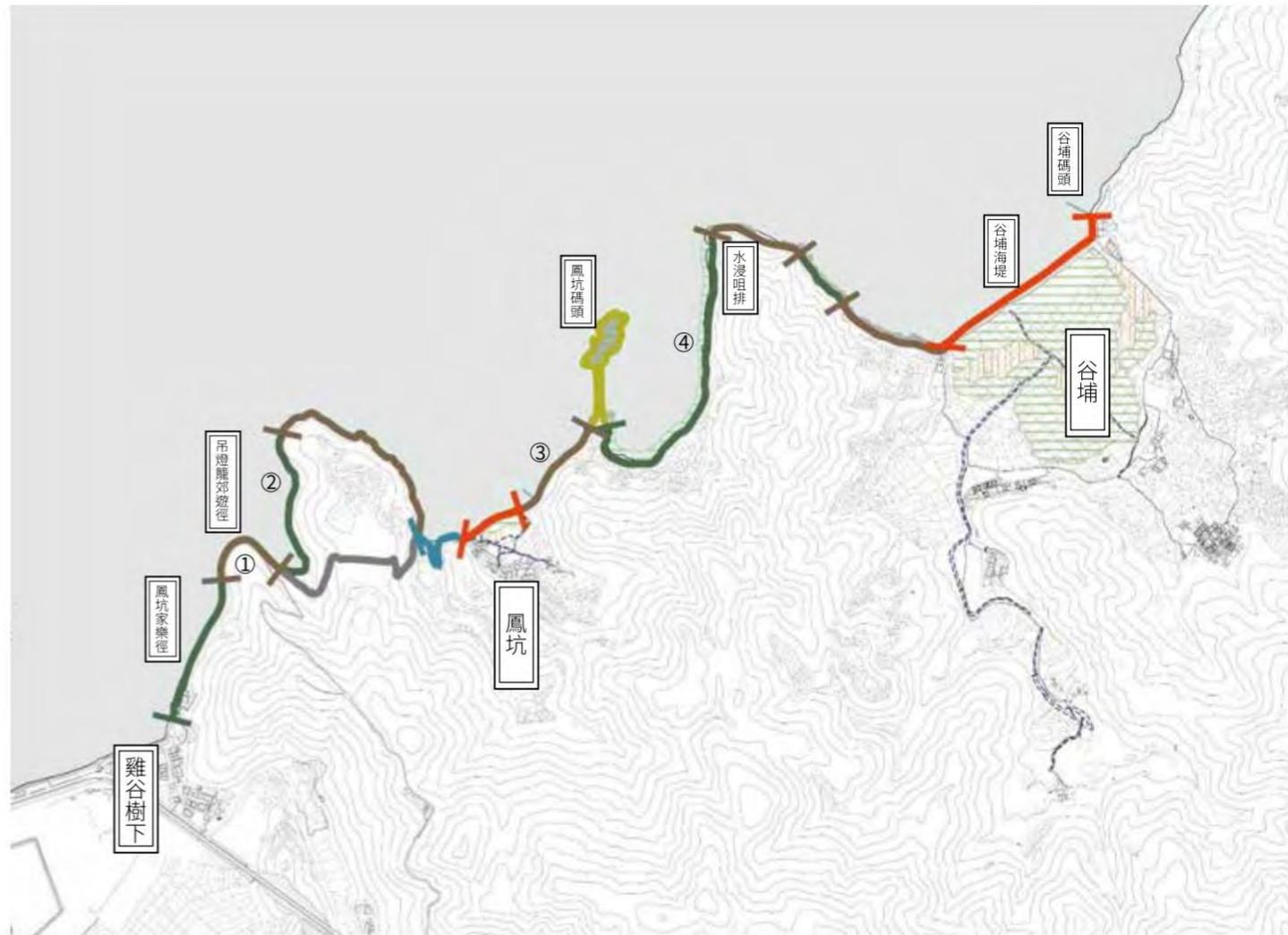


沙頭角海南側：鳳坑到谷埔海岸步道沿途景觀



沙頭角海南岸公路及沿海步道

- 公路
- 水路
- 徒步路徑



沙頭角海南岸步道景觀序列視覺體驗

- 紅樹林海岸
- 砂岩石灘
- 溪口、砂岩石灘
- 堤防 (廢棄稻田)
- 山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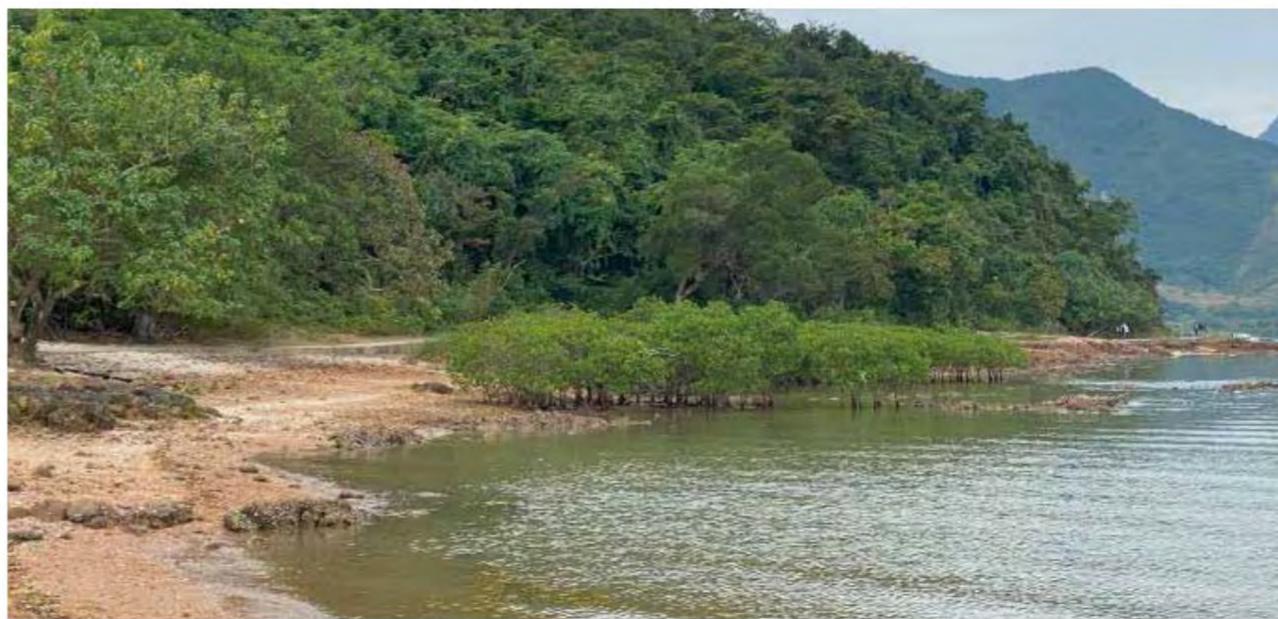
鹿頸到鳳坑：由山林小徑步入海岸步道（參見上圖①段）



鹿頸到鳳坑：海岸步道紅樹林景觀（參見上圖②段）



鳳坑到谷埔：海岸步道海灘岩石景觀（參見上圖③段）



鳳坑到谷埔：海岸步道紅樹林海灘（參見上圖④段）



沙頭角海南岸：鹿頸、南涌、鳳坑、谷埔序列海岸谷地航拍圖。（來源：hkmaps）

## 內灣的景觀演變

沙頭角內海南岸南涌、鹿頸、鳳坑、谷埔四個序列海灣的地景，因為相似的區位地理、產業與文化背景，發展出類似的地景特色：海灣溪谷、沖積平原、背山面水、築堤建壩、魚塘水稻、紅樹濕地、客家建築。同時，這四個內海灣也因為個別地形條件與聚落發展過程的不同，呈現出各自獨特的地景個性：海灣尺度的大與小、車行道路或水路碼頭、稻田或魚塘、圍村或線形聚落、建築的傳統或現代、村落的發展或保育。

雖然四個海灣都在相近的時期築堤建壩，南涌、鹿頸在1960年代就開始逐漸將農田改造為魚塘，而鳳坑和谷埔則一直到1970年代末還維持水稻耕作<sup>41</sup>。近年來海水滲入內灣，谷埔和鳳坑棄耕的水稻田逐漸成為濕地紅樹林，南涌鹿頸反而因為魚塘養殖而減少了紅樹林的成長空間。在建築形式上，靠近沙頭角公路的南涌和新娘潭路的雞骨樹村，村屋多已改建為混凝土貼面磚的結構；而鹿頸的黃屋、鳳坑及谷埔，還能保留完整群組的客家傳統民居。整體來說，交通便捷的南涌最接近新界村屋的發展模式，而區位最遠的谷埔荒廢的宅邸農田多，自然反撲卻因而孕育了生機盎然的生態環境。

通過比較1960年和現在沙頭角南岸內灣聚落的地景植被變化，清楚的看到六十年來的景觀生態變遷，最明顯的是堤防內的紅樹林取代了水稻田，以及坡地梯田的消失。紅樹林增長最多的是谷埔內灣和靠沙頭角公路的鹽灶下村，其次是鹿頸和沿岸的沖積灘地。谷埔大面積的稻田明顯被大片的紅樹林、蘆葦和沼澤濕地取代。鹿頸在1960年代就已經在堤防內側發展魚塘，其餘的稻田則和谷埔一樣都成了濕地與紅樹林。南涌灣這幾十年來主要的地景改變，除了沼澤濕地，是大片的魚塘取代了稻田。鹿頸和南涌都在六零年以後開始逐漸發展魚塘養殖，特別是南涌居民，因為1960年代上游的政府水利工程，大幅影響了稻米灌溉的水量，因而加速了魚塘養殖的轉型<sup>42</sup>。

面對紅樹林、蘆葦濕地大幅成長，以及山坡棄耕後的自然復育，香港政府在2015年的分區規劃大綱裡，將這沙頭角海南岸幾個內灣的大片土地劃為自然保育區。這是香港整體土地規劃進步理念的具體實現，反映出市民社會與專業對自然生態保育的重視。然而面對不斷演化的自然環境與生態系統，這份分區規劃裡的自然保育地，除了必須有更細緻的分類細則與長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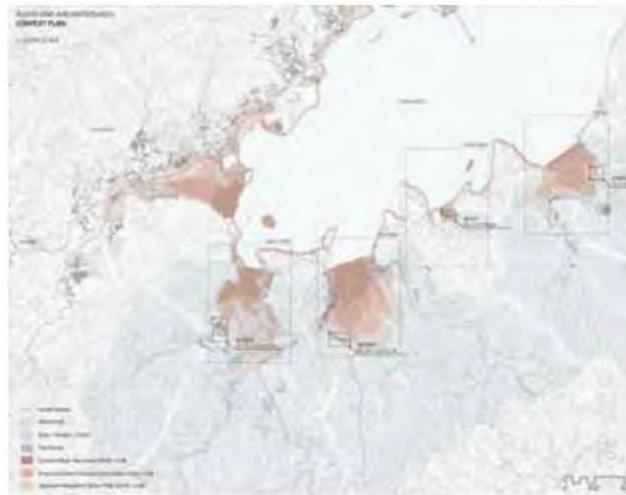
沙頭角及南岸景觀形態演變：1960年代



沙頭角及南岸景觀形態演變：2021年



沙頭角及南岸重點生態保護區



沙頭角及南岸洪水高危區

沙頭角南涌、鹿頸、鳳坑、谷埔四個海灣的景觀演變分析研究。(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根據衛星航照及GIS資訊繪製)

的調控機制，也需要進一步而持續的專業研究與不斷的知識更新。在保育自然生態的大前提下，村民的土地權益也應該經由適當的機制，協調持份者的參與管理，創造合作共贏的機會。

比較2015年的分區規劃大綱圖則與目前的景觀現況，可以明顯發現一些存在的矛盾，與需要進一步研究的問題。目前的保育地範圍內涵蓋的景觀類型各異，在谷埔包括了紅樹林、沼澤地和廢耕後的平坦草地；在鹿頸則包括了廢棄或使用中的魚塘。保育地在南涌和鳳坑主要是廢耕的平坦地與山坡梯田，以及村前的沼澤魚塘與村後的風水林。南涌內灣裡大部份的養殖魚塘、紅樹林與沼澤濕地都一起被劃為農業用地，而鹿頸1960年已經發展的魚塘和沼澤濕地，則一起被劃入了保育地。另外，傳統客家村聚落後的山坡樹林，除了南涌鄭屋、鹿頸陳屋與鳳坑之外，谷埔的老圍與新圍、鹿頸黃屋及雞骨樹的風水林都不在保育地的範圍內。這些保育範圍與內容的矛盾，對生態保育的目的與手段有很大的影響，都需要進一步的研究與協商調整。

隨著地球暖化與逐漸迫切的海水上升，就長遠水文地理、環境災害和生態韌性的角度看，沙頭角海南岸的自然生態將面臨更進一步的變化。在水文的分析圖裡可以清楚看到以藍綠色系標註的雨水流動：船灣北側

山脈分水嶺以北的集水範圍，以及雨水地表逕流經由山澗和溪谷流向內灣和大海的水流路徑。而以淡紅色系標註的海水流動：除了目前的潮汐變化的平均海平面，還有海水上升後2050年的預估海平面，以及近年颱風期間海水倒灌堤防的內灣海平面。在地球暖化的未來幾十年，溫度上升即將帶來更頻繁的熱帶氣旋、暴雨和瞬間降雨量。除了溪谷上游的岩土侵蝕會加速帶來的泥沙衝擊與淤積，大幅度改變下游沖積扇平原的濕地分佈，海平面與海岸線的內移和潮汐間帶的變化，也都將影響紅樹林與蘆葦濕地的成長與分佈。



沙頭角海南岸景觀：鳳坑遠望南涌，山嶺、樹林、村落、海面由遠及近。

## 四 | 沙頭角南岸村落

### 南涌

南涌灣是沙頭角海西南的第一個內灣，面向鴉洲，三面環繞東側面海，是山谷河流沖積形成的內灣盆地。南涌是沙頭角公路轉入鹿頸路後的第一個海灣，內灣入口的濱海處設置了公交車站，還有天后宮、觀音堂、海神龍王祠等系列小型廟宇，臨水而建面朝沙頭角海，可遠眺對岸的梧桐山。近年來南涌灣在潮汐交錯與農田逐漸廢耕的背景下，已經發展為紅樹林與相關物質的繁衍棲息地，展現了生物的多樣性與豐富的生態環境。

八仙嶺山脈的屏南石澗與屏嘉石澗順山谷而下，匯入南涌河後蜿蜒出海，不斷為南涌濕地補充淡水。溪澗和河水裹挾著泥沙漫流，在灣內形成地勢低窪的沖積平原，以及溪水潮汐交匯的濕地。沉積物將谷地孕育成為沖積平原，提供平坦土地與肥沃土壤。從清朝中期到清末民初，定居南涌的客家人以農耕為生，在南涌灣築堤建閘種植水稻<sup>43</sup>。

南涌灣內有楊屋、鄭屋、羅屋、張屋、李屋等五個單姓氏的村落，順著南涌河分佈於兩岸的山凹地。位於南涌灣入口處的楊屋村由一排村屋組成，由於交通便

利發展較多，現存建築大多為1980年代前後建造。南涌楊氏與谷埔楊氏同宗，於二十世紀中葉才遷到南涌定居。南涌河西岸再往南，南涌鄭屋立村二百餘年，清初由福建閩南遷至廣東長樂，後續移至南涌定居<sup>44</sup>。鄭屋村後的鄭氏祖祠建於清末（1962、2007年重建），用以鎮守南涌河的水口<sup>45</sup>。鄭屋的村落格局分為兩部份，早期聚落順山勢而建，三排南北向的排屋建築以夯土磚及青磚為主，估計為晚清及民國時期建造。目前後兩排建築大多已經坍塌，仍在使用的前排建築，部份已經改為兩層的磚混結構。聚落的後期發展，分佈垂直於早期排屋呈東西向，除了兩座新修祠堂外，建築多為1970年代後鋼筋混凝土住宅。在鄭屋南側是谷地內相對獨立的南涌羅屋。經過村亭過橋而入羅屋，是村口祠堂與一排面對山谷的住屋，呈現出一種世外桃源的田園景觀。羅氏於清乾隆年由福建遷居到新界的老龍田山谷，再於清末遷至南涌西側的河畔開墾立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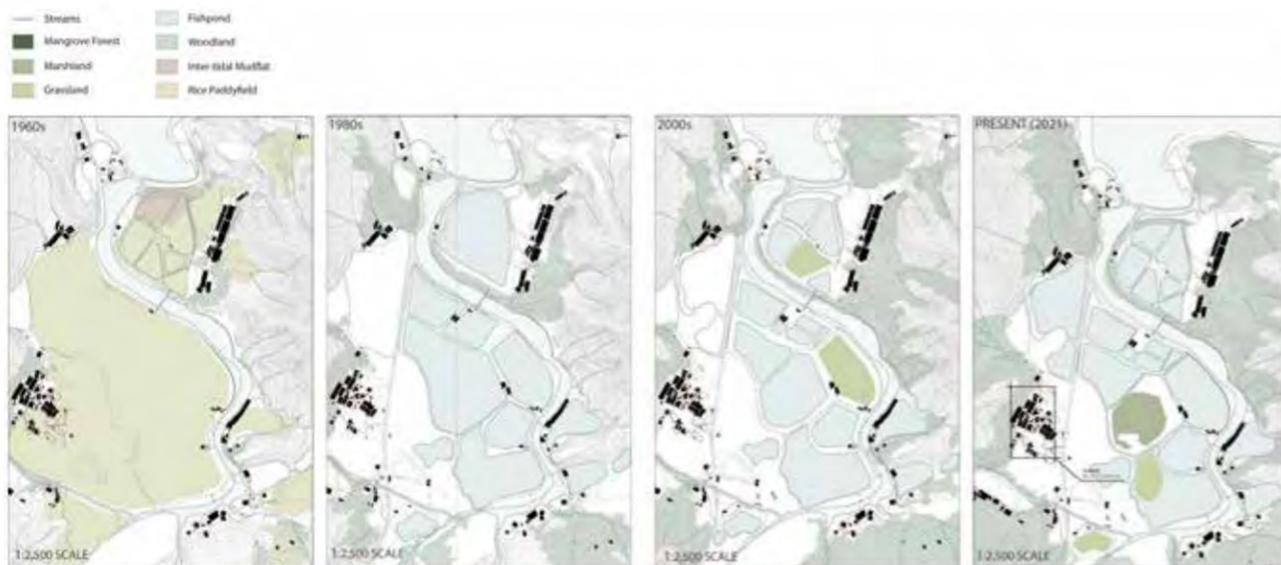
南涌張屋及李屋分佈於南涌灣濕地東側。李屋祖先由福建遷至廣東歸善，於清中期遷居南涌<sup>46</sup>。同樣為線形客家村落，李屋初建時建築多為客家連排式的三開間或多開間的合院住宅。後來隨著人口成長和分家，



南涌灣聚落、魚塘、耕地、紅樹林溼地景觀。



南涌灣村落分佈 (右上：張屋，左上：楊屋，中間：鄭屋，左下：羅屋)



南涌灣景觀形態演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宅基地逐漸分割成為單開間住宅。李屋當今的住宅多已經改建為二、三層磚混建築，唯獨李屋村後的靜觀家塾建築精美保存相對完整。靜觀家塾始建於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年），1960年代由於南涌公學的建立，書塾關閉而空置至今<sup>47</sup>。

二十世紀中葉後除了人口劇增帶來的淡水短缺，新建的水壩與水利工程計劃，將屏南石澗的溪水經由水道引至船灣淡水湖<sup>48</sup>，導致了南涌河的水量急劇下降，除了影響水稻的種植也讓南涌灣的水流變緩。順應新的水文變

化，南涌的村民陸續將水稻田轉變為魚塘，進一步挖深注水改造為大小的養殖水塘。南涌灣當今的魚塘景觀，和早期水稻田與濕地共生的狀態已經有明顯的不同。然而今天的南涌灣，仍然能保留著大片豐富的植被和鷺鳥孕育生態多樣性，也可以依稀看到當年人居和自然和諧共處的景象，具有高度的景觀保育和觀賞價值。此外，南涌的鄭屋、羅屋也保留了一些值得保育活化的傳統民居，李屋的靜觀家塾更是亟待完整修復的重要歷史建築。



南涌灣鄭屋平面圖



南涌村鄭屋聚落與山地關係

## 鹿頸

鹿頸灣位於南涌東側，由兩側海岬包圍著，是沙頭角海南岸由西往東的第二個內灣。相傳山頂俯視鹿頸和南涌之間的山頭，形狀酷似鹿脖子因而得名鹿頸<sup>49</sup>。鹿頸灣位於八仙嶺及船灣郊野公園之間，臨海有大片海淡水交錯的紅樹林濕地，海灣內是香港最大的淡水沼澤地。由於四周豐富的植被和風水林，加上豐沛的溪流補充淡水，鹿頸的淡水沼澤成為蜻蜓和豆娘理想的棲息地，孕育超過50種蜻蜓和60餘種蝴蝶<sup>50</sup>。

由沙頭角公路轉入鹿頸路沿沙頭角海南岸銜接新娘潭路，是沙頭角到船灣湖和汀角、大埔的交通捷徑。由鹿頸路沿沙頭角海南岸道路，序列的堤岸、紅樹林、魚塘、鷺鳥形成獨特的生態景觀，提供遊客視覺的自然體驗。鹿頸、雞骨樹作為公路樞紐和小巴公交車的終點站，是前往東側的船灣谷埔荔枝窩，和西側的八仙嶺郊野公園行山徑的交匯。鹿頸村口的道路轉折、橋樑公廁、茶亭餐廳成為遊客行山、單車運動的休息站。

鹿頸聚落在內灣有黃屋與陳屋兩個客家村落，在西側山麓環繞灣內濕地，而鹿頸內灣東側的雞骨樹村，則已被新娘潭路隔開。據記載清朝復界後，黃氏先祖遷

入鹿頸灣開墾建村<sup>51</sup>。由於新安沿海地區常有匪盜禍患，黃屋村人黃春儒在清乾隆五年（1740年）邀請新安羅芳村的陳氏子德、男德兩兄弟遷入鹿頸灣定居，協助增強區內的防禦。陳氏兄弟遷入後墾荒建屋，修建陳屋老圍（亦稱上圍）和下圍<sup>52</sup>，其中陳氏下圍與緊鄰黃屋村，如今已與黃屋合稱為鹿頸黃屋。

黃、陳兩家的歷史淵源，形成了鹿頸異姓宗祠並排而立村面的特徵。鹿頸的黃春儒祠原名黃氏祖祠始建於清康熙年間，民國十五年（1926）復建後改名為春儒黃公祠。春儒黃公祠旁邊的黃氏宗祠，為黃氏春茂祖祠堂<sup>53</sup>。鹿頸陳氏兄弟則有子德陳公和男德陳公兩個祠堂，均建於二十世紀初期。

鹿頸黃屋及陳屋均為線形分佈的客家村落，依山坡地勢而建，建築多用麻石基礎青磚砌牆。黃屋是規模較大的線形聚落，配合地形線形配置在中間部份輕微的轉折，局部向濕地擴展成前排和巷弄。除了建築精美的春儒黃公祠和春茂祠堂，黃屋仍可見到三開間的傳統合院式住宅，但經歷數代分家後多已成為一開間的廊屋。和鄰村鹿頸、谷埔的建築類似，除了傳統麻石



鹿頸灣聚落線形分佈：依山面水（左下：陳屋，中上：黃屋）



鹿頸灣景觀形態演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與青磚的客家民居，黃屋也保留了民國和戰後的二層磚混建築，以及宅邸立面上標示的「1962、1968、蘭桂藤芳」等年代字樣，展現了地方建築的歷史特徵<sup>54</sup>。

陳屋的老圍隱沒在黃屋、陳屋中間的樹林裡，斷牆殘瓦已經多半成為廢墟。老圍第一排由數十間單開間住宅組成排屋，第二排則以客家「駁廊天井屋」形式加單開間單元形成排屋<sup>55</sup>。陳屋與老圍相距不遠，兩排的線形佈局背山面水，後排與岩石台地結合，前排面向

濕地景觀。陳屋村外的大樹下有伯公壇額書「鹿駿」二字，供奉華佗、土地伯公及水井伯公<sup>56</sup>。



鹿頸陳屋線形聚落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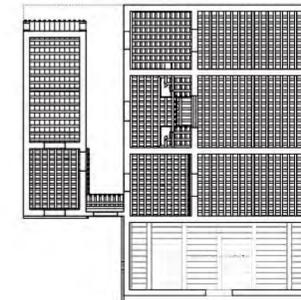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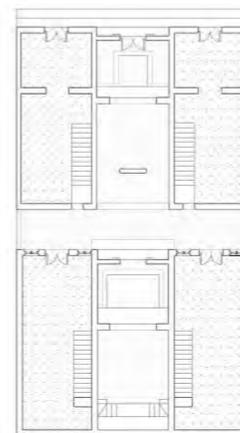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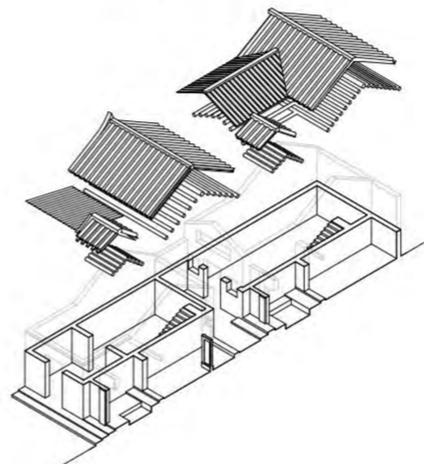
鹿頸陳屋線形聚落



鹿頸黃屋線形聚落平面圖



鹿頸黃屋線形聚落



鹿頸重要建築測繪圖：春儒黃公祠（左側） 蔡家屋宅（右側）

香港大學建築系 ARCH 3062 歷史與理論課測繪（學生：Chan Chun Ngok, Cheung Wing See, Hong Sum Ho, Ma Ho Ching, 教師：王維仁，助教：田夢曉）



鳳坑灣山嶺環繞：聚落面向沙頭角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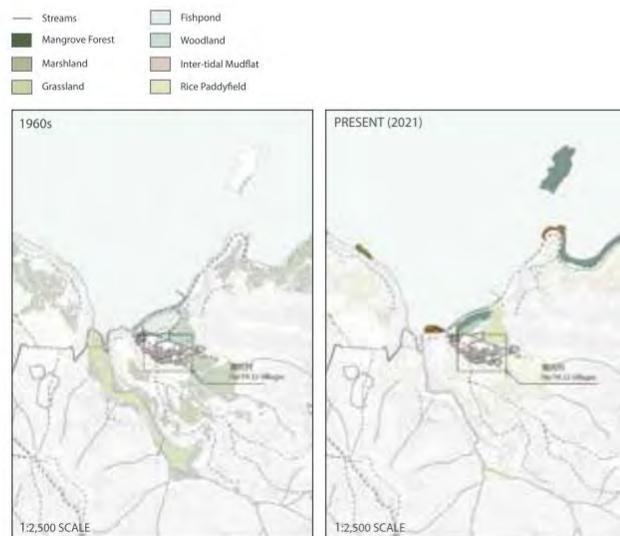
鳳坑村全盛時期共有60多戶200餘人，主要以水稻和養殖為生計。二十世紀六、七十年代後村民陸續搬至市區或海外，人口流失嚴重，村屋多半空置。村校於上世紀四十年代關閉，學子轉至谷埔啟才學校或鹿頸上

學。近幾年來鳳坑有少數村民回遷，或於週末返回老家體驗鄉村生活。雖然目前由於居民的安全顧慮村落不對外開放，長遠來看，聚落景觀具有很大的保育與活化潛力。

## 鳳坑

鳳坑灣位於鹿頸和谷埔之間，是沙頭角海南岸的第三個小型內灣。鳳坑的聚落海岬環繞背山面水，村落兩排傳統建築面對農田濕地與海堤，配合村後山坡的風水樹林，景觀優美環境自成一格，展現了典型小規模而完整的聚落地景。村口的碼頭與長堤、公廁與餐飲食舖，成為行山遊客觀景休憩的停留點。

鳳坑村原名楓坑，是張氏創建的單姓客家村落。先祖由廣東五華遷惠州麻溪後，於清朝1671年遷至鳳坑立村<sup>57</sup>。鳳坑村由兩排線形分佈的村屋組成，聚落形制完備，保存良好的客家傳統建築風貌。村屋建築多以青磚麻石及夯土磚建造，聚落正中的張氏宗祠建於十九世紀末，前排用宗祠作為前廳，後排為大廳，兩排建築間的街道結合天井。



鳳坑灣 1960、2021 年景觀形態演變。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鳳坑村與風水林



鳳坑灣山嶺、樹林、聚落、堤岸、水面景觀層次。



鳳坑村建築面向蘆葦、紅樹林景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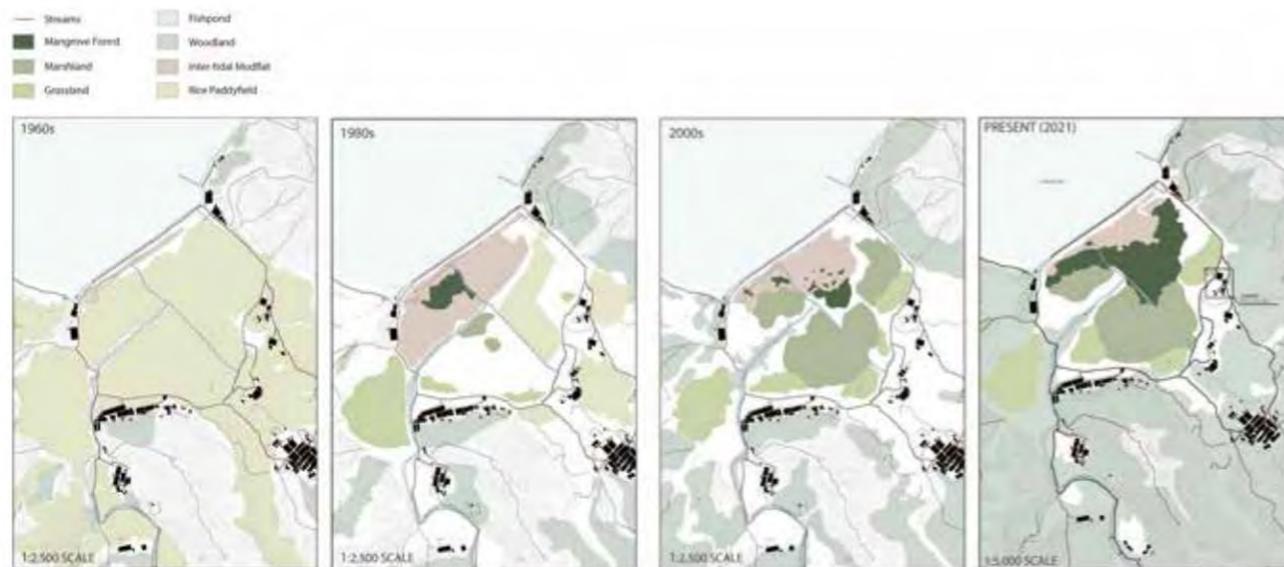


谷埔灣沖積平原濕地：眺望沙頭角海，海灣東側村口為谷埔碼頭，西側村口為學校與廟宇。

## 谷埔

谷埔灣是沙頭角海南岸由南涌、鹿頸、鳳坑往東序列展開的第四個內灣。作為船灣山脈北向山麓系列河谷沖積海灣的最後一個，谷埔的建築與景觀資源豐富多元而格局完整，有保育良好的大尺度自然生態地景，也留存了多種客家聚落與傳統建築的類型。由鳳坑沿海岸步道越過海岬，眺望谷埔海灣，山谷地景由岸邊的堤防到內灣的濕地聚落和遠方的青山，表現了豐富的地景層次。

谷埔碼頭位於海灣東側村口，是沙頭角地區與沙頭角渡船最近的村落碼頭，也是沙頭角內海和船灣東北海岸的交通轉接。海灣西側村口是學校與廟宇，呼應沙灘長堤對面的碼頭。海堤內側沖積平原的農田經過多年變遷，成為紅樹林與蘆葦生長茂密的濕地。環繞濕地的一圈步道清楚的界定了谷埔內海灣的空間格局：步道內圈的濕地農田，以及外圈的聚落和山坡。



谷埔灣 1960、1980、2000年代及2021年景觀形態演變。（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園境建築學部Ivan Valin團隊）



環繞中央濕地的新圍、老圍、田心等聚落。

谷埔聚落的傳統建築跨清末、民初、戰後等不同時期的發展，見證了香港客家傳統建築近百年來的類型變化。建築的開間佈局與樓層形制，以及構造技術與材料，包括麻石夯土、青磚瓦頂、木檁混凝土、前廊山牆、磁磚灰泥的色澤質地等，都反映了建築的地域風格與民居的時代變遷。在沙頭角海南岸的四個內灣地

谷地村落裡，谷埔的既偏遠又便捷的區位條件，平衡了保育與發展的優勢，其聚落的建築人文條件與景觀生態環境，無疑具備高質量的保育與活化潛力。



海灣東側村口谷埔碼頭：長堤區隔海水，形成鹹淡水混合的中央濕地。

谷埔的聚落環繞內灣的沖積平原濕地配置，包括沿內灣環繞的新圍、老圍與田心，與順溪延展的二肚、三肚、四肚、五肚等七個聚落，共同組成了現在的谷埔村。自明末清初開始，谷埔陸續有宋、楊、鄭、李、邱、何、吳等七個姓氏定居<sup>58</sup>，由沖積平原內側的老圍開始建立了典型的客家圍村，之後擴展到外側的新圍，以及沿溪谷延伸的二肚到五肚<sup>59</sup>。谷埔內灣西南側的肚溪由山澗順著溪谷而下，往北在內灣形成沖積扇匯入海灣。客家話的「肚」暗示了「凹入」，延溪的沖積平地的農田配合了聚落發展，二、三、四、五肚也暗示了聚落建築沿溪發展的先後順序與佈局。

- 1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沙頭角簡介——簡史〉，<https://www.stkdrc.org/about-stk>。
- 2 蕭國健：《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144。
- 3 阮志：《禁區：夾縫中的沙頭角》，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16。
- 4 蕭國健，同註2。
- 5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882/5。
- 6 《卯刺西報》，1912年3月27日；Jeff Lanham, *Fanling Shataukok Light Railway – or Fanling branch line of the Kowloon Canton Railway, Special Collections Counter Hong Kong Pamphlets (HKP 385.095125 L28)*; 香港公路大典，<http://hkroad.fandom.com/wiki/沙頭角>。
- 7 劉蜀永：《劉蜀永香港史文集》，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191-192。
- 8 阮志，同註3。
- 9 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網站香港地質圖：南涌、鹿頸西南側的八仙嶺山體主要為白堊紀的砂岩與細沙岩和礫石(Cretaceous Pat Sin Leng Formation with siltstone, sandstone and conglomerate)，山頭間的山谷分佈了第四季沉積層(Quaternary debris flow deposits)。
- 10 見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土木工程拓展署網站香港地質圖：谷埔、鳳坑、鹿頸南側的船灣山體主要為侏羅紀大帽山層的粗火山灰結晶凝灰岩(Jurassic Tai Mo Shan Formation with mainly course ash crystal tuff)，山頭間的山谷分佈第四季更新世碎片沉積層(Quaternary Pleistocene debris flow deposits)。南灣沿海岸的岩層為粉砂岩和砂岩(Siltstone with Sandstone)，海灣內側則為的第四季沙灘沉積層(Quaternary beach deposits)。整體來說這些岩層都是荃灣火山岩群衍生不同時期的沉積物。
- 11 阮志，同註3。
- 12 譚子慧等：《新界北深度遊》，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12。
- 13 阮志，同註3。
- 14 蕭國健：《鑑古尋根：香港歷史與古跡尋蹤》，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1：3。
- 15 《大清一統志》，卷三百四十，「海南場，在大奚山。」即今大嶼山。嘉慶新安縣志，「大奚山，一名大嶼山，在縣南百餘里。有異鳥，見則大風生，山重村落多鹽田……」
- 16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197。
- 17 郭棻：《粵大記》，明萬曆。
- 18 蕭國健，同註2，頁16-18。
- 19 葉德平、邱逸：《古樹發奇香：消失中的香港客家文化》，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6：008-009。
- 20 同上。
- 21 蕭一山：《清代通史》，北京：中華書局，1923：370-372。
- 22 劉志鵬等：《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07:50。
- 23 《清實錄·聖祖實錄（二）》，卷116，頁205。
- 24 蕭國健，同註2，頁36。
- 25 嘉慶《新安縣誌》卷二〈輿地一·都里〉。
- 26 蕭國健，同註2，頁144-145。
- 27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882/5。
- 28 P.H.Hase, “The Alliance of Ten: Settlement and Politics in the Sha Tau Kok Area”, 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 *Down to Earth, The territorial Bond in South Chin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123-160, 253-260.
- 29 劉智鵬主編：《潮起潮落：中英街記憶》，香港：和平圖書有限公司，2017:128。據當地村民回應，沙頭角地區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發展穩定，中英街附近店舖繁榮，鳳坑、谷埔均有很多人居住。
- 30 沙頭角區鄉事委員會，同註1。
- 31 蕭國健，同註2，頁120。
- 32 P.H.Hase, *ibid* 28.
- 33 阮志，同註3，頁88。
- 34 蕭國健，同註16，頁43。
- 35 劉智鵬，同註29，頁1。
- 36 P.H.Hase, *ibid* 28.
- 37 阮志，同註3，頁162-165。
- 38 阮志，同註3，頁88。
- 39 英國殖民地部檔案C.O.882/5，駱克《香港殖民地展拓界址報告書》。
- 40 David Faure and Helen F.Siu, *ibid* 28, pp.123-160.
- 41 沙頭角南涌、鹿頸、鳳坑、谷埔四個海灣的景觀演變分析研究，由香港大學建築學院景觀建築系教授Ivan Valin主持，根據歷年衛星航照及GIS資訊判斷繪製。
- 42 沙頭角的客家居民自遷徙定居於此以來，為了適應濱海地形和方便農耕生產，即有築堤和填海的行為，不僅塑造了沙頭角海兩側的海岸線，也改變了濱海鹽鹼地的土壤成份。見Elizabeth Johnson, “North District”, *Recording a Rich Heritage: Research on Hong Kong's “New Territories”*, Hong Kong: Leisure and Cultural Services Department, 2000: 151-152.
- 43 阮志，同註3，頁119。
- 44 蕭國健：《香港新界北部鄉村之歷史與風貌》，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0：55-56。
- 45 同上，頁55-57。
- 46 蕭國健，同註16，頁184。
- 47 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1444幢歷史建築簡要〉，頁437，[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cn/437\\_Appraisal\\_Chin.pdf](https://www.aab.gov.hk/filemanager/aab/common/historicbuilding/cn/437_Appraisal_Chin.pdf)。
- 48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水務署：〈船灣淡水湖〉，<https://www.wsd.gov.hk/tc/customer-services/other-customer-services/fishing-in-reservoirs/brief-introduction-of-reservoirs/plover-cove-reservoir/index.html>。
- 49 《大公報》，2020年12月25日，[https://dwmedia.tkwk.hk/epaper/tkp/20201225/A20\\_Screen.pdf](https://dwmedia.tkwk.hk/epaper/tkp/20201225/A20_Screen.pdf)。
- 50 [http://www.nature.edu.hk/field\\_sites/luk-keng](http://www.nature.edu.hk/field_sites/luk-keng)
- 51 蕭國健，同註2，頁52。
- 52 蕭國健，同註44，頁58。
- 53 蕭國健，同註2，頁52。
- 54 鹿頸黃屋的立面特徵及和磁磚樣式，部份與谷埔新圍類同，參照後章谷埔建築部份。
- 55 蕭國健，同註2，頁51。
- 56 蕭國健，同註44，頁59。
- 57 蕭國健，同註44，頁61。
- 58 蕭國健，同註44，頁63。
- 59 蕭國健，同註16，頁155，靠河建築是客家風俗的一部份。

## 第貳章

# 谷埔——聚落

撰文：王維仁、田夢曉 | 編輯：趙曉旭

谷埔村由老圍、新圍、田心、二、三、四、五肚等七個聚落組成。客家移民於明末清初開始遷入谷埔屯墾定居，由楊、宋、何、李、黃等姓氏，配合防禦的需求共同建立了方形圍村、內部魚骨形的街巷空間，以及形成連排的宅基地與聚落肌理。隨著人口增長，部份村民陸續從老圍向外遷居，先後建立了宋氏為主的新圍、楊氏的四肚和五肚。之後鄭氏和吳氏族人先後遷入谷埔，建立二肚和三肚。谷埔聚落的三種類型，包含了背山面海的方形圍村老圍；背山面溪或海成排而建的線形聚落新圍、二肚與三肚；散村形式的田心、四肚與五肚。配合海灣與溪谷的地理特徵，谷埔的聚落遵循了漢民居的風水原則，形成「山 - 林 - 村 - 田 - 水」的山水格局，利用背後的山坡與風水林，和前面的溪水與平坦地，保持水土調節微氣候，同時灌溉水稻，展現了客家聚落與自然生態和諧共處的環境關係。

## 一 | 聚落與宗族

谷埔村由老圍、新圍、二肚、三肚、四肚、五肚、田心七個分散的聚落組成。早在十七世紀明末清初，沙頭角的客家移民就已經遷入了谷埔定居，清康熙27年(1688年)的《新安縣志》也清楚地記載了谷埔的村落資訊<sup>1</sup>。

老圍是谷埔最早建立的聚落，聚落中現存有楊氏、宋氏、李氏等宗祠。楊氏宗祠位於谷埔老圍聚落前排的中列，緊鄰主要街巷。以楊氏宗祠在老圍所佔據的中心位置，以及楊氏定居谷埔的時間來推測，楊氏族人在老圍建村初期佔了重要地位。就目前谷埔各村和老圍的宅基地產權來看，谷埔楊氏幾乎已經完全遷出了老圍，分佈於濕地平原周邊的田心，以及深入肚溪的四肚及五肚，其中四、五肚為楊氏的獨姓聚落<sup>2</sup>。宋氏是今天谷埔人口最多的氏族，分佈於老圍、新圍及田心三地，其宗祠設於老圍中排偏東北處，目前老圍有接近一半的宅基地為宋氏族人所有。老圍人口第二的氏族為李氏，李氏宗祠與宋氏宗祠並列位於中心街巷的西南側，目前李氏擁有產權的宅地分佈在老圍各處，但主要集中在前兩排的建築。谷埔何氏也是老圍的主要家族之一，祠堂設於楊氏祠堂後排，也位於老

圍較中心的位置，宅地則主要集中在老圍前兩排的東北角，隨著老圍的人口增加，部份宋氏族人從老圍中遷出，購置了內灣山腳下的土地，面對濕地平原的稻田建立了新圍。谷埔新圍目前為宋氏獨姓聚落，但在早期也住了其他姓氏的村民，包括鳳坑村的張家和烏蛟騰李氏祖先。谷埔二肚為鄭氏的獨姓聚落，谷埔的鄭氏也全部定居於這個背山臨溪的小凹地中。鄭氏二肚共有三排建築，其宗祠位於第一排正中位置，最後一排多為近代新建。田心的居民來自於谷埔的各個聚落，其中何、宋和李氏由老圍遷來定居，吳氏則從三肚遷居而來，楊姓家族則為五肚楊氏成員的後代。

從谷埔七個主要姓氏的分佈情況，可以大致推斷出谷埔聚落的發展和擴張脈絡。老圍是客家移民在谷埔灣內的第一個定居點。隨著更多氏族的遷入，老圍定居人口漸多，配合防禦的需求形成了方形的圍村形態。隨著人口的進一步繁衍與盜匪威脅的逐漸降低，部份先民從老圍向外遷居，先後建立了新圍、四肚和五肚。鄭氏族人遷入谷埔時，也許老圍已經沒有多餘的土地建屋，加上氏族的人口足夠單獨擇地建村，並未像李氏、宋氏一樣定居老圍。吳氏的遷入較晚，明顯

在谷埔老圍、新圍等聚落發展定型後，只能溯溪而上而開闢三肚。

谷埔的客家族群具有明顯的宗族關係和姓氏歸屬，也是其社區主要的特徵之一。數量眾多的祠堂說明了多姓氏社群的家族關係重要性。祠堂是社群的重要聚集點，多姓氏祠堂的共存說明了谷埔社群的多樣性和包容性，這也表現在聚落中多元的社區空間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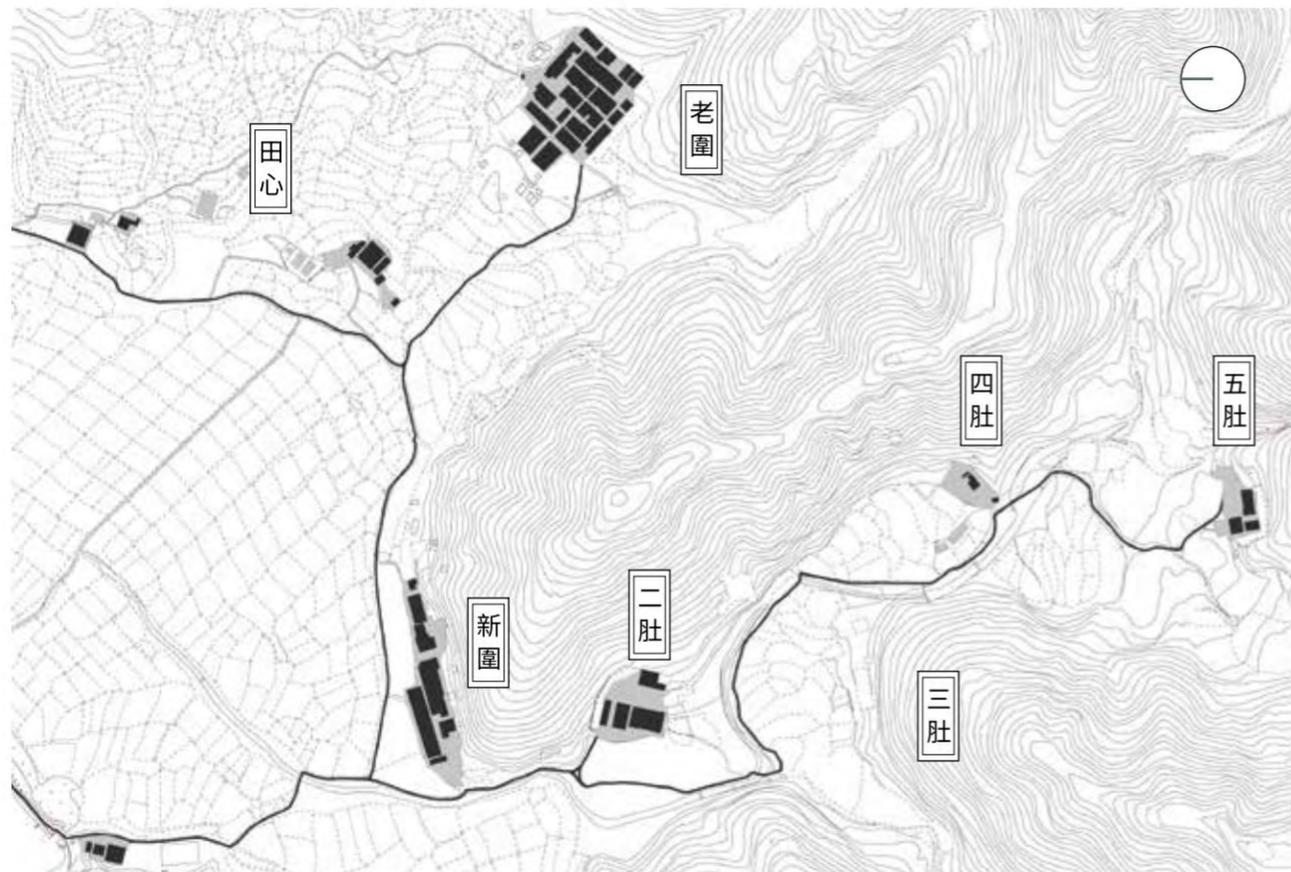


谷埔聚落與宗族姓氏分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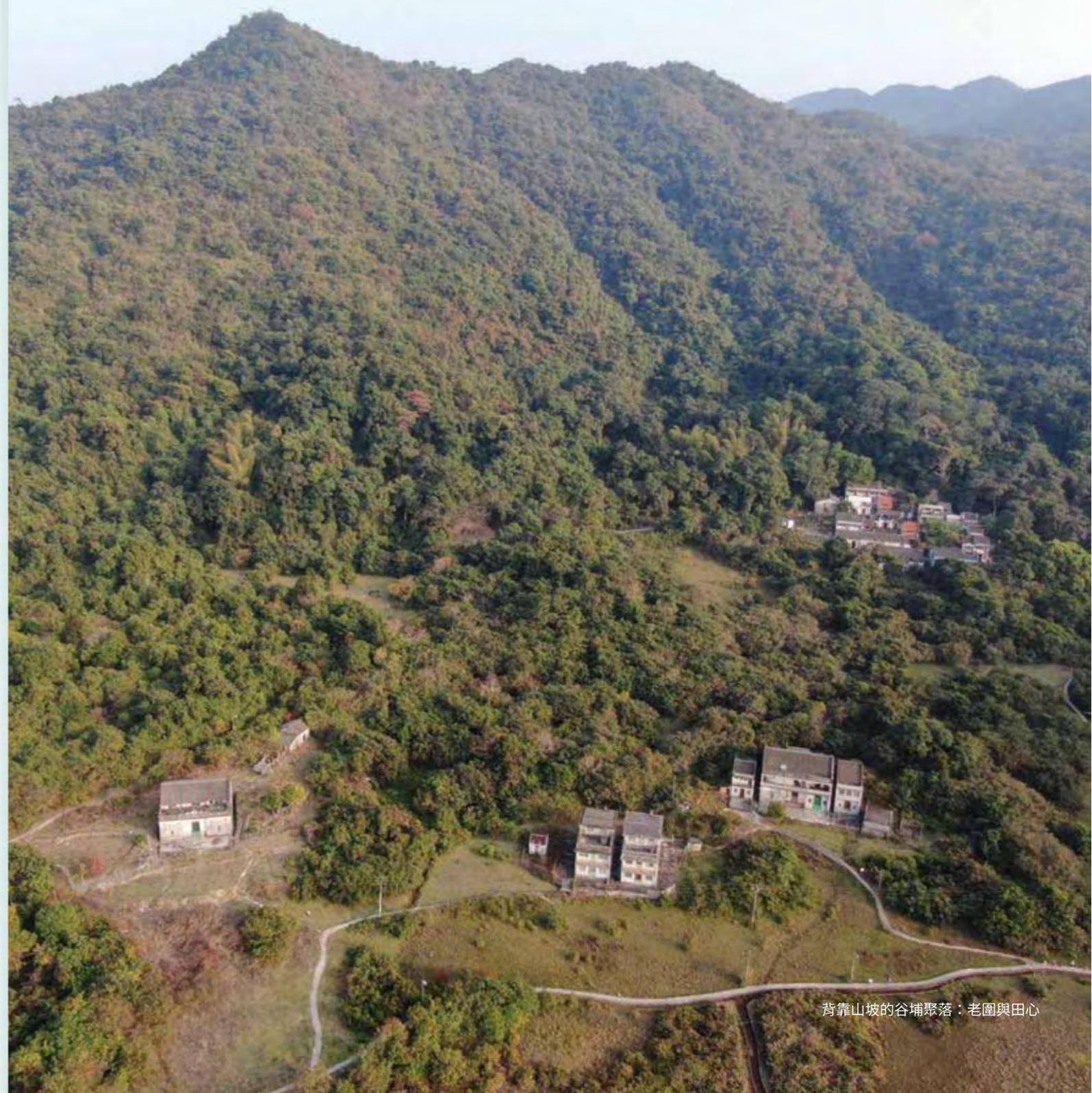
谷埔聚落鳥瞰：方形圍村-老圍、線形聚落-新圍、散村-田心。

## 二 | 類型與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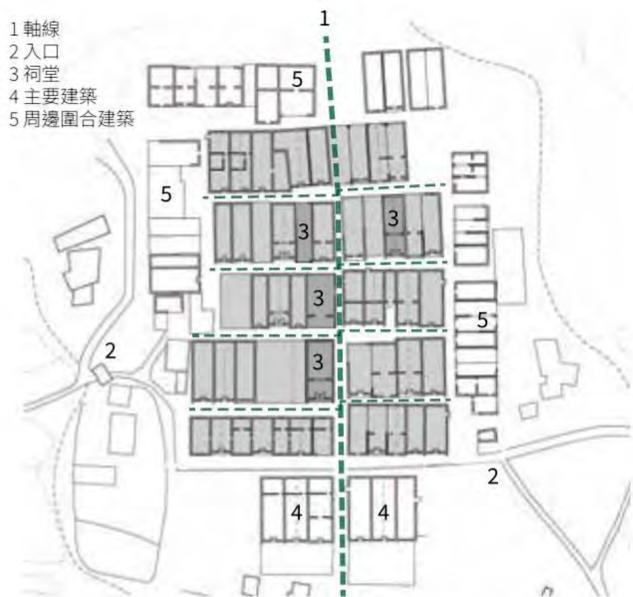


谷埔聚落類型：方形圍村、線形聚落、散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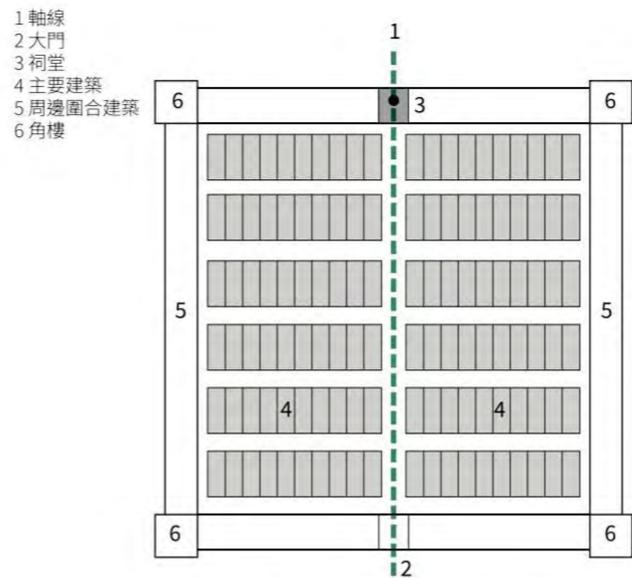
就聚落類型而言，谷埔的七個聚落包含了方形圍村、線形聚落和散村三種類型。老圍為背山面海的方形圍村；新圍、二肚、三肚則為面對溪谷或平地、背靠山坡成排而建的線形聚落，田心和四肚、五肚則為散村。



背靠山坡的谷埔聚落：老圍與田心



老圍聚落平面構成圖



香港圍村的基本元素：吉慶圍平面構成圖

繞過圍村兩側流向濕地。整體而言，谷埔老圍具有方形圍村的基本平面形制，以及內部魚骨形街巷的空間結構。老圍村內目前有七排居住單元，其中第一排是兩棟獨立屋，最後一排是大半坍塌的排屋。按照圍村的正方形制推斷，老圍聚落最早應該是中間五排的居住單元，前後兩排為後來的擴建發展。目前的道路由一縱五橫的魚骨形路網構成，居住單元及宗祠於主街兩側面向次巷道分佈。老圍北側和西側角落分別設有入口，周邊的圍牆以及西南側的輔助用房已經全部坍塌

字，盡端設有祠堂或廟宇。內部的居住單元建築成排面向巷道分佈於主街兩側，周邊的居住單元或輔助用房沿圍牆內側環繞於圍牆四周。聚落外形整體具有較強的圍合性和軸線與朝向性。沙頭角地區的谷埔老圍和荔枝窩是香港新界典型圍村的類型簡化，保留圍合結構的同時也反映了對臨海環境的再適應。

老圍坐落於谷埔內灣西南側山腳下的地勢平緩地，面朝西北方向的谷埔濕地，後靠山坡密植風水林，溪水



谷埔老圍戰後面貌 (來源：何瑞庭)

圍村在廣義上指香港新界和廣東新安縣沿海地區，外形由方形圍牆包圍，內部由成排建築單元組合而成的防禦性聚落<sup>3</sup>。圍村多分佈於新界地區，大部份是清朝復界前後新界本地人（圍頭人）和客家移民為了防禦寇患而建造的緊湊型村落<sup>4</sup>。圍屋與閩粵的客家圍屋和土樓有一定的相似性和同源性，但也具有香港新界地區廣客結合以及山海平原的地理特徵。較為典型的香

港新界圍村，如錦田的吉慶圍、泰康圍等，由高牆包圍的方形聚落四角建有瞭望守衛的炮樓，左右對稱正門軸線設有門樓並安裝閘門<sup>5</sup>。圍村外部的圍牆具有較強的防禦性，以石、磚或夯土牆構建，也會在高牆周邊開挖溝渠形成進一步的防護。圍村內街巷系統平行成排，以主街為明顯的中軸線，平行的巷道垂直於主街，呈現出魚骨形的結構<sup>6</sup>。主街入口門樓多有匾額題

## 圍村：老圍的原型與轉化



老圍聚落俯瞰



老圍聚落平面圖



老圍聚落軸測圖



老圍聚落剖面圖

塌，地基及夯土殘牆可分辨，與東北側朝內的一排建築呼應，作為方形圍村邊界及形態的佐證。

按照人口遷居的記載，楊氏率先定居老圍，之後宋、李、邱、何氏等先後遷入。谷埔老圍總共有四座宗祠，分別屬於四個姓氏，分散於主街兩側中間三排的居住單元之間。不同於典型客家圍村單姓氏祠堂作為軸線核心，多姓氏祠堂的老圍具有多元開放的平等社區空間。少了典型圍村四角的炮樓高牆和周邊溝渠，老圍唯一具有防禦特徵的是兩側環繞的輔助用房與前後矮牆。從谷埔灣內的地形和聚落佈局可以看出，老圍深居谷埔灣的內凹處，面海卻並不臨海。老圍更多的是依靠其所處區位地形，和村落之間的整體防禦性，而不是具有高度防禦性的圍牆元素。谷埔唯一的炮樓立於谷埔碼頭附近，除了是水路樞紐也是重要的防禦位置，為老圍、新圍、田心等聚落提供了最外層

的防禦手段。

與吉慶圍等香港典型圍村不同，谷埔老圍的防禦性和對稱性並不顯著，更多反映了多家族、多宗祠的變遷。有別於圍村的嚴謹方形與主街的中軸對稱，老圍的入口設於兩側，主街向南偏移，加上多宗祠的分佈，都明顯降低了其配置的對稱性。由此推測谷埔老圍的方形圍村形態，不是一次性主導規劃或興建完成的。不同姓氏先後遷入建屋聚居後，基於防禦需求同時參照其他圍村的原型，氏族間協調劃定邊界，確立主街、平行巷道，與不同家族的宅邸基地。之後歷經氏族的遷移與產權更替，再根據自身的傳統和功能需求，每個宅邸在各自的宅基地上逐漸分家繼承，經由幾個世代的修繕和改建形成現在的風貌。與之類似，在深圳龍崗，也有這種非一次性規劃的、多姓氏居民共同居住的客家圍，例如龍崗西坑圍、吉夏圍等<sup>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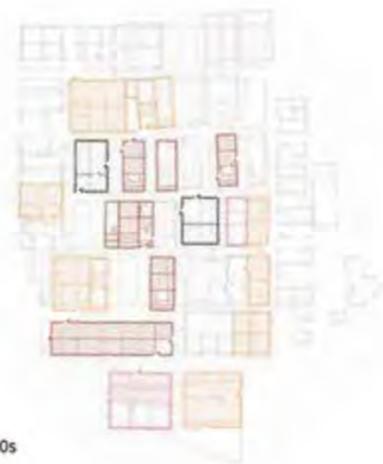


老圍現狀平面圖及肌理分析：巷道出入口、宅基地、單元劃分。



- Sung (宋)
- Lee (李)
- Ho (何)
- Yau (邵)
- Cheung (張) / Kwai(季) / Wong(黃) / Yeung(楊) / Garantis Co. Ltd.

老圍的民居姓氏分佈圖



- Before 1900s
- 1930-1940s
- 1960-1970s
- After 1900s

老圍的民居建築發展分期圖

## 老圍的肌理變遷

谷埔老圍的民居建築類型反映了百年來香港客家民居建築的變遷，也可以說是客家民居類型變化的縮影。整體來說，谷埔民居的建築類型及其修建年代，大致分為四個時期的六個類型。第一類是十九世紀晚清時期興建的三開間合院式住宅和多開間傳統夾層排屋。第二類是1910年代到1940年代戰前修建的多開間排屋，局部帶二層的傳統坡頂建築。第三類是戰後修建或改建的，兩層獨棟或連排坡頂宅屋，為老圍村屋的主要類型。最後一類為1980年代以後新建或修建的兩或三層樓房。

老圍的聚落肌理由魚骨形街巷結構，中間五排面朝西北海灣方向的建築，配合左右兩排面朝中心的建築，加上前後兩排組合而成。就方形圍村的幾何邏輯看，中間五排面海的建築肌理被中軸主街分成左右八個街區和最後一排，形成九組連排的建築群，再加上左右兩組朝內的側排，形成十一組建築群街區的聚落肌理。隨著人口發展及家族遷移，在建築群產權繼承分割與重建的過程中，老圍每個街區的連排建築群逐漸被切割為數個宅基地，反映在宅地前後的錯位和牆基的變化痕跡上。在老圍的全盛時期，圍村持續擴張

後，加了前排的兩棟大屋和後排的四組建築，形成了四十棟以上的建築群。如果按照產權繼承分割後每戶一個建築開間計算，在人口的高峰期有近百戶，估計有數百人在老圍居住。

雖然老圍的格局保存完好，圍村的輪廓和街巷軸線清晰可見，但經過將近半世紀的人口外移，建築荒廢及破損情況嚴重，只剩下大約二十多棟建築屋頂依然大致完整。目前老圍除了四個祠堂被妥善保存及持續維護，其餘的留存建築多半亟待整修。

除了祠堂外目前質量和外觀良好，有人居住或定期打理的宅屋，主要集中在南側和西側，包括第二排和第四排右側1940年代前或1970年代修建的單間二層樓房。其他老圍存留的宅屋由於長期無人居住，雖然保留著外觀，多半屋頂漏水內部受潮，或者屋頂局部損毀後雨水長年侵蝕，樑條和牆體逐漸坍塌。老圍第一排左右的兩棟三開間大宅，和第二排李氏的多開間連排大屋，雖然外形獨特、傳統形制完整，但內部天花及閣樓木板均已塌陷。第二排緊鄰主街右側的李宅舊址雖然已經倒塌，山牆面及正立面保留的牆體，仍可



1963年谷埔航拍圖 (來源：香港地政總署)

清晰看出傳統客家民居的青磚外牆，判斷出三開間的天井合院形制。老圍第六排的幾棟兩層連排屋，整體外觀良好，但屋內潮濕發霉，牆面和屋頂皆有滲漏。

除了屋頂完整的二十多棟建築之外，還有很多屋頂已經坍塌的老牆廢墟。特別是最後第七排三組荒廢多年的民居，碎瓦和青磚牆體隱藏在茂密的樹林中，植物

根部與殘牆交織形成廢墟樹屋。老圍的中心區也有幾塊坍塌後的宅基地，磚牆內長滿雜草果樹成為聚落的綠地肌理。中心第四排左側有幾塊倒塌的宅基地，經過整理被水泥覆蓋後，成為老圍的社區廣場。



老圍聚落俯瞰

## 線形聚落：新圍與二、三肚



新圍聚落肌理：建築與巷弄



新圍聚落肌理：宅基地與朝向

谷埔新圍和二肚具有明顯的線性聚落特徵，新圍更是香港客家線形聚落的範例。新圍的規模在谷埔七個聚落中僅次於老圍，位於肚溪進入內灣平原的出口，也稱為一肚，與二肚及三、四、五肚形成溯溪而上的聚落序列。

### 新圍

新圍由宋氏族人從老圍遷出購地開墾建村，建築分列兩排依山勢面向谷埔內灣濕地。聚落裡多組連排多開

間的建築群呈線性分佈，順著山腳等高線延展。兩排平行的連排房屋長短交錯，前排建築較短，只面向濕地西半段；後排較長建築背靠陡坎，錯開後東半段也直接面對平原。與老圍魚骨形的縱向主街不同，新圍以前後兩條橫向街為主，縱向短巷道只是排屋間的分隔間隙。由於宋氏族人仍然以留在老圍的祠堂為祭拜的核心，新圍的聚落分佈沒有明顯的中心或層級，家家背山面海共用長條的前庭空地，社區顯得相對開放平等。隱藏在後排西側的新眾堂是新圍族人聚會議事



新圍聚落依山呈線形分佈

的公共建築，由於新圍宋氏的祭祀祠堂在老圍，新眾堂就成為具有類似祠堂功能的社區建築。

新圍的聚落肌理可以從幾組連排的宅基地變遷來理解。新圍後排共有約七組建築群，依屋頂判斷有九棟建築。東側直接面向濕地的四組相對完整，西側後排面臨巷道的三組建築多半倒塌，只有最靠西側的一組依然完整。與老圍的民居類似，新圍的建築同樣的具有多元類型的發展，也面臨人口外流與村屋損毀的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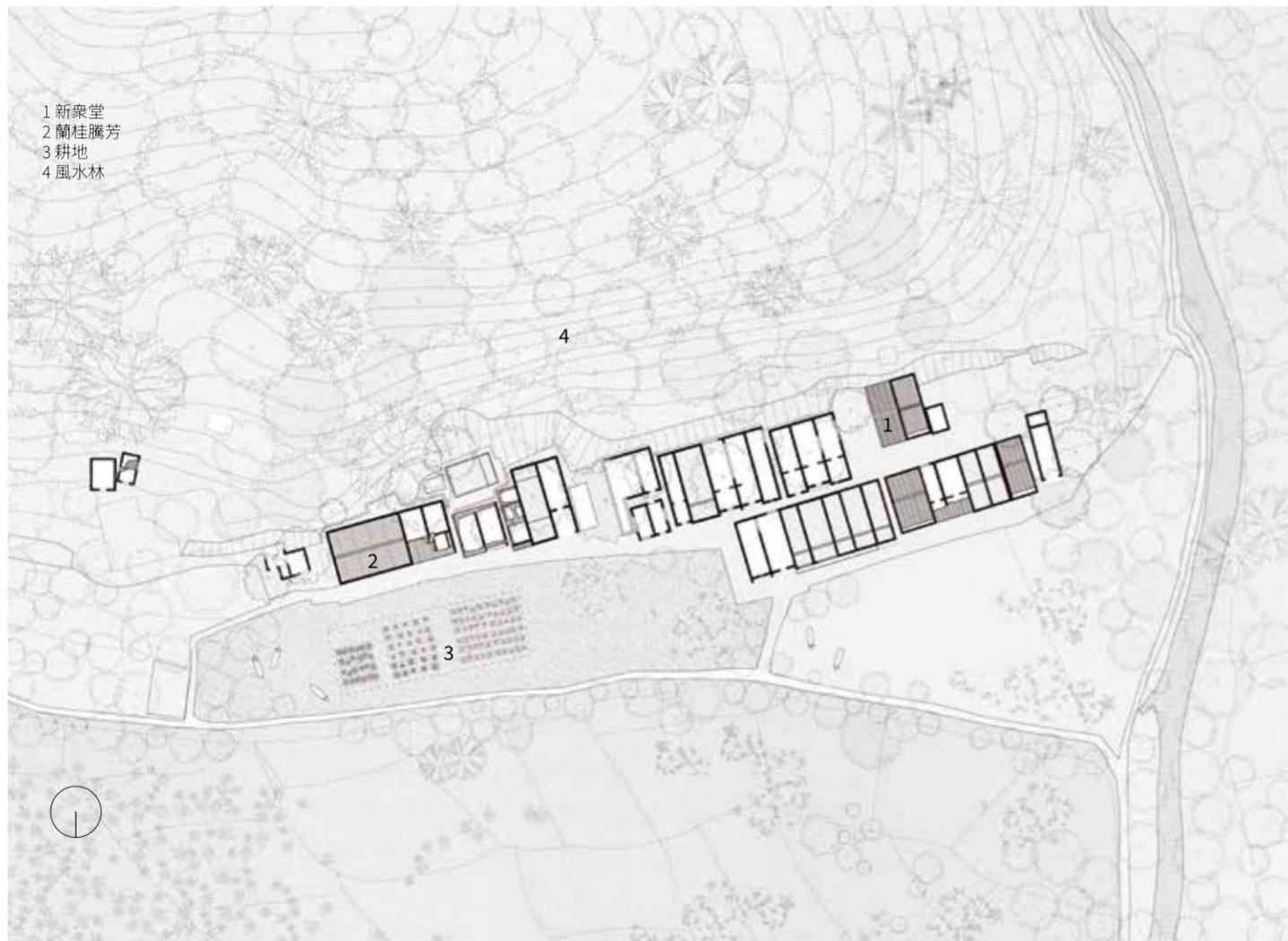
境，近半數的宅屋破損坍塌嚴重部份僅剩斷牆遺址。新圍現存建築中以1960-1970年代新建或改建的二層坡屋頂大屋，及1980年代後修建的平屋頂二至三層樓房為主。另有個別民居推斷為1940年代以及清末時修建。新圍村屋目前雖然多已空置，但不少村民依然定期維護保持使用狀態，更有村民週末定期返家，整理菜園或經營村口的宋伯山水豆花。

最東側的三棟1960年代的連排住宅是新圍民居中最

有特色的，三開間立面的橙色塗料與紅色磁磚樣式別致，中央「蘭桂騰芳」和兩側「1965」的題字，說明了一種家族合作建屋的狀態。往西接下來兩棟是1940年前的坡頂閣樓樣式，更早前應該也屬於同一個家族，目前屋頂已局部坍塌。再往西緊接著是兩開間的清末傳統民居，屋頂早已坍塌，剩下的青磚麻石立面依然完整，和背後三層高的新樓形成明顯對比。西側後排多半是樹木茂盛的廢墟殘牆，最西側豎立了一組相對精美的兩層坡頂建築，包括新眾堂和橙色立面「蘭桂騰芳」的題字。

新圍前排的三組宅基地的七棟建築保存得相對較好。東側七間連排屋有兩開間是殘牆廢墟，其餘五棟是較晚期共同興建的三層樓房。除了西側的單棟坡頂樓房，前排中間一組宅基地的七開間，又以兩、兩、三分為三棟屋頂形式，分別反映了上世紀六十、四十及七十年代的建築樣式特色，也說明了新圍的宋氏家族在近百年間，不同時期分家與興建的過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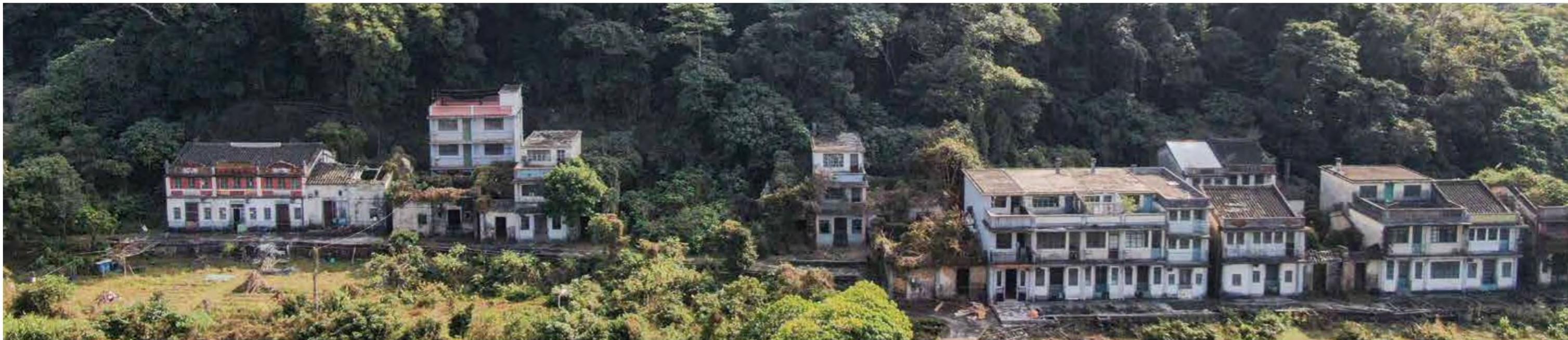




新圍聚落平面圖



新圍全景：背靠山嶺、風水林。



新圍聚落立面



94 新圍聚落立面圖



二肚聚落俯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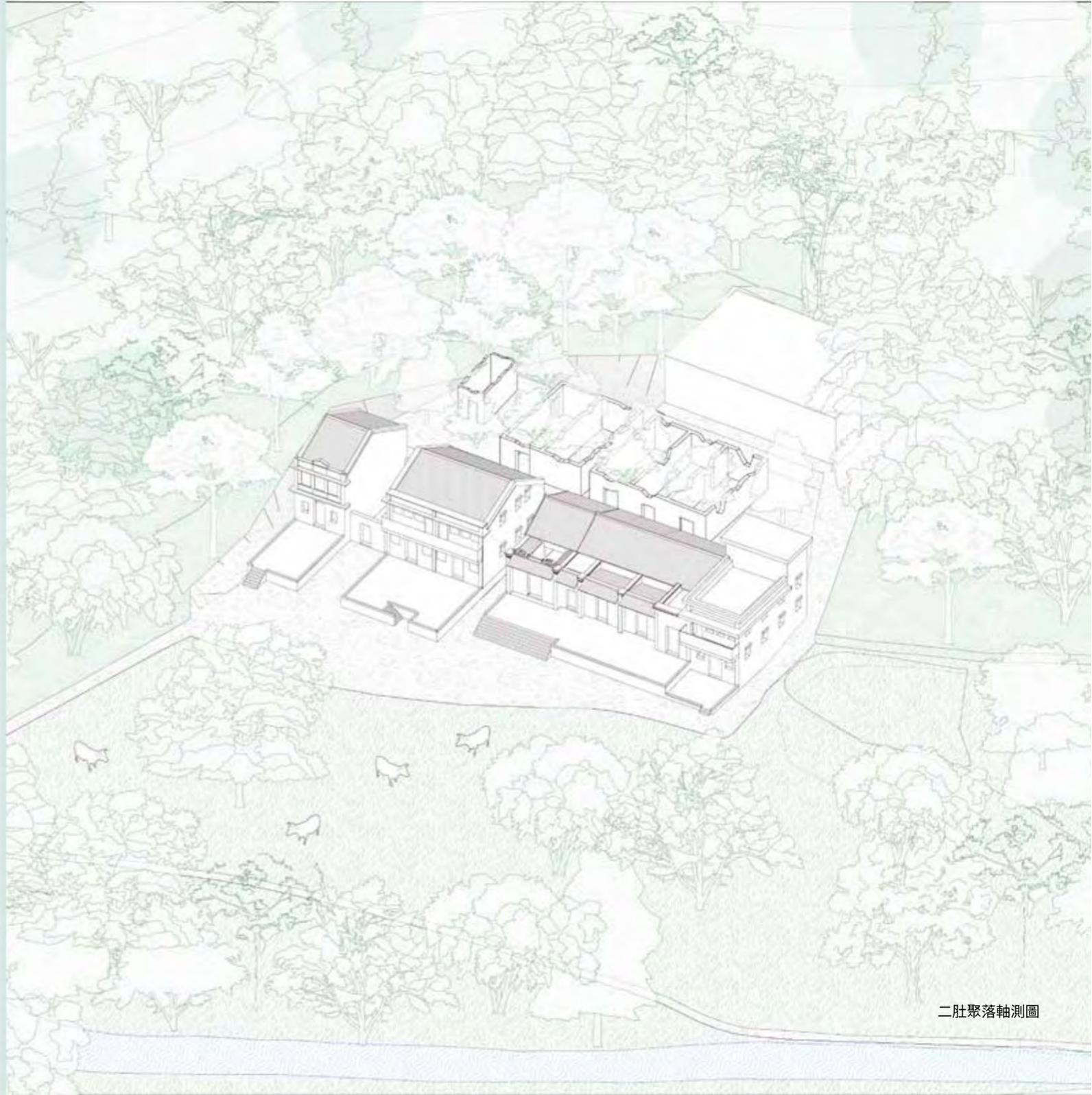
### 二肚

二肚為鄭氏建村的獨姓聚落，與新圍類似都是線形聚落。二肚聚落規模比新圍較小，面向溪谷平地，背靠後山，利用地形縱深發展成南北排列面西的三排聚落格局。前兩排的主要建築前低後高分佈於兩階台地上，約有2米左右的高差。聚落以台地前的橫向街道為主，縱向巷道僅為建築間隙不貫穿聚落前後。除了第一排正中的建築為鄭氏的宗祠，其餘均為居住建築。二肚最大的特點在於宅基地分別建立在獨立的台地

上，由於聚落側面近山坡坎陡峭，獨立抬高的台地除了保護宅地，橫豎方向多巷道，同時成為山洪側後方雨水湧入的排水溝。

以聚落肌理來看，二肚共有六組宅基地，首排三組、二排兩組、後排一組。

第一排建築有1960到1980年間修建的二層坡屋頂或平頂建築，也有典型的客家傳統民居，外觀保存大致良



二肚聚落軸測圖



二肚聚落全景

好，僅夾雜了一棟廢墟以及屋頂局部塌陷的幾棟。第二排建築則全部坍塌廢棄，僅殘留部份建築牆體及地基。在兩排民居之後緊靠後部陡坎，村民後期又局部新建一棟兩層坡屋頂樓房。二肚目前仍有村民定期返鄉，因此周邊還保留著少量的精心打理的農田菜地，也常有牛群閒散棲息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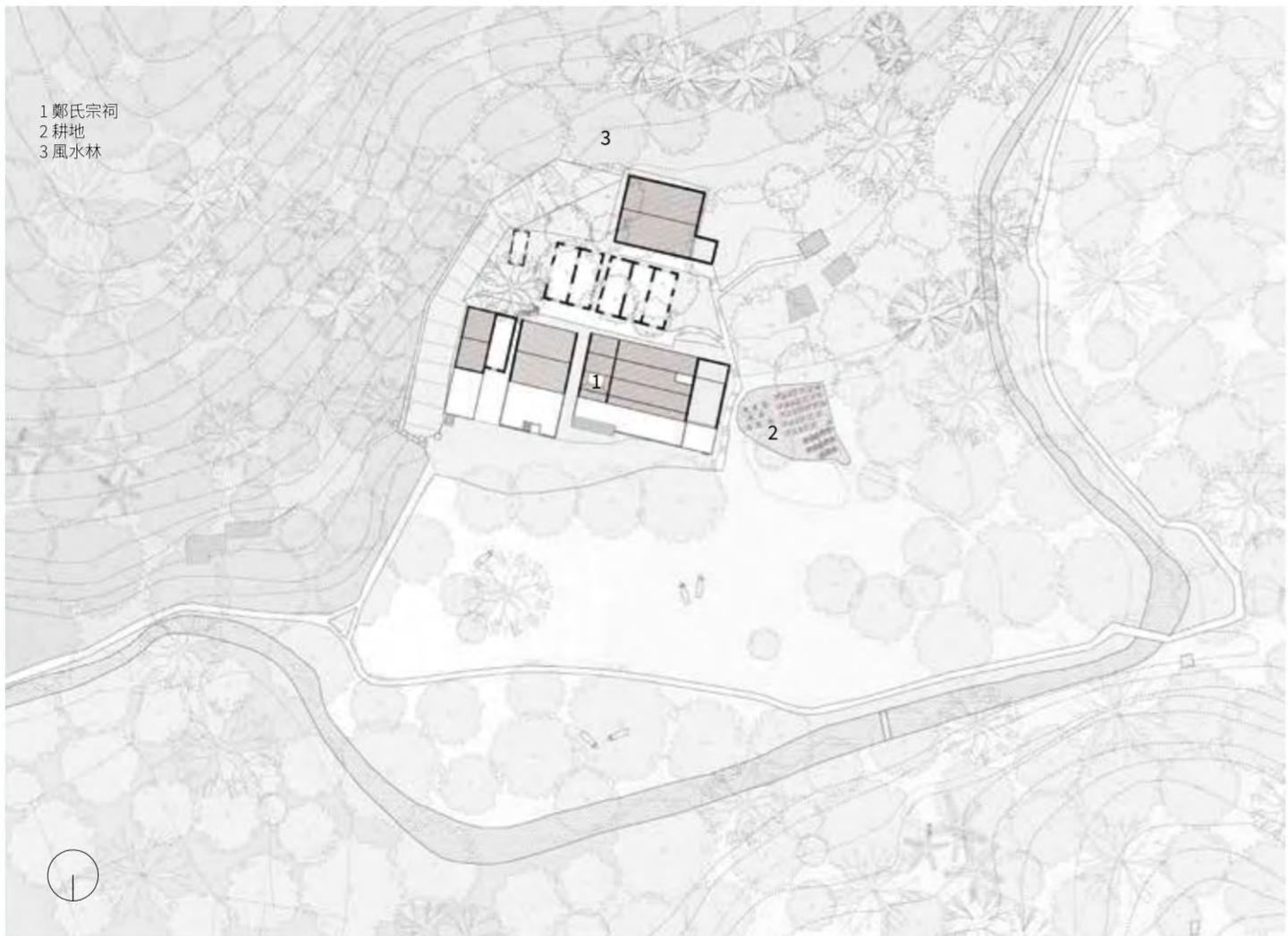
仔細觀察二肚前排建築多樣的立面肌理：三組宅基地以巷道為中，分開南邊的祠堂和五棟連排建築，以及北邊的兩組雙排建築。最北側的單間二層坡頂建築，立面有和新圍立面類似的紅色磁磚與橙黃塗料，也有1965年的字樣。判斷緊鄰的坍塌宅地是清末到1940年代前興建的村屋，然後是兩間1970年代的連排的坡頂建築。中間巷道南側，一組祠堂和緊鄰的四開間坡

頂夾層，是香港地區典型的客家連排民居<sup>8</sup>。白粉牆瓦頂的立面保存完整，依類型看應為清代建築，在近幾十年經歷過修繕。然而在完整的立面後面，除了祠堂內部整體保存完好，其他三棟的天井已經樹木枝葉穿瓦，最後一棟屋頂則已大半坍塌。二肚的建築群，反映了客家線形聚落的宗祠地位與整體佈局，也反映了鄭氏建村後宅地分配以及氏族分家的變遷歷程。

沿著谷埔溪流而上，三肚線形聚落的舊址在一小片平坦的草地後，茂密的林木裡隱約可見樹叢間的殘破牆體。三肚基本上已經完全成為廢墟，宅基地多半損壞，基址辨認困難，聚落前的大片草地判斷是過去的農田。由三肚繼續溯溪而上先後到達四肚、五肚，聚落的類型也由線形逐漸轉為散村。



二肚立面圖



二肚聚落平面圖

以看見田心的李氏、何氏大屋附近用竹籬勾勒的菜地和果林。

總體上，谷埔圍村和散村的分佈關係，也反映出村落的发展和社會變遷的歷史進程：老圍作為谷埔歷史最悠久的聚落，其密集且內向的佈局形式，是早期外來移民對於緊密社會關係以及與自然環境的清楚界定，也反映了明清時期沙頭角沿海地區治安的不穩定；新圍、二肚的線形與後期田心散村的分佈形式，不僅反映了建村時間較晚，也表達了當時谷埔地區相對安全的社會環境。目前谷埔圍村、線形聚落、散村同時存在的多元形態，是沙頭角地區數百年人口成長與村落發展在安全、耕地、交通等因素的交互影響下，聚落景觀逐步成形與轉化的見證。

棟並列的二層宅屋。

田心的五組大屋基本建在緩坡上，前低後高的細微地勢高差，配合景觀與排水。由於建築接近內灣濕地，宅基地周邊多零散的灌木草地或季節性濕地，因此宅基多用磚石與混凝土建構高於草地三、四十公分的平台，周圍設置溝渠，保證雨季與颱風漲潮時的宅邸排水。田心幾棟宅基地的後側多植灌木樹林配合周邊擋土矮牆，與建築前的曬坪空地和前院共同界定了大屋的空間領域。宅基地同時延伸出若干條小徑，聯繫到圍繞谷埔濕地的村路。田心的宅基地配置和每一棟大屋，都有著「林-基-渠-路-田」的格局。散村中的建築雖然各自相對獨立，但在擇址和處理宅-地關係上，都遵循著類似的規律。

相較於圍村的聚集型宅基地以及獨立於宅基地的耕地、植被，散村離散型的宅地分佈使耕地多環繞屋舍，宅邸直接靠近賴以生存的農田或山林。由於耕地林木與房屋建築的關係更為密切，人與土地和自然往往表現出更強的張力，這一個特徵在田心尤為明顯。雖然今天谷埔幾乎所有的農田都已廢耕，我們仍然可

## 從集村到散村：田心與五肚

谷埔的田心和五肚均是分散型居住的小規模聚落，屬於「散村」聚落類型。集和形態的圍村和線性村是多個宅屋在區域內集中配置形成的緊密組團，內部的肌理的組織模式反映了交通、朝向，以及宗族鄰里的社會關係<sup>9</sup>；而散村的村屋則零星分佈，沒有明確的中心或對稱，更多表現出宅屋個體與自然環境的直接關係。

四肚與五肚可以看成由集村到散村的過渡。四肚所處的山坳相對寬闊，肚溪流經聚落一側背山面溪自成格局，常有牛群在此休憩。目前舊宅所剩無幾，近年經營茶室燒烤而興建的磚屋涼棚與未完成的混凝土結構目前已經空置。五肚深居肚溪盡端，由楊氏大屋及隔鄰的宅屋與輔助用房組成。三開間兩層坡屋頂的楊氏大屋於1960年代後修建，目前由香港中文大學完成修繕作為展示空間，是五肚最具特色的建築。五肚是溯溪步道的終點，訪客過橋後沿溪順坡階而上，見到一片平坦草地和數棟線形開展的大屋，宛如谷地裡的桃花源般田園景觀。

田心則是谷埔最晚發展的聚落，由何、李、楊、宋、吳等幾戶人家在二十世紀後由老圍等地輾轉遷入。五

組大屋均面朝谷埔濕地與海堤，遠眺沙頭角內海與遠山，沿著稻田周邊各自選擇背山面水的宅基地。大屋及周邊的小型農舍用房，散置於谷埔沖積平原東南側，沿老圍北側的丘陵坡地排開，面對谷埔的內灣濕地。聚落的十來棟大小不一的建築順著圍繞濕地的小徑，以略微環抱的姿態零星的前後分佈，與新圍和濕地兩側的學校與商店，共同圍合了谷埔的中央濕地。

五組大屋裡，面向谷埔濕地的何氏大宅、李氏大宅、楊氏大宅均為建於1930年代前後兩層三開間坡頂樣式的宅邸。何氏大宅位於最北側，是沿步道入村首先望見的三開間獨棟大屋，露台的女兒牆外題有「蘭桂騰芳」四字，白粉外牆的大宅遠眺海景的氣勢，成為谷埔聚落建築的標誌。李氏大宅位於何氏大屋南側後方，同為三開間兩層的坡頂露台格局，但保存了更多客家的傳統風格。楊氏大宅與何、李二宅格局略有不同，立面突出的前廊樣式為二層的混凝土柱廊，牆頭有簡單西式雕花及方柱分隔。楊氏大宅兩側還有兩棟單開間的二層宅屋，形成一組具有氣勢的連排大屋。除此之外，田心還分別有兩棟1970年代後的平頂建築，分別是何宅南側二層的方形宅屋以及楊宅北側兩



田心俯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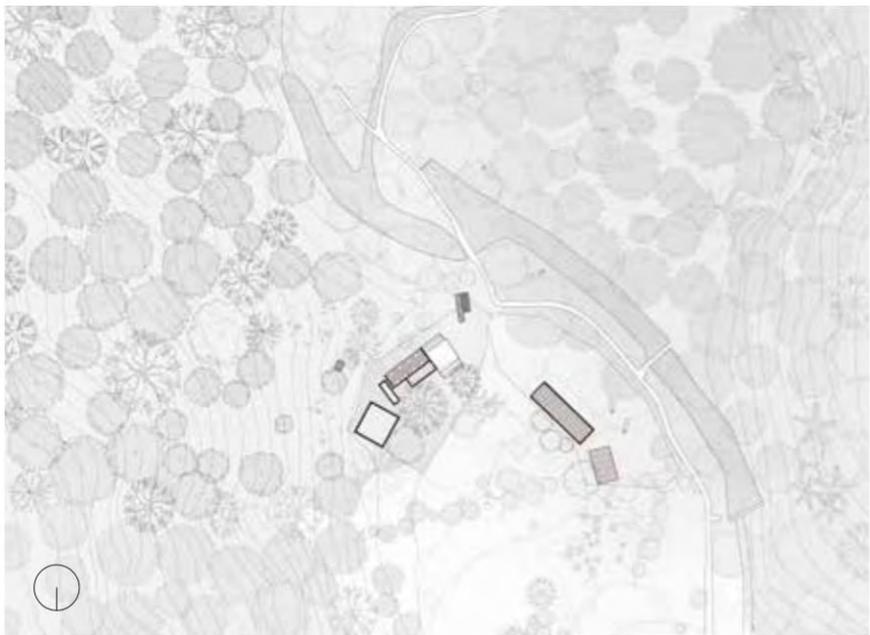
田心聚落平面圖



五肚平面圖



五肚俯瞰



四肚平面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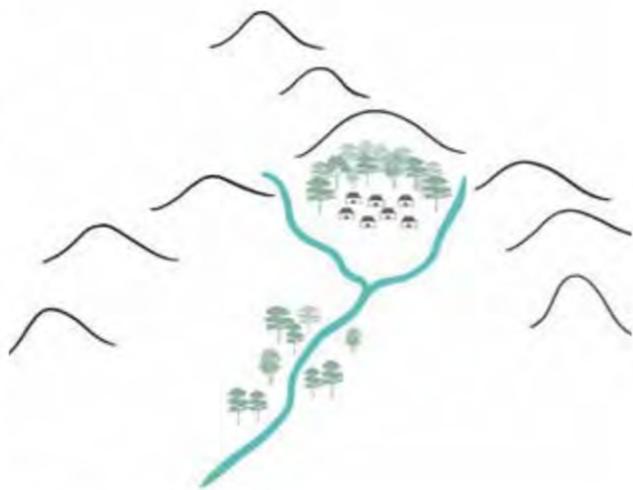


四肚俯瞰

## 三 | 風水與山水地景

### 聚落選址

新安縣沿海地區，香港包括新界的客家族群多在明清後從贛閩遷徙而來，面對廣府本地人早已定居的平原耕地，只能選擇山區與海岸的平坦谷地建村。在遷徙的過程中，客家族群形成了獨立而內向的文化特性<sup>10</sup>，這種地緣特色也讓客家人保留了獨特的傳統居住文化。漢文化聚落在選址的過程中注重山形水勢，選擇負陰抱陽、背山面水，早已成為居住文化的一部份<sup>11</sup>。新界的客家族群以務農為生，生產與生活都依賴自然環境，村落擇址也繼承了對風水的敏銳。新界的山嶺丘陵與蜿蜒海岸，由於陸路的限制，聚落選址近海灣河流方便泊船，更容易形成背山面水中「枕山環水」的風水格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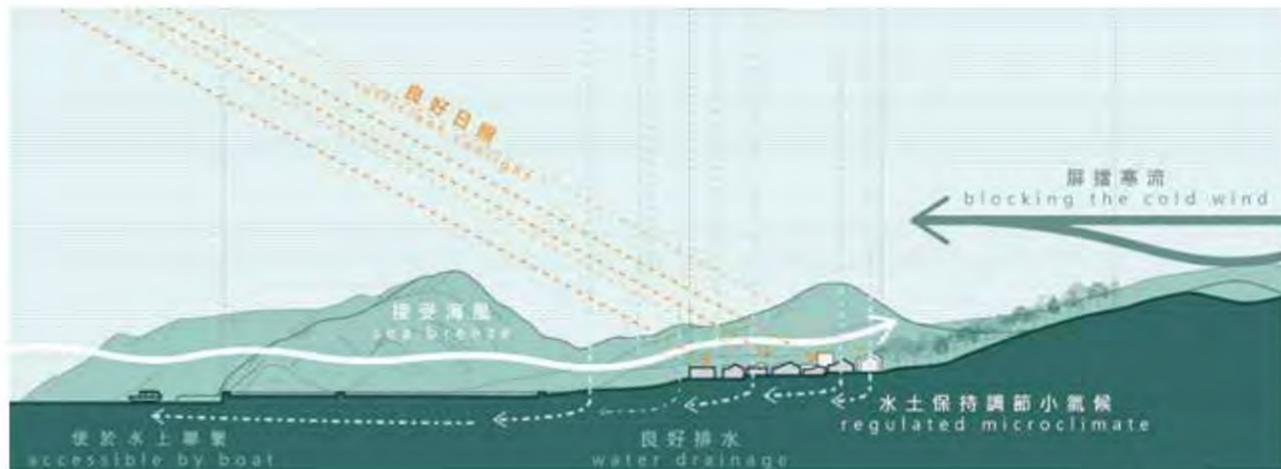


典型的風水林佈局示意圖

作為谷埔灣內最早的聚落，老圍、新圍都具有明顯的山水格局與風水考量。因為沙頭角海灣與山脈的地理關係，老圍必須選擇坐東南朝西北的地勢，由於深居灣內，主次山峰三面環繞，山上林木豐茂又面朝內灣，遠處對岸有梧桐山脈作為案山，佔據了谷埔最佳的山水形勢。整體而言，老圍處於山水環抱的內凹側，地勢平坦緩坡又有山林包被；新圍背山面水地勢開闊環抱濕地，都是符合風水形勢的村落基址。順著

谷埔肚溪依次分佈的二、三、四、五肚四個小聚落也都依山傍水自成格局。四個小聚落各自佔據溪谷側的小山坳，背靠山脈餘韻或三側臨山，肚溪蜿蜒流過面對平坦的稻田形成明堂，因而地氣聚合。

谷埔也通過擇址和對自然地形的利用，完善了客家村落的防禦功能。選擇內凹谷地建村的老圍，和溪谷深處建村的五肚都是周全的安全考量。即使相對開敞



老圍風水格局與環境關係

新圍和田心，面向開闊的濕地背靠陡坎，在平台上俯視谷埔碼頭、海灣和對岸的墟市，也具有瞭望的防禦功能。

谷埔村的聚落既遵循了漢民居與客家文化「依山傍水，山環水抱」的擇址規律，又結合沙頭角地區海灣溪谷的地理特徵。谷埔村落的選址相地根據依山、墾田、引水、植林的建村原則，形成「山-林-村-田-水」的山水與風水格局。在村落選址和人地關係的處

理上，谷埔可以說具有「海灣平原、溪谷山坳，植林風水、引溪入田」的特點。這樣的聚落地景與景觀結構，讓谷埔利用林木保持水土，利用溪丘調節微氣候，同時利用肚溪的淡水進行水稻灌溉或補充灣內濕地的淡水，進而在農、漁及未來的休憩等多種經營中，達到良性的生態迴圈<sup>12</sup>。



山丘到老圍到海邊的剖面圖



山丘到新圍到海邊的剖面圖



典型的風水林佈局：新圍

天然生長和人工培植相互結合的風水林<sup>14</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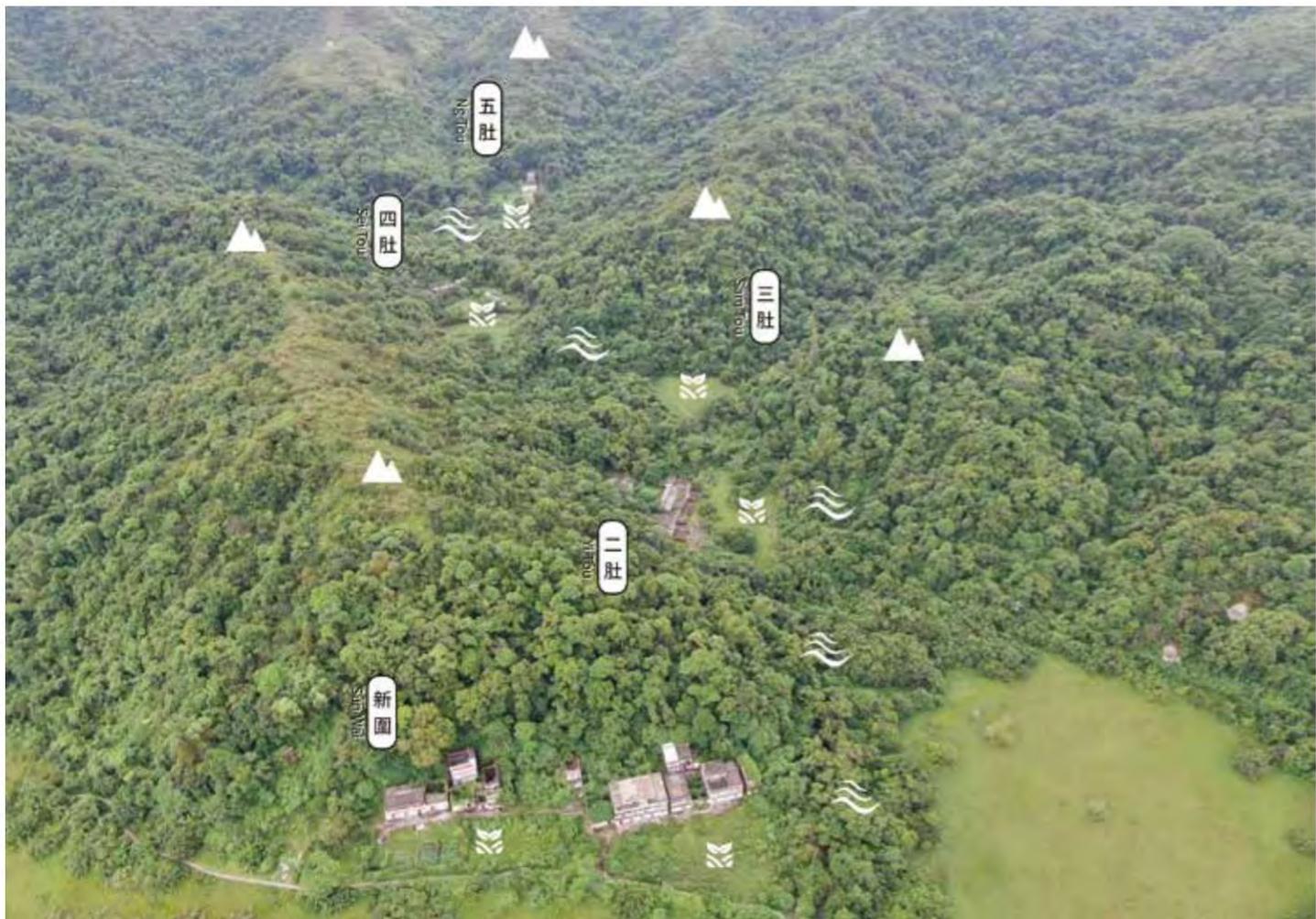
香港的風水林是村落風水佈局的重要一環，也在政府林木景觀的保育的相關文字中形成共識<sup>15</sup>。漢文化在聚落宅地後山厚植林木，強化村落建築的圍合，除了強化建築後方的安全屏障，也同時抵禦冬日寒風及提供夏日遮蔭，是廣泛而盛行的風水論述與實踐。雖然將林木賦予風水意涵是漢文化廣為大眾接受的环境知識，然而「風水林」的名稱在不同的風水論述中，並沒有明確的來

## 聚落風水林



典型的風水林佈局：老圍

在香港新界聚落中，背村山坡上的林木通常被視為或稱為「風水林」，而風水林也是谷埔「山-林-村-田-水」的地景格局中重要的一環。廣義的說，風水林是指與村落共存的樹林，是漢文化風水意識的產物。漢民居的傳統居住文化裡，認為擇林木而居可以擋煞氣、保風水，同時認為風水林木的興衰，是村落盛衰的表徵<sup>13</sup>。新界的客家移民在建村時，多會保留聚落後方多喬、灌木等自然植被，並隨著村落發展不斷種植果樹、榕樹、樟樹、竹子等經濟植物，逐漸形成了由



新圍與沿著谷埔肚溪依次分佈的二、三、四、五肚，圖中可見三側臨山，面對平坦的稻田形成明堂，因而地氣聚合。

## 註

- 1 在康熙的新安縣志中，谷埔村名記為「谷步」。劉智鵬、劉蜀永：《方志中的古代香港——〈新安縣志〉香港史料選》，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0：191。
- 2 根據谷埔前村長宋煌貴敘述，楊氏家族因為擔心沿海海盜寇賊的威脅，而從老圍搬去了更深的五肚，不久又在下遊建立了四肚，之後也有後代遷居至南涌定居。
- 3 蕭國健：《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030。
- 4 王維仁：〈香港新界圍村的空間結構及其祠廟軸線的轉化〉，《華中建築》，1996：04。
- 5 劉智鵬：《展拓界址：英治新界早期歷史探索》（初版），香港：中華書局有限公司，2010：52。
- 6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226-227。
- 7 深圳市龍崗區文體旅遊局：《深圳東北地區圍屋建築研究》，文物出版社，2014：123。
- 8 蕭國健，同註3，頁48-51。
- 9 魯西奇：〈散村與集村：傳統中國的鄉村聚落形態及其演變〉，《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3-52(04)：113-130。
- 10 盧丹梅：〈文化融合視角下廣府型客僑聚落空間形制及融合規律研究〉，《城市發展研究》，Vol.11, No.29, 2022：43。
- 11 王其亨：《風水理論研究》，天津：天津大學出版社，1992：37-38。
- 12 同上，頁39；程俊、何昉、劉燕：〈嶺南村落風水林研究進展〉，《中國園林》，2009-25(11)：93-96。
- 13 關傳友：〈中國古代風水林探析〉，《農業考古》，2002，(03)：239-243。
- 14 蕭國健，同註3，頁190-191；樟樹、榕樹亦是香港客家人常種植的樹種，既有功能性作用也有美好寓意。
- 15 香港法例《林務規例》第96章《林區及郊區條例》、第208章《郊野公園條例》。
- 16 <https://www.herbarium.gov.hk/sc/special-topics/fung-shui-woods/the-fung-shui-story-of-lai-chi-wo/index.html>



遠望新圍風水林

源。「風水林」的說法，也許是在港英政府的管制語境下，結合林木保育的生態考量，表現文化同理心而逐漸彰顯的環境論述。無論「風水林」說法的來源如何，風水林木的保護由民間的文化實踐，轉化為政府明文的生態保育策略，已經成為香港環境規劃設計與生態保育重要的原則。

新界客家村落大多依山建造，山環水抱，村後濃郁茂密的林木成為村落的綠帶與屏障。沙頭角的客家村落多廣植風水林，也立有嚴格的保護措施共同維護風水林的繁榮茂盛。例如，荔枝窩規定村民不得擅自破壞風水林中的樹木，一年裡僅有一兩天可以入林收集木柴用作燃料<sup>16</sup>，許多村落的風水林雖然歷經變遷，但至今依然茂盛清晰可辨。谷埔的老圍、新圍、二、三、

四、五肚等聚落後方，都可以清楚的看到豐富的植被，其中保存最完好的是新圍後方的風水林。新圍的村址遵循了背山面水的原則，但少了左右側峰三面環抱之勢。然而其後山的風水林經過多年的栽培保護，形態逐漸完整而形成略微圍合的半月形，逐漸的環抱村落構成「枕山」的佈局，強化新圍風水山形氣勢。

谷埔風水林的存在，展現了香港客家族群和自然環境和諧共處的關係。因為風水文化而依山面水選址建村，因為植樹護林帶來的水土穩固與防禦，又因為林木的生產與生活意義，風水林獲得了村民悉心栽植呵護。人與自然的長時間互動，最終成就了谷埔物種豐富而生長成熟的風水林，成為風水林木與村落發展交織的環境論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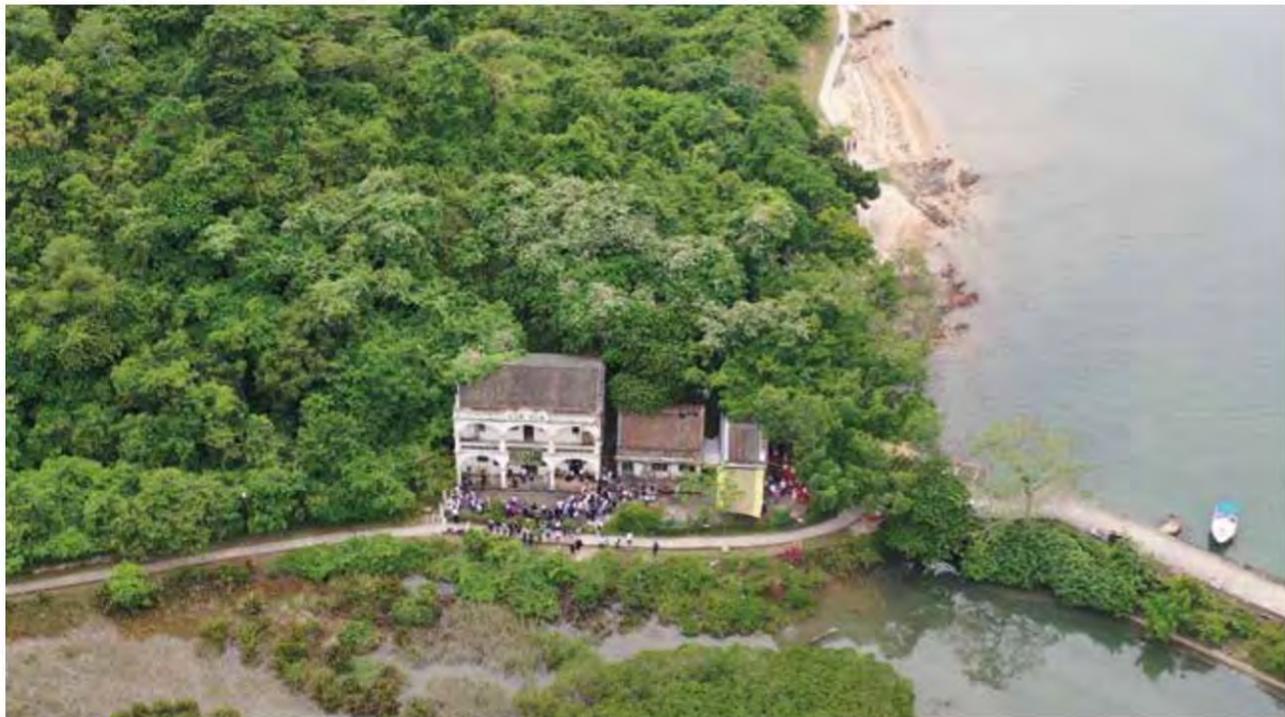
## 第叁章

# 谷埔——建築

撰文：王維仁、田夢曉 | 編輯：朱睿吉

谷埔村目前保存下來的傳統建築，除了宗祠、廟宇、碉樓外，更有分佈在不同聚落的三開間合院、大屋，以及多開間夾層，或多層排屋等不同類型的民居，不但規模完整而且形式多樣，反映了百年來在社會和技術變遷下沙頭角地區客家建築的發展。以建築類型和發展時間看，傳統三開間加天井的三合院以及開間單元組合的排屋是谷埔民居類型的原型。谷埔建築經由開間連排的組合，逐漸發展閣樓、露台、多樓層等空間形式，結合坡頂到平頂的轉變，進一步解釋了香港客家民居類型的演化規律，具有高度的保育價值。在材料與建構邏輯上，谷埔建築也見證了由傳統的條石灰磚夯土牆體，結合木椽灰瓦和檁條的硬山攔檁構造，逐步走向近現代的磚混構造與多層混凝土結構，結合瓷磚、水洗石與批盪塗料立面的建築形式。

# 一 | 公共建築



谷埔啟才學校及周邊的公共建築

谷埔村目前保存的各類建築約有百餘棟，包含宗祠、協天宮、伯公廟等儀典建築；碼頭、碇樓商店、啟才學校等社區建築；以及在老圍、新圍等聚落裡的合院、排屋、樓房等不同類型的民居建築<sup>1</sup>。其中，位於村口的啟才學校以及位於谷埔老圍的楊氏宗祠和李氏宗祠，已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物<sup>2</sup>。儘管谷埔村的許多村屋都破敗待修，但建築類

型和沙頭角與香港其他的客家村落相比，不但規模完整形式多樣，而且更能集中地反映百年來在社會改變下的建築類型演變，以及建築與景觀的互動關係，具有高度的綜合保育價值。

## 啟才學校-協天宮



啟才學校-協天宮及E課室

啟才學校-協天宮位於背山面水的谷埔西翼，不僅是沿海步道入村的門廳，同時與東側的碼頭、碇樓建築群左右呼應，構成了左文教右商貿的功能與風水格局。更重要的是，學校與廟宇整合的空間形式成功結合了宗教與教學功能，成為谷埔村的文化教育中心，同時也是香港鄉村學校-廟宇複合式建築的獨特案例，是香港早期建築的特色典範。

啟才學校-協天宮建築為三開間前廊式格局，是民國期間香港新界常見的建築類型。空間形式不僅具有嶺南傳統民居硬山攔櫓等屋頂結構，還結合了南洋殖民樣式的前廊，以及立面的拱形門廊和花瓶裝飾欄杆。一般的前廊式建築兩層三開間的中間為大廳，兩側各有一房。啟才學校建築一側單開間為雙層通高，空間高敞用作協天宮；另一側作為學校使用，中間大廳連接

前廊，樓梯配置在右側房間，上下層各有兩個開間。

啟才學校-協天宮建於1932年，由村民及谷埔的海外僑胞共同籌集資金，校長宋青督導建造，擔水坑村人負責建築圖則<sup>3</sup>。宋校長畢業於黃埔軍校，啟才學校的建築風格曾參照黃埔軍校總理大樓的拱廊風格<sup>4</sup>，同時也反映了當時香港及廣州流行的南洋前廊樣式。立面白色的三個扁弧拱廊與欄杆裝飾，以及前廊山牆頂中間的「啟才學校」四個大字，給予建築鮮明的地標與公共性。

協天宮內供奉關聖帝君，建廟後成為谷埔村重要的公共建築。每年正月十六，村民不分姓氏，均會聚集於關帝公前紀念紅花會。逢諸如春節等佳節喜事，村民必闔家到協天宮燒香參拜，祈求風調雨順。協天宮入口處有楹聯一幅，書「仲昭日月，義壯山河」。五月十三關帝誕辰時，村民也曾題寫「聖誕宏開逢五月，帝辰永慶祝千秋」等字句。

啟才學校辦學時設一至六年級，招收谷埔本村及鄰村鳳坑的學童，人數最多時達到100餘人。1960年代後期，由於村民陸續外遷，學生人數逐年減少，至1993年關閉，歷時一甲子年。學校建築為空間右側兩開間，雙層共計四個房間。一層中間的門廳後方為教師

用房，右側一間及二層兩間均為課室。1963年啟才學校於北側增建一棟單層的附屬建築，使用木桁架與雙筒雙瓦構造，成為啟才學校的第五間課室，或稱E室。附屬建築E室或採用了當時香港鄉村學校的標準樣式，除了木桁架瓦坡頂、混凝土構造的樑柱和側牆，還有懸挑的前廊和校名牌坊，由邱財記承建<sup>5</sup>。之後村裡又在課室北側加建了儲物用房，並將南側空地用作學校球場，形成面向山谷盆地的學校建築群。1960年代任職的宋佩校長，曾創作了校歌「巍峨山下，谷埔莊前，沙頭角區，渺眺海邊」，恰當地描繪了啟才學校-協天宮建築群的环境特色。

學校關閉後校舍曾當作村公所使用。目前建築群最北端的儲物室提供了村民假日在村口售賣小食、豆腐花等等活動的場地。啟才學校已被政府評為具有價值的歷史建築，近年由村民集資維修<sup>6</sup>。而毗鄰學校北側的附屬建築課室E及周邊廣場，也由香港大學建築學院團隊進行改造設計及修復，期望成為谷埔村的客廳，以及鄉村展現社區文化活動和文化活力的公共空間<sup>7</sup>。



啟才學校-協天宮建築群鳥瞰



啟才學校-協天宮及E課室總平面圖



啟才學校-協天宮及周邊環境

## 碼頭、碇樓及士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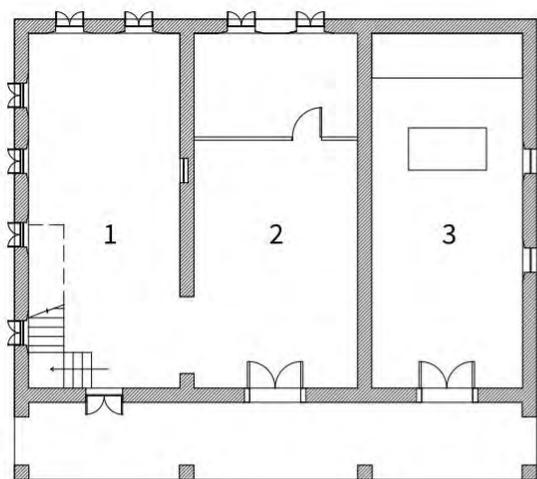


從沙頭角內海遠眺碼頭及周邊建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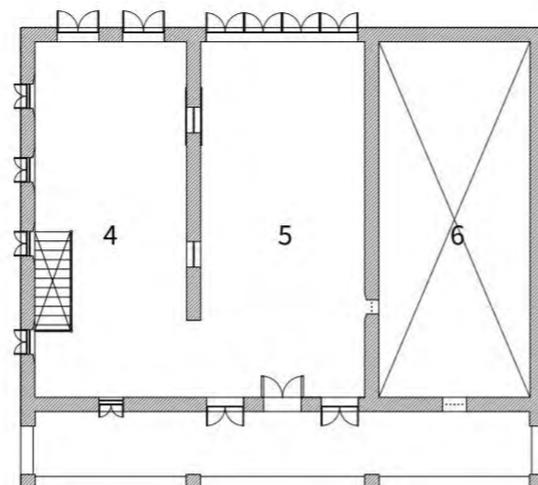
谷埔碼頭位於谷埔內灣東側，供來往渡船停泊，從碼頭橫渡內海抵達對岸沙頭角只需數分鐘。遊客翻山沿著臨海步道來到谷埔，從西側海傍村口可以遠遠看見堤壩另一側，伸入海中的碼頭長堤及停泊兩側的零星船隻。碼頭邊的海傍有兩棟面海的村屋，是當年的商舖住宅及儲油庫。海傍有鳳凰木以及圍欄座椅，夏季時大樹遮蔭，樹下盛開紅花，已經成為谷埔碼頭重要

的場所地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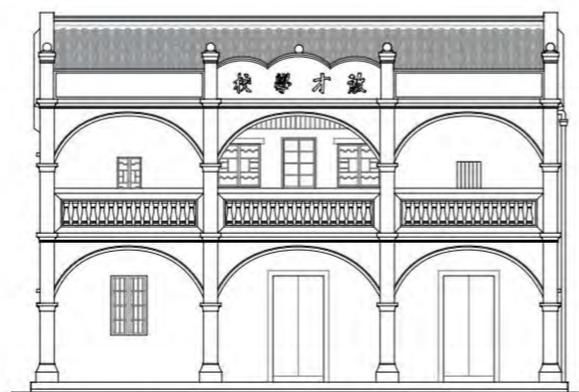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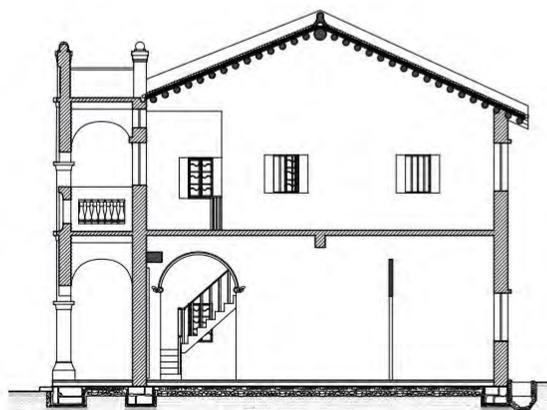
谷埔碼頭曾經是沙頭角地區的交通要塞，在陸路交通不發達的時代，通過水路橫渡沙頭角海前往沙頭角墟（舊稱東和墟）是經濟快捷的交通選擇。除了谷埔、鳳坑之外，沙頭角海沿岸的鎖羅盆、梅子林等村的村民，甚至從大埔前往沙頭角的旅客貨物也都會經由谷



1-啟才學校A教室  
2-啟才學校B教室  
3-協天宮



4-啟才學校C教室  
5-啟才學校D教室  
6-協天宮上空



0 1 2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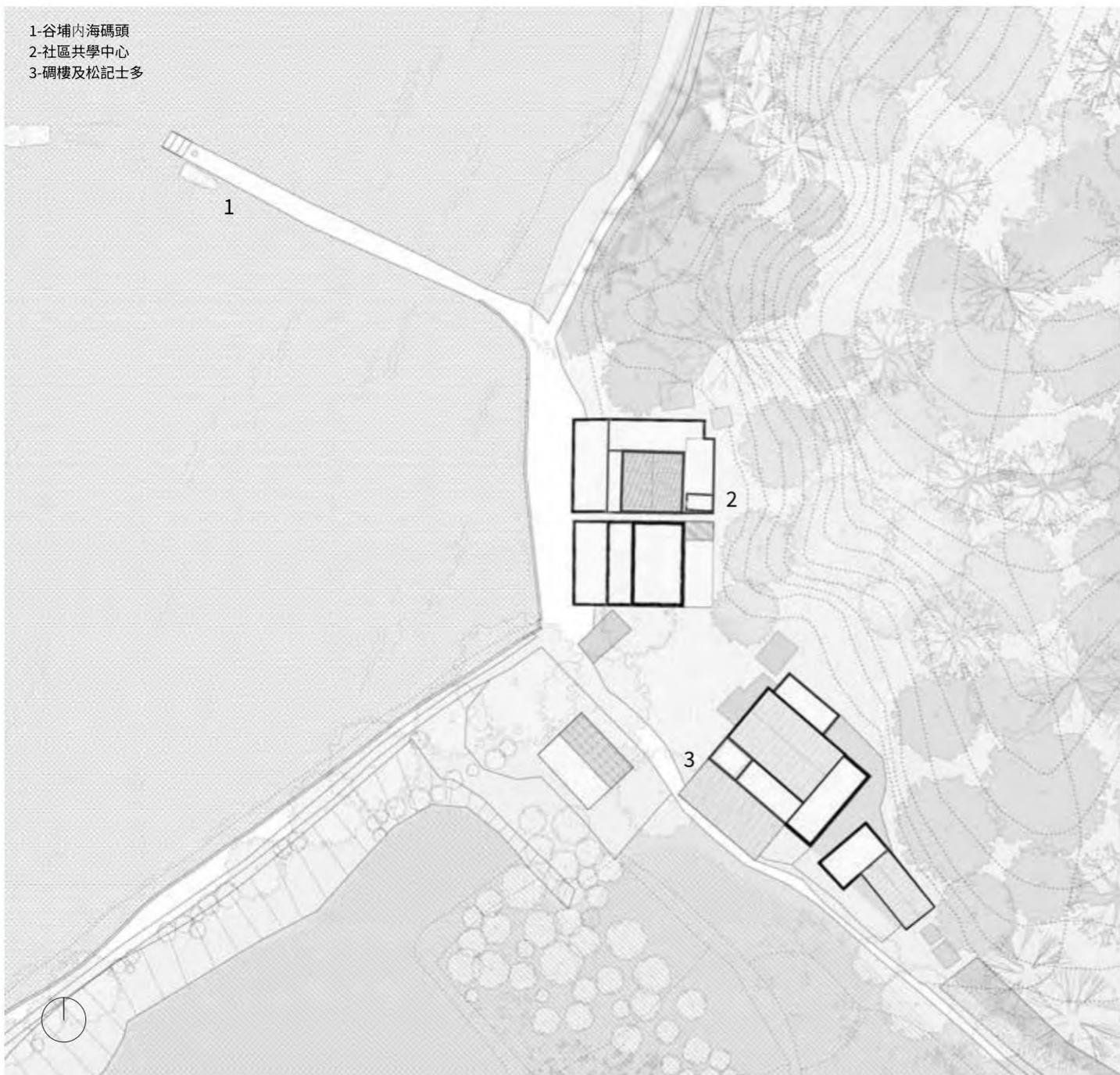


碇樓-松記士多

邊境少有的建築類型。碇樓於1920年代興建，結合了兩間同樣建於1920年前後的商舖。碇樓既是商舖的倉庫，又承擔著谷埔的防禦責任。在清末及民國初年，臨海的沙頭角地區常有山賊海盜出沒，村民因而修築碇樓保護財產和村落安全。碇樓共有三層，是由青磚及麻石外加混凝土砌築成的硬山式建築。其入口位於商舖屋內，內外三面牆上開有槍孔供守衛者向外射擊，直到日軍佔領時期結束，碇樓均設有專人看守。在戰後的1956年，碇樓改為民居使用，碇樓的商舖村屋現為松記士多，除了販售小吃飲品，更是谷埔的著名餐廳，週末大樹下的遊客如織，座無虛席。谷埔碇樓結合傳統聚落與生態、歷史建築和大樹景觀，交織成為獨特的文化地景。

埔碼頭出發。因此仰仗優越的地理位置，谷埔一度成為沙頭角客家聚落網路的重要節點和驛站。彼時谷埔人口眾多、商業繁榮，也因此未加入當年的「沙頭角十約」。直到二十世紀中葉五六十年代，新界陸路交通漸趨完善，谷埔的交通樞紐位置被取代，逐漸變成沙頭角區域的邊緣。1970年代以後，越來越多的村民開始移民海外或是前往市區工作，谷埔碼頭的功能日漸衰落，如今只剩下擁有禁區紙的村民，能從對岸的沙頭角乘船往返谷埔——似乎只有他們還在延續谷埔碼頭曾經的記憶和繁榮。

碼頭南面轉角的商舖碇樓隔著濕地與西側的啟才學校對望，是沙頭角僅有的三座碇樓之一，也是香港新界



碼頭、碇樓及士多區域總平面圖。



谷埔的家族宗祠：二肚鄭氏宗祠

間，正廳供奉宋氏歷代先祖。祠堂以青磚築造，硬山攔檁結構，凹入式入口。入口有石製門框，並刻有線腳，門楣石刻「宋氏宗祠」四字。門側有楹聯書「賦梅榮世德，渡蟻奮家風」。

鄭氏宗祠，位於谷埔二肚首排民居正中，與旁邊三開間排屋相連，是與谷埔其他祠堂格局、結構類似的一進一院式小型祠堂。門樓屋脊採用博古脊形式，以灰色花崗石砌築門框與門檻，門楣石刻「鄭氏宗祠」，左右繪製有花草主題壁畫。



老圍宋氏（左上）與何氏（右下）宗祠的合院形制

供奉何氏歷代祖先神位。正廳牆面頂部、入口牆面頂部及兩廊牆面均繪有以山水花鳥為主題的壁畫。

李氏宗祠位於谷埔老圍主巷道西南側的倒數第二排民居中，為一進一院式、面闊一間的小型祠堂，建於十八世紀。祠堂以青磚砌築而成，為硬山攔檁結構，凹入式入口，有木製過樑。入口門楣石刻「李氏宗祠」四字，牆面頂端繪有壁畫，門側楹聯書「龍門世澤，柱史家聲」。正廳設有壁龕以供奉李氏歷代祖先。

宋氏宗祠，名京兆堂，與李氏宗祠並排，位於谷埔老圍倒數第二排民居中，為一進一院式建築，面闊一



谷埔的家族宗祠：老圍李氏宗祠、楊氏宗祠、何氏宗祠、宋氏宗祠。

右兩側目前均有相連的建築體量，推測昔日祠堂天井可以連接三座建築。祠堂以青磚砌成，為硬山攔檁結構，正牆凹入式入口。門樓屋脊採用博古脊形式，門框以花崗石條砌成，門楣石刻「何氏宗祠」，門側有楹聯書「盧江世澤，太乙家聲」。正廳內

## 家族宗祠

作為一個雜姓客家村落，谷埔村現存有的宗祠建築分屬於楊、何、李、宋、鄭五個姓氏。其中楊氏宗祠、何氏宗祠、李氏宗祠及宋氏宗祠均位於谷埔老圍內，鄭氏宗祠則位於谷埔二肚。

楊氏宗祠，名宏綸堂（又名清柏堂或思志堂），位列於老圍第三排民居中，毗鄰老圍主巷道東北側。楊氏宗祠建於十八世紀晚期，一進一院式建築，面闊一間，為小型祠堂<sup>8</sup>。祠堂為硬山攔檁式結構，主要以青磚砌築，正廳內供奉歷代先祖神位，粉白牆，置八仙桌。祠堂採用正牆凹入式入口，門側有楹聯書「宏農世澤，清白家聲」。入口牆體以花崗岩搭配青磚砌成，門框以花崗石條砌成，無簷板。入口牆面上部繪有壁畫，以寓意吉祥的花鳥及人物故事為主題，除此之外，此祠堂並無其他特別的建築裝飾。楊氏宗祠於2013年重修，目前屋頂鋪設橙黃色琉璃瓦屋面，建築質量較好，但壁畫剝落較為嚴重。

何氏宗祠，名廬江堂，位於谷埔老圍主巷東北側的第四排民居中。何氏宗祠建於十八世紀晚期，為一進一院式建築，面闊一間，為小型祠堂。祠堂左

## 伯公廟和大王爺廟

在香港新界村落的路口、橋頭、小徑旁或大樹下，經常可以看見小型社壇，通常用於供奉村落的土地守護神，也就是一般人說的「福德公」或「土地公」，客家人稱為「伯公」<sup>9</sup>。伯公在眾多的神祇中雖然地位不高，卻更為貼近生活，對於遷居異地的客家族人而言，更意味著可以安居樂業的土地聯繫<sup>10</sup>。

沙頭角地區的伯公廟一般較為簡單，通常以磚或混凝土砌築成平台神壇，三面圍合，後面有一個較高的靠背，神壇前通常放置器具祭品。神壇靠背有不同的類型，有半圓形的或方形，也會裝飾成山牆形態。神壇大多以簡單的牌位或是幾塊大石作為象徵，或安置陶塑的土地公。谷埔現存五座伯公廟，第一座位於啟才小學操場舊址北側小徑邊大樹下的石丘上，由路邊設置台階登上神壇，單開間的小廟式樣上鋪綠色琉璃瓦頂，內供伯公牌位；第二座伯公廟位於新圍與二肚之間的小徑邊，形制較為簡陋，整齊的放置大塊石頭作為伯公牌位，並於左右兩側豎石碑；第三座伯公廟位於三肚之前，粉白灰形制簡單；第四座沿老圍公廁旁的小徑，在大榕樹前放置著神壇；第五座則位於由谷埔碼頭下船處行至村口左手邊。所有伯公廟均有楹

聯，書「伯德如山重，公恩似海深」。

除了伯公廟，谷埔另有一座大王爺廟位於谷埔老圍西南側入口的大榕樹下<sup>11</sup>。大王爺廟相較於普通伯公廟等級更高，是村民做社的重要場所，廟前空地也是村裡節慶聚會、露天觀影等活動的公共空間。老圍的大王爺廟牆以青磚砌築，壇上佈置有壁龕，兩側圍合的山牆採用傳統廣府民居的鑊耳山牆樣式，朱紅色的大理石刻金字楹聯：「大德巍峨千載盛，王恩浩蕩萬年興」<sup>12</sup>。



老圍入口的大王爺廟



伯公廟



谷埔六個伯公廟和大王爺廟的位置



## 二 | 民居建築的類型發展

谷埔現存的傳統民居種類多樣，表現了近百年來沙頭角客家民居的發展。無論以「建築類型」或「發展時間」作分類的標準，都可以看出類型與時間兩者高度契合的關係。谷埔的民居建築基本以合院、開間、排屋；樓層、露台、陽台；坡頂、平頂為幾組主要的發展特徵。傳統三開間加天井的「三合院」，以及以開間-天井為單元組合的「排屋」，是各種類型民居的原型。這兩個原型經由開間連排的組合，逐漸發展閣樓、露台，同時增加樓層，演化出不同的類型。在此總結谷埔民居建築類型的演變規律，亦進一步解釋了香港新界北部客家民居建築類型規律。

依照建築類型和修建年代，谷埔民居可以分為四個時期的八個類型。第一個時期是十九世紀清末，此期間興建的傳統坡頂建築包括三開間合院和單間/多開間夾層排屋；第二個時期是1910年代到1940年代，這一階段修建的民居多為帶二樓夾層及露台的傳統坡頂建築，包括多開間排屋和三開間大屋；第三個時期是戰後1950年代至1970年代，修建的類型主要為兩或三層的坡頂多開間排屋或獨棟單間；第四個階段則為1980年代後，新建的類型在形制上為多開間排屋、三層帶陽台的平頂樓房。

類型	推測年代	開間數	層數	屋頂形式	結構類型
三開間合院	清末	3	1.5	天井-坡頂	土木
傳統夾層排屋	清末	多開間	1.5	天井-坡頂	土木
傳統夾層單間	清末	1	1.5	坡、平頂結合	土木、磚木
傳統二層排屋	1910-40年	多開間	2	露台-坡頂	磚木
三開間大屋	1910-40年	3	2	露台-坡頂	磚木
現代二層單間	1950-70年	1	2	坡頂	磚木混
現代二層排屋	1950-70年	多開間	2或3	陽台-平坡頂	磚混
當代多層連排	1980年後	多開間	3+n	陽台-平頂	混凝土框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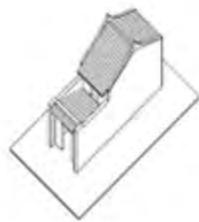
谷埔民居的建築類型列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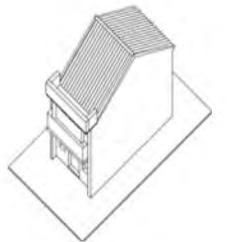
合院類型：三開間合院



排屋類型：傳統夾層排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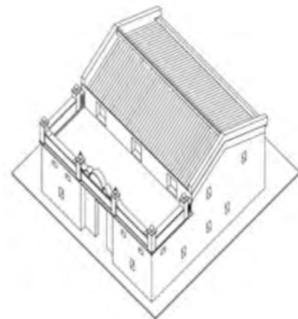
傳統夾層單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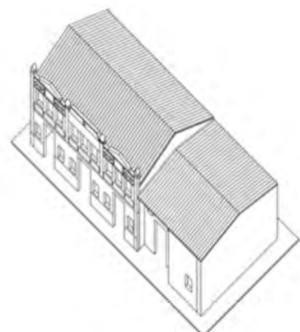
現代二層單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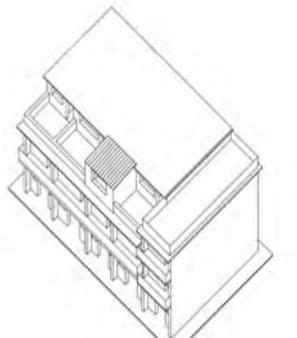
傳統二層排屋



三開間大屋



現代二層排屋



當代多層連排

谷埔民居建築的原型及發展變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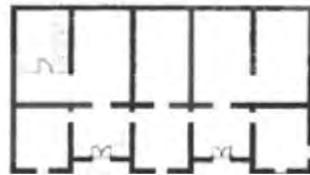
谷埔民居這八個發展類型，受到三個關鍵因素的共同影響和作用，包括「合院」與「開間」兩個傳統空間的類型基因，以及現代的營造技術。這兩個傳統空間基因，一是漢民居的軸線「院落」，體現在廳堂廂房的圍合關係；二是漢民居土木建構的「開間」，即牆

柱與檁條跨距的模數。現代營造技術包括磚混和混凝土框架構造，表現在樓層與露台、坡頂與平頂演化等特徵上。



多開間排屋隨著村落人口密度的增加而發展變化，反映在改建後的形式特徵上，譬如谷埔老圍第六排宋宅的四開間二層排屋，應是三開間宅基地發展出來的3+1形制。而五開間的排屋建築，譬如新圍前排的多層排屋，可以是3+2，也可以是2+2+1的模數組合。排屋的開間數以單數為多，大多符合 $2n+1$ 的規律<sup>17</sup>。

經由清末到民初到戰後不同時期修建或重建，同一宅基地上的排屋多由傳統天井夾層的形式，逐漸轉化為帶露台的二層坡頂。到了戰後發展的二層坡頂排屋中，已經看不到凹斗式開間關係，而當代混凝土框架的多層排屋，就已經和現今新界的一般連排村屋沒什麼不同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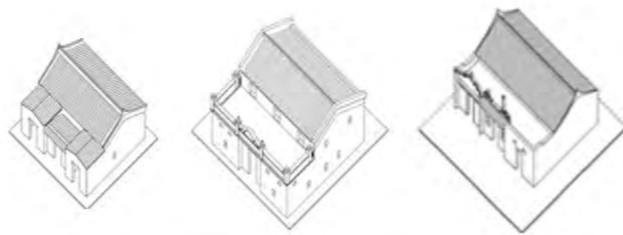
香港新界典型的多開間排屋形制

(來源：《中國傳統民居類型全集》下田寮下村民居一層平面圖)

## 多開間排屋的發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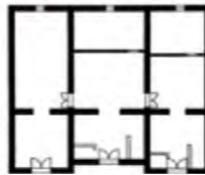
客家民居合院原型隨著家族的擴張，逐漸形成以開間為居住單元進行宅屋分割、拼接與組合的模式，發展成為多開間序列的排屋。同時每個單元的正立面，也發展出各自中軸開門，形成單開間的天井-廳房空間序列。作為原型的三開間合院，可以在單開間的基礎上，進行開間加法或減法的變化。客家民居以開間為基礎的橫向擴張方式，也促成了聚落的肌理形態發展。客家圍村和線形聚落都以橫街聯繫宅屋，宅基地在排屋的基礎上，以開間為單元進行擴充或分割，更容易調節聚落的擴張。在用地有限的情況下，在長條形的宅基地上增加更多的居室單元，滿足人口增長的需求，是早期香港客家移民遷徙建村、築屋定居的方法。

連排住宅的開間，配合家族成員的擴增與宅基地的繼承分割，成為家庭單元的基本寬度。每個開間三到四米的模數，是一個滿足最小居室功能的基本尺寸，也是硬山攔檁的傳統坡屋頂合理經濟的木檁結構長度。客家排屋並列的方式組合單元，影響了聚落住宅單元的進入方式。每一個單開間的宅屋，形成「門、院、廳、房」由外往內的空間序列<sup>16</sup>。



院。相對而言，兩開間的形式單元較小，因此更具有延展性，易於組合拼接成連續的排屋<sup>15</sup>。例如四開間的排屋建築，可以是一個完整三開間和一個單開間，即3+1，也可以是兩個兩開間原型疊加，即2+2。

三開間合院和上述兩開間組合的傳統客家排屋是清代香港新界客家建築合院原型的延伸。三開間合院是漢民居的原型，展現了中軸開間的儀典性以及家居生活天井提供的採光與廚浴的通風排水功能。兩開間是三開間壓縮的簡約形式，維持了天井基本的家居功能，也反映在凹斗式開間的交錯形式。 $2n+1$ 模數的排屋形式表達了天井交錯的空間關係，與整體建築的對稱形式，也代表了家族分家合作的建屋模式。



典型的三間兩廊合院形制

(來源：《中國傳統民居類型全集》張屋民居一層平面圖)

## 三開間合院的發展

新界北部的客家合院式住宅原型，隨著當地客家族群的移民過程，由惠州或東莞等廣東沿海地區逐漸傳播至新界。由於廣東沿海地區客家與廣府文化的交流融合，香港新界的傳統建築多半在廣府建築的基礎上發展，因此新界北部的客家民居，不但有客家的傳統特色，也同時結合了香港廣府民居的空間關係。

傳統三開間的合院原型，包含三開間正房、兩側的對稱廊屋、中間的合院三部份，在廣東的客家聚居區通常被稱為「駁廊天井屋」<sup>13</sup>。粵港兩地的廣府民居與這種平面相似的格局，被稱之為「三間兩廊」，而在潮汕地區則被稱之為「下山虎」<sup>14</sup>。這三類不同名稱的民居類型中，客家的駁廊天井屋面積較小，空間形式與廣府民居的三間兩廊接近。

由於土地與財力的限制，在香港新界北部的客家民居能作為原型的三開間合院並不多，取而代之的是刪減單邊開間而形成的兩開間住宅（或稱為「一偏一正」）組合而成的多開間排屋形態。從凹斗式入口可以清晰分辨出一個兩開間居住單元中的中心開間和單側廊屋，同時凹斗式入口通常也代表進門後有個小天井的合

## 三 | 民居類型：合院-排屋-樓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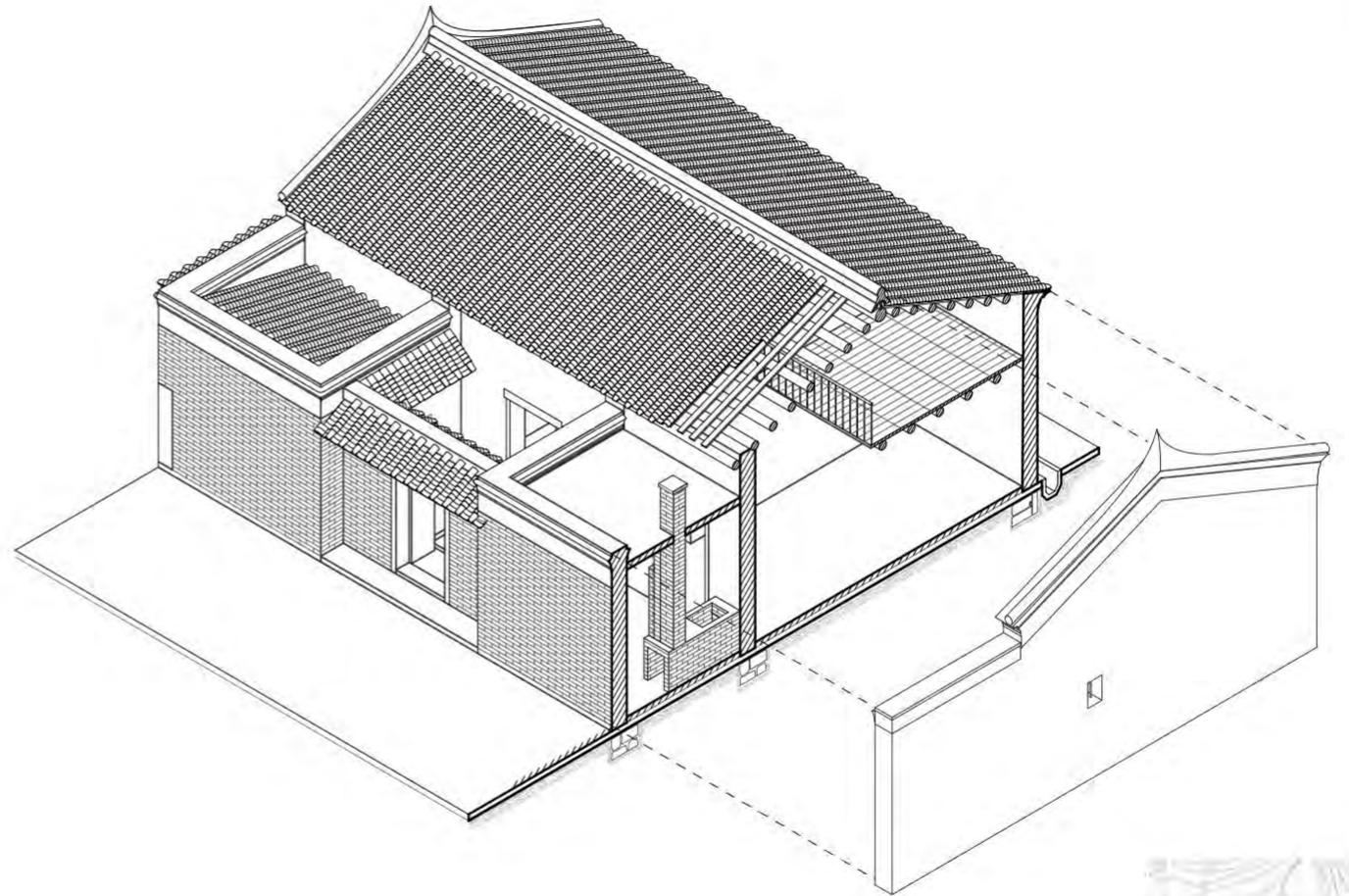
### 三開間合院

廣府三間兩廊住宅，院落入口常不設在中軸而在邊廊，廊屋通常是過道、柴房和廚房，因而從側廊進入民居的方式，加強了院落空間的完整性。三間兩廊的合院與正廳，空間連續，院牆完整，常設置壁龕，合院除了功能性外也有一定的儀式性。而香港新界客家民居中的合院住宅，大門多半正對合院的中軸線，作為建築主體的「正房」為三開間的形制，包括中間的堂屋、堂屋後的隔間，以及兩側對稱的次間。在客家話中，駁廊即為連接著的廊屋<sup>18</sup>。客家駁廊屋正房的「三間」外接兩側的廂房即「兩廊」，兩廊與正房的兩個次間面闊相等，與大門共同圍合成合院。

谷埔客家三開間合院的天井尺寸較小，正房和兩側次間的面積也比廣府的三間兩廊少。由於大門設置於住宅的中軸線上，入口合院或天井，過道通風採光的功能性大於儀式性。谷埔合院的小天井，在狹小空間功能需求的壓力下，形式感和儀式性相對較弱，這應該也是天井在後期建築更替和改造過程中，逐漸被遮蓋的原因之一。

### 老圍李宅遺址：三開間合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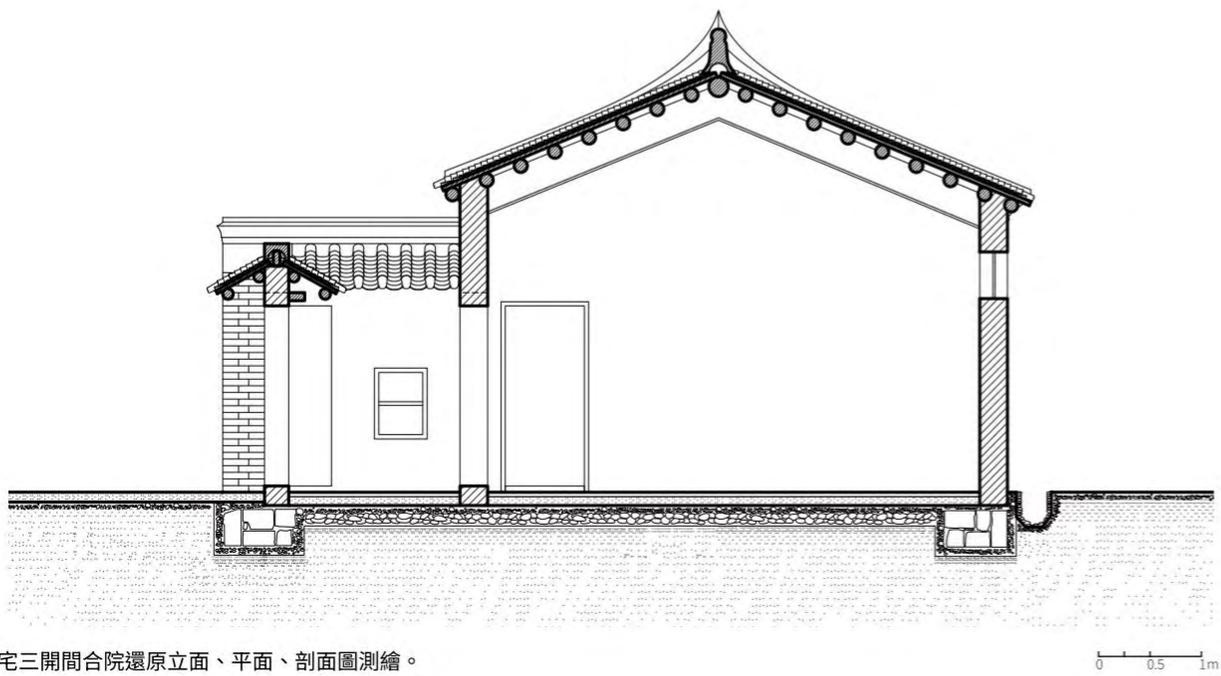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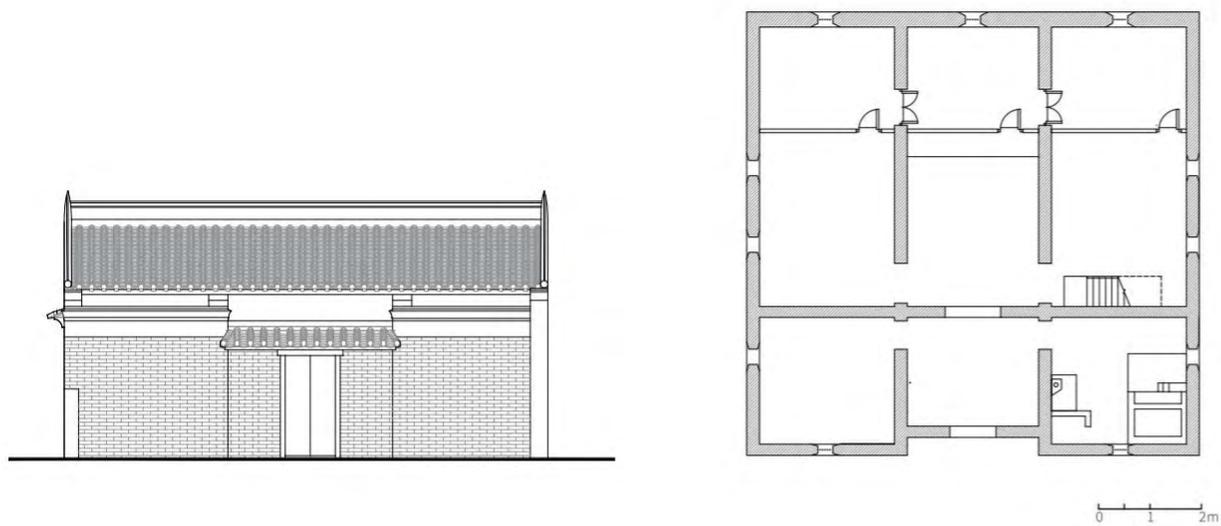
目前在谷埔可以判斷為三開間合院遺址的案例不多，老圍李宅遺址是少數形制明確的清代範例，也是推斷谷埔民居類型演變的重要依據。李宅遺址位於老圍第二排，緊鄰中心巷道，其山牆面及正立面保留完整。雖然屋頂已坍塌，但可清晰分辨青磚砌築的建築外牆，以及礫石碎瓦混合青磚的夯土內牆。由建築的牆體配置，我們可以看出三開間合院建築的平面格局：包括三開間的主屋結構，沿著中軸線的堂屋、天井，與左右兩側廂房的空間關係。儘管現存的建築在平面上已經劃分為三個單元，立面上在三個開間也都分別開了門並加上麻石門框，但從正開間入口的凹斗式設計、門頭的披簷、正間大門比兩側開間更高寬的門石過樑以及兩側廂房對天井的開窗，可以推測初建時為主入口居中、配置天井的三開間合院式佈局。



老圍李宅遺址：三開間合院還原軸測圖



老圍李宅：三開間合院



老圍李宅三開間合院還原立面、平面、剖面圖測繪。



## 傳統夾層排屋

傳統的多開間排屋，反映了三開間合院宅基地在擴張與分家的過程中，由每戶兩開間的凹斗式天井交錯，繼而發展為每戶單開間加天井的並排模式。隨著空間需求的增加，每戶宅邸的主屋利用坡頂發展了夾層，天井也被向內單斜的瓦頂遮蔽，在天井和主屋夾層的界面留下一個狹窄的通風口。這種傳統夾層排屋內院單斜瓦頂窄天井的形式，在谷埔一些坍塌的老屋內院，還可以從單斜檁條的痕跡中看出：包括老圍李宅三開間合院兩側單開間的天井、老圍何氏祠堂兩側單開間的天井，以及二肚鄭氏祠堂南側的排屋等。而在谷埔眾多排屋中，老圍第二排的李宅排屋維持完整的坡頂形式而不設天井，是傳統排屋的特例。

### 二肚鄭宅六開間排屋

二肚前排鄭氏宗祠所在的多開間排屋，由祠堂和右側四個坡頂夾層開間，加上最後一棟的現代二層平頂宅屋組合而成，依類型看應是清末的傳統排屋。建築的平面配置中，祠堂開間最寬，緊鄰的側間則寬度僅能容身，應該是祠堂的輔助用房。建築的開間單元之間，外凸的山牆擱檁界定了前簷的瓦頂和白粉牆立面。除了祠堂和側間之外的三個連排開間，完整立面背後的三個天井都被樹木侵佔，最後一棟屋頂已大半坍塌。剖面可以看出坡頂下的夾層閣樓，以及天井內單斜面的瓦頂和狹窄天井。二肚這個六開間排屋建築代表了客家聚落宗祠與居住並列的整體佈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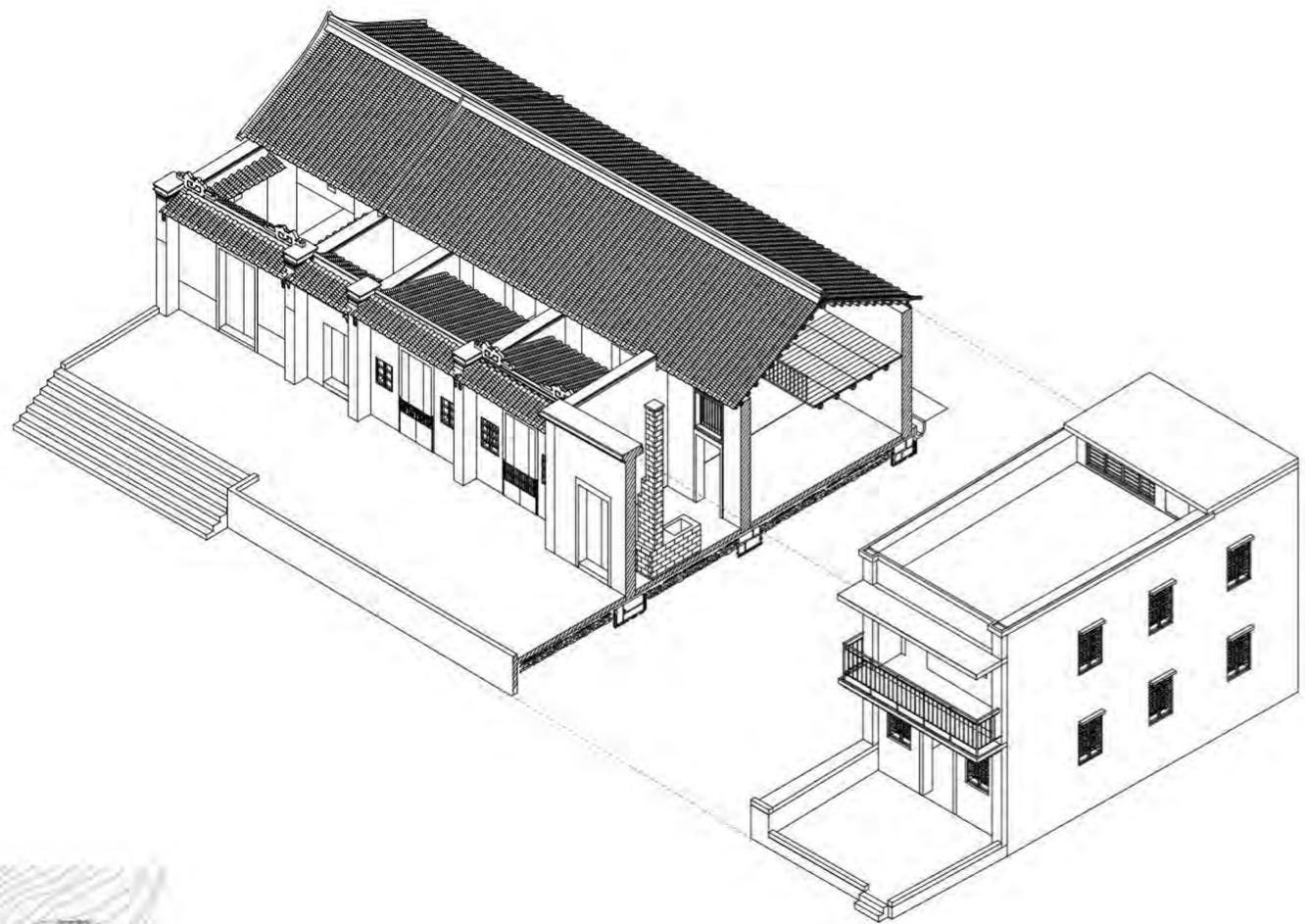


老圍何宅祠堂三開間合院形制推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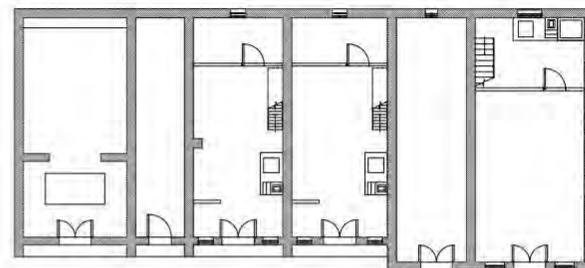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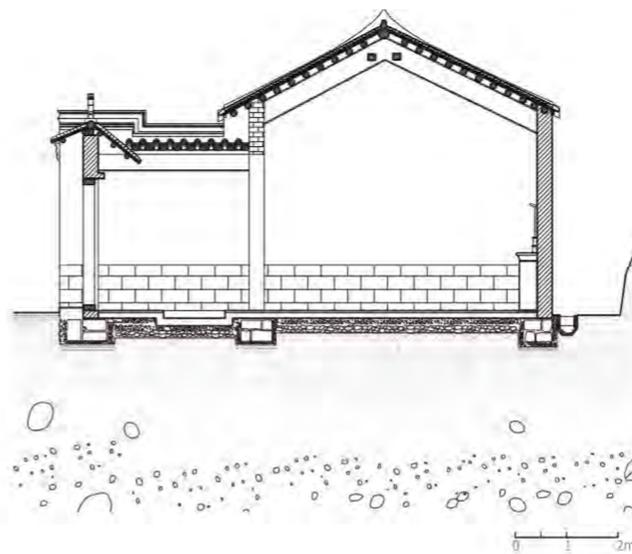
### 老圍何宅祠堂三開間合院排屋

谷埔老圍的何宅祠堂及其左右開間，是另一個可以推斷出由傳統的三開間合院發展為三開間排屋的案例。這個位於老圍第四排緊鄰中心巷道的何宅，建築周邊外牆及正立面大致保留完整。除了中間的祠堂合院保存良好外，兩側的宅屋雖然屋頂局部坍塌，但可以清

晰分辨出主廳與夾層、遮蔽天井的內坡瓦頂與排水以及夾層的開窗。由建築三開間的形式以及中間的合院，我們可以判斷三開間合院建築原來的平面格局，以及被劃分為中間祠堂和左右兩個單元的建築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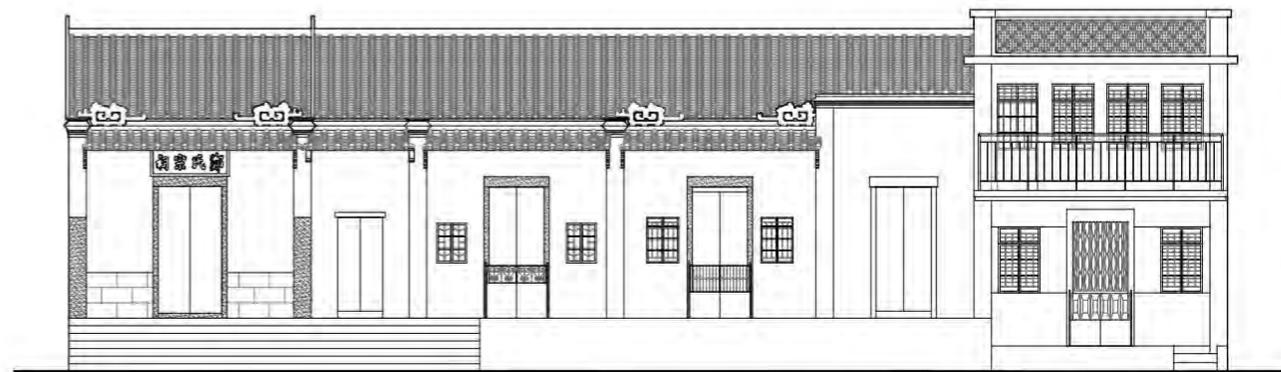


146 二肚鄭氏宗祠及五開間排屋軸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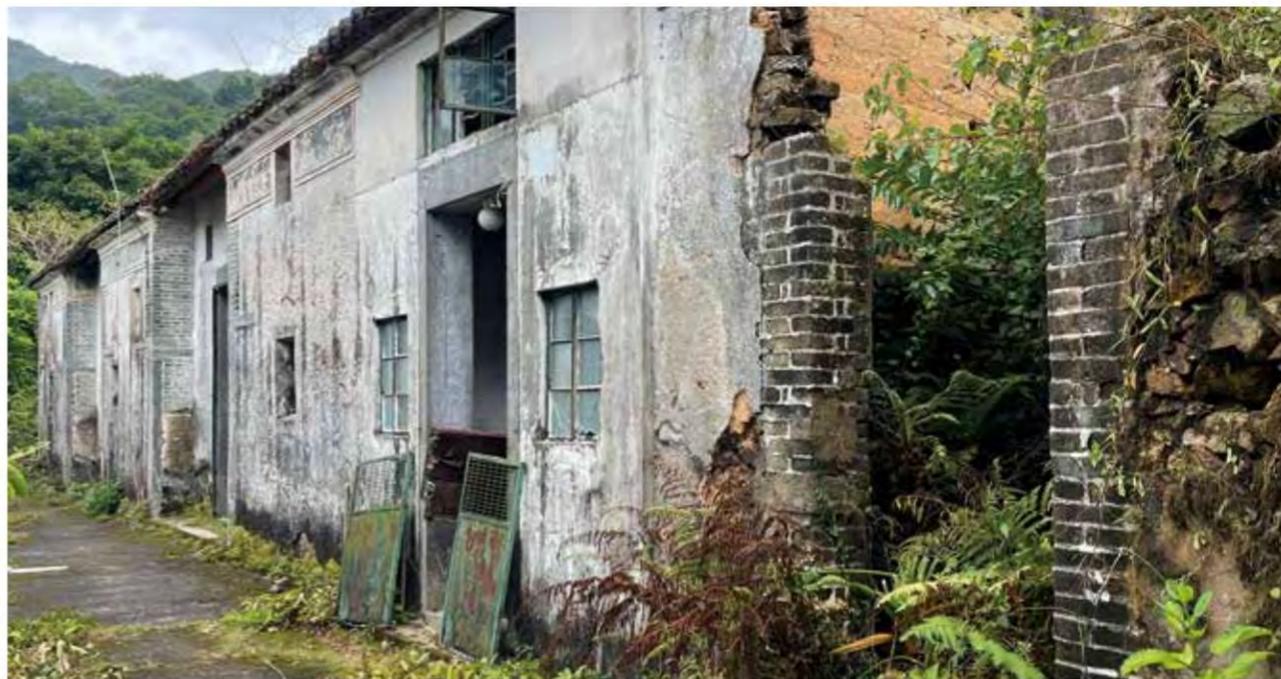
0 1 2m

0 2 4m



0 1 2m

二肚鄭氏宗祠及五開間排屋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李宅六開間排屋立面現況

2+2+2的居住單元，立面上也具有明間凹斗門的形式特徵<sup>19</sup>。這種進深較短的排屋，與廣府三間兩廊和客家駁廊天井屋不同，空間關係上更接近客家圍村、圓樓中的「橫屋」<sup>20</sup>，成為一組更完整的長條型建築。李宅排屋的建築外形完整，展現厚實清晰的材料與建構系統，包括外牆轉角下半部份的豎向麻石、上半的青磚和橫向的條石、夯土牆體的礫石與蠔殼和白色抹灰、以及牆身與屋簷間的橫向彩畫。

#### 老圍李宅六開間排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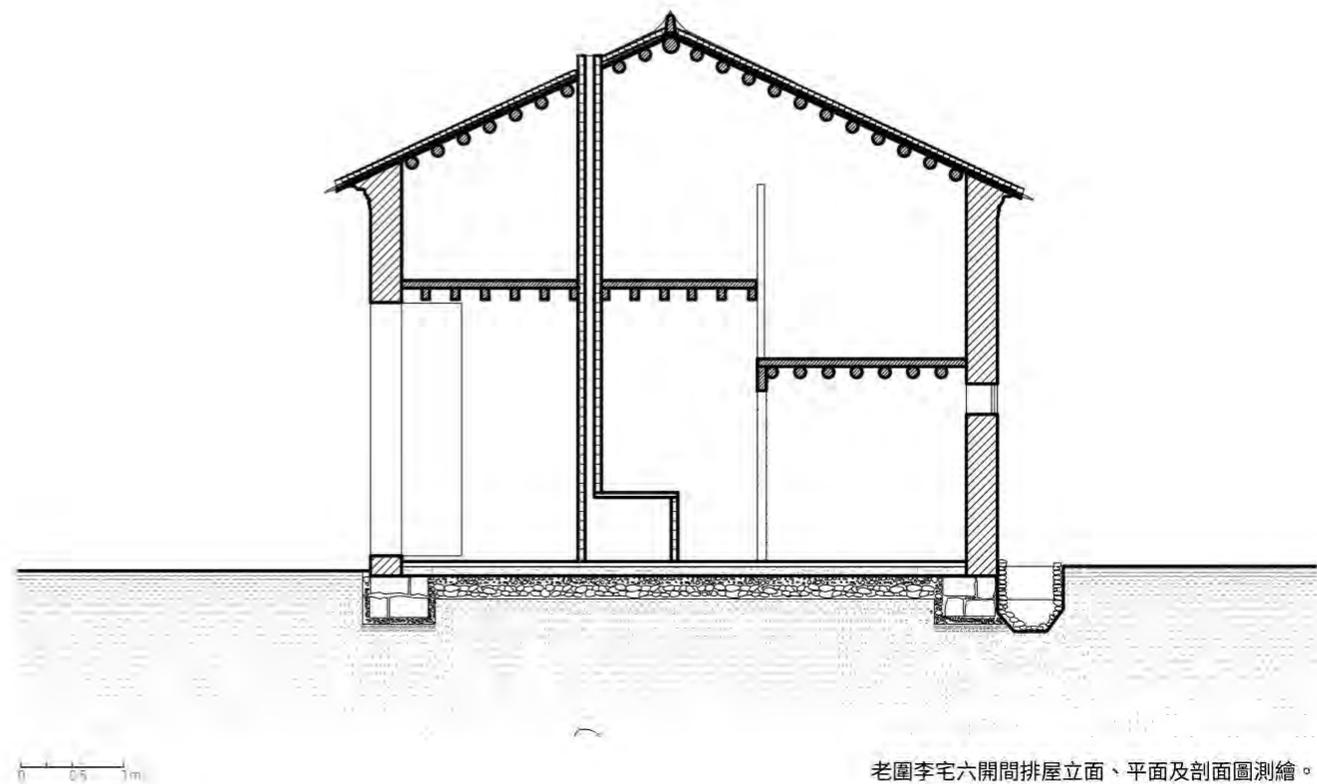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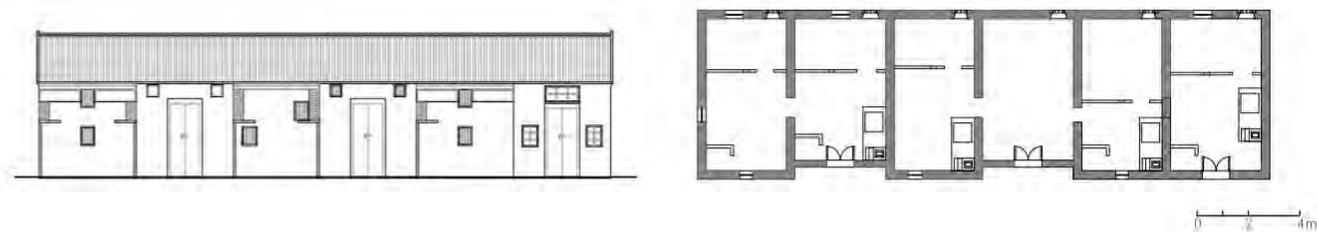
老圍第二排的李宅是一個清末傳統排屋的獨特範例。與其它連續的天井屋在縱深方向「院-廳-房」的三分格局不同，李氏排屋的縱深較短，進深方向僅呈「一廳一房」的二分格局。大門進入後即為廳堂，左側為次間廂房，從廂房內的陡梯可以進入二層房間。李氏排屋並列雙開間的房間是相互貫通的，形成兩開間一組



二肚鄭氏宗祠及五開間排屋立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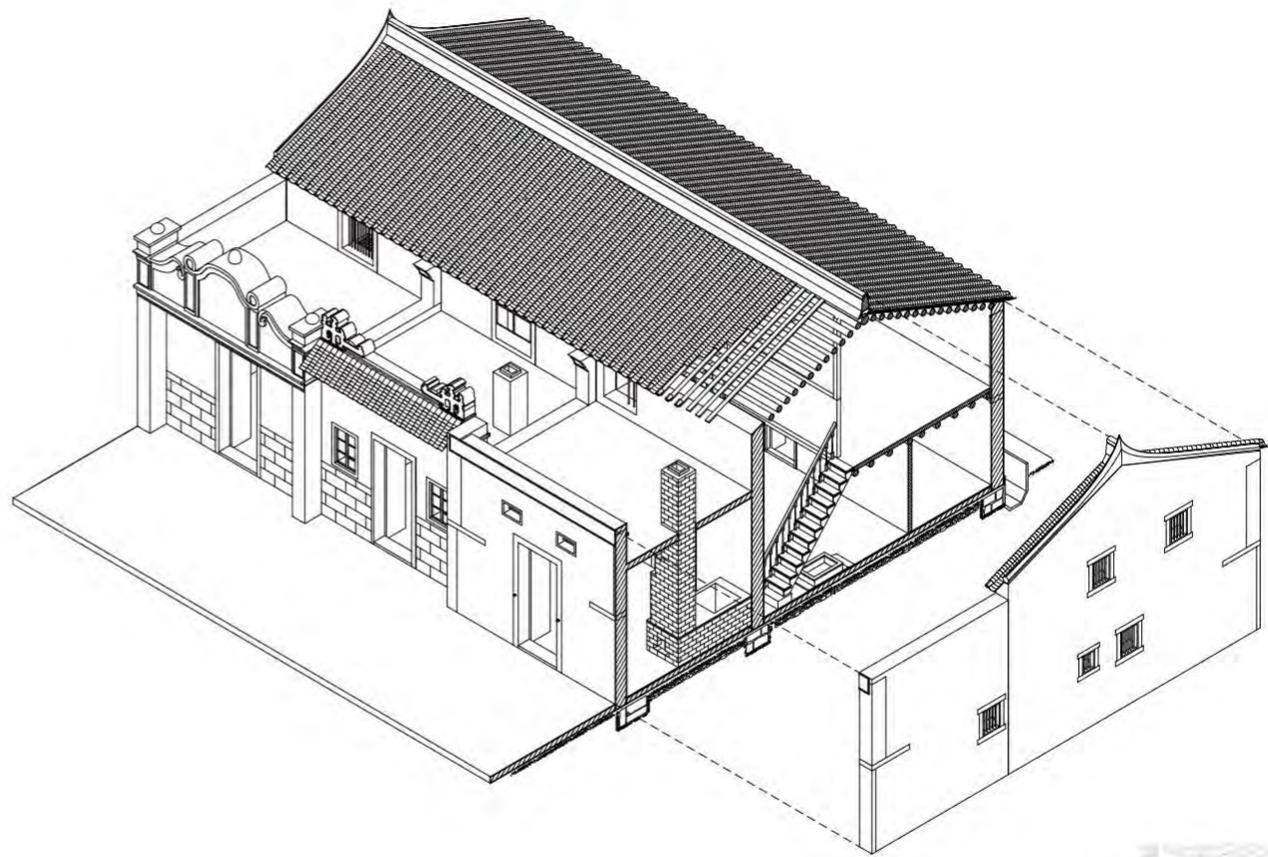
150 老圍李宅六開間排屋軸測圖



老圍李宅六開間排屋立面、平面及剖面圖測繪。



老圍宋宅三開間排屋軸測圖



## 傳統二層排屋

到二十世紀上半葉，隨人口增加帶來的空間需求變化以及磚混結構的技術發展，谷埔多開間排屋中天井的單斜瓦頂逐漸被混凝土露台取代，主屋的坡頂高度大幅提高，成為完整的二層空間，連接到原天井位置的露台平頂。這個時期的排屋建築，外形材質和傳統夾層排屋無異但顯得更為高大，加上西式的女兒牆正立面，更為宅邸增加了新時代的氣息。

### 老圍宋宅三開間排屋

谷埔老圍宋宅排屋坐落在三開間的方形合院宅基地上，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重建成為排屋的範例。這個位於老圍第一排東側的大宅外形完整，結合了傳統建築特色與新樣式的立面。傳統的特色包括二層主屋在側面山牆和背面展現的麻石基座、青磚夯土牆身和傳統的坡頂瓦；新樣式包括正立面三個開間各自的麻石門框，以及女兒山牆三個各有風格的造型裝飾；三開間中間的凹斗式大門使用了傳統的門頭坡簷和屋脊，左側則呈現西洋影響的巴羅克雲牆形式<sup>21</sup>。



宋氏三開間排屋左側及中軸入口

宋氏排屋完整的三開間外形，在平面上卻已經完全分成三個長條形的居住單元。延續客家天井排屋在縱深方向上「院-廳-房」的三分格局，入口天井加上遮蓋變成平頂門廳，兼具廚房浴室等服務功能，後面才是廳-房和二層居室。天井遮頂上方是二層的露台，在建築剖面上可以看出前後空間的錯層關係。抬高的平台除了遠眺青山，更為下層的門廳提供了較舒適的通風採光，以及中間廳堂的局部挑高。目前宋氏排屋的外牆及屋頂大致保留完整，唯局部屋頂塌陷，室內漏水導致木樑條和樓板腐朽，亟待整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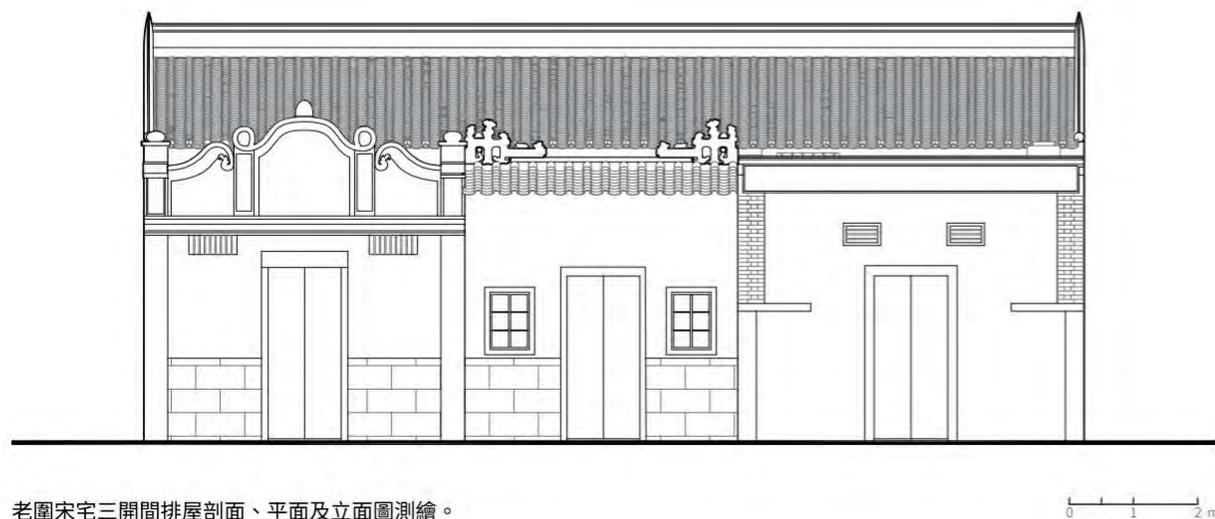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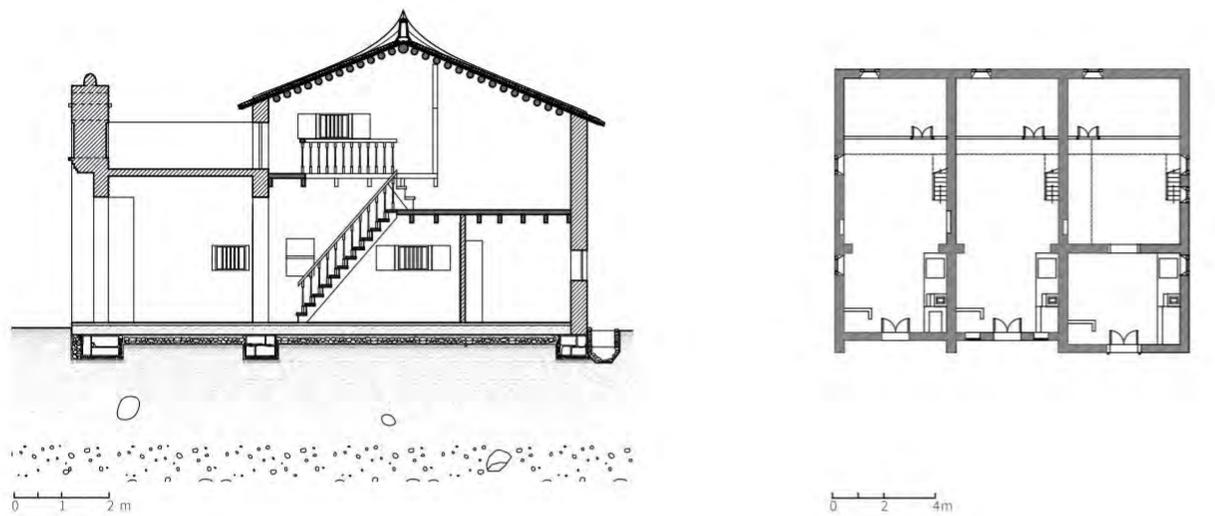
上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前廊式三開間大屋完整的兩層坡頂體量，讓雙層前廊的立面顯得更有氣勢。布局上除了室內空間的進深加大，灶台浴廁的服務空間由傳統三開間的前院改到後院，更代表了家居空間由傳統到現代的變化。

## 三開間大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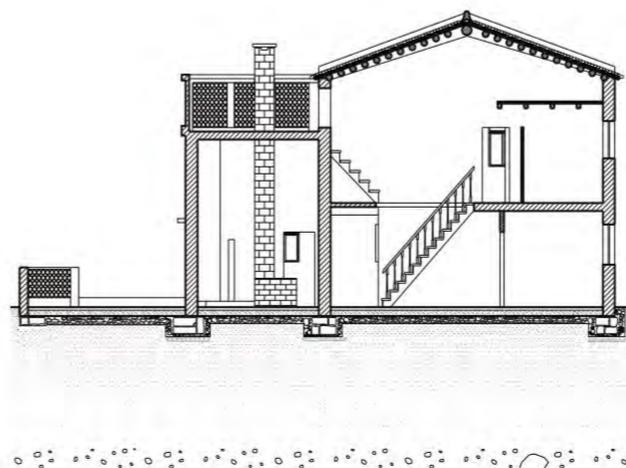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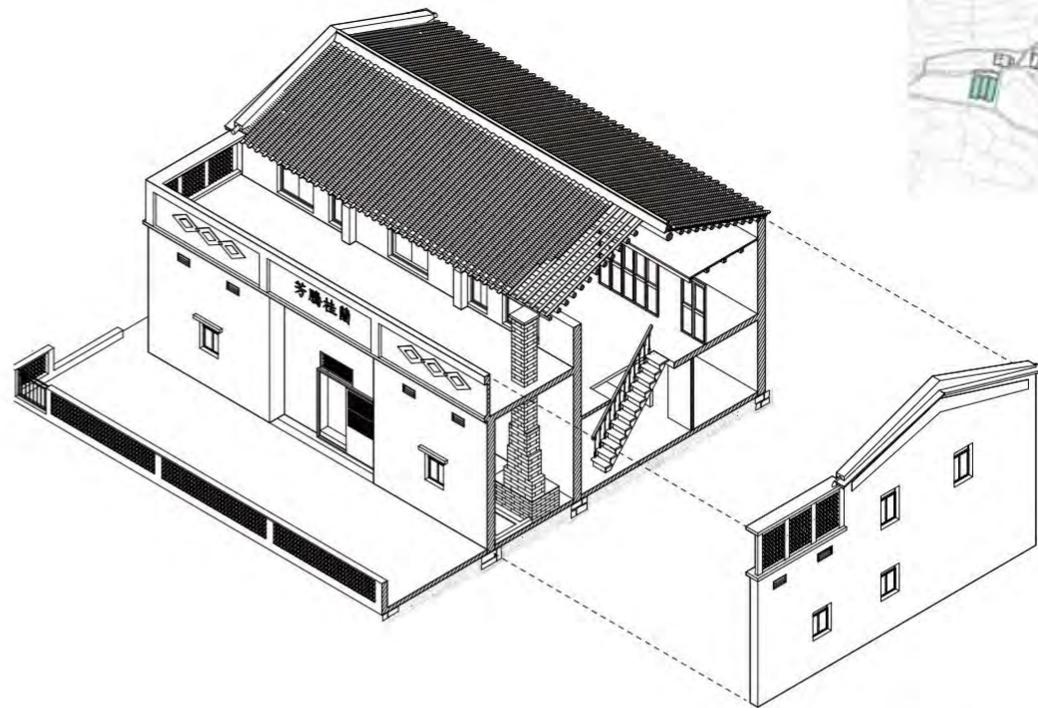
傳統客家三開間合院建築到了清末，由於集村聚落的土地限制和人口壓力，老圍、新圍、二肚的三開間或兩開間合院，都已經在宅基地上改建為多個單開間的排屋。反而在較晚開發的散村如田心和五肚，宅邸享有寬廣的腹地，可以在宅基地上興建完整的三開間建築。由何、李、楊、宋幾戶人家在1930年代先後開發的散村田心，幾組宅基地面朝田原遠眺內海與遠山，為三開間大屋這一類型的發展提供了有利的環境條件。

谷埔的三開間大屋包括傳統形式與前廊式兩類。三開間大屋繼承了傳統合院「三間兩廊」或「駁廊天井屋」的格局，天井處加頂形成的門廳以及兩側的廂房，提供了上面寬廣的屋頂露台；主屋兩層的坡頂三開間體量多為上下兩層中間的廳堂和兩側的居室。大屋外形呈現兩層三開間坡頂樣式，反映了漢民居兩層四合院的對稱方形，加上正立面女兒山牆的西洋樣式，或前廊式獨特的立面造型，提供了三開間大屋題字與裝飾所期盼的儀禮形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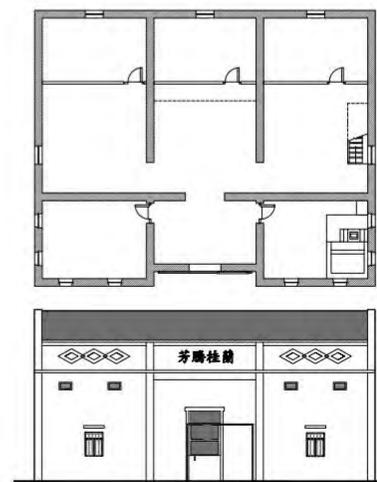
楊氏大屋等前廊式三開間建築在類型學上與三開間大屋雖然同源，然而在立面外形與服務空間的功能關係



老圍宋宅三開間排屋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0 2 4m



田心何氏大屋軸測、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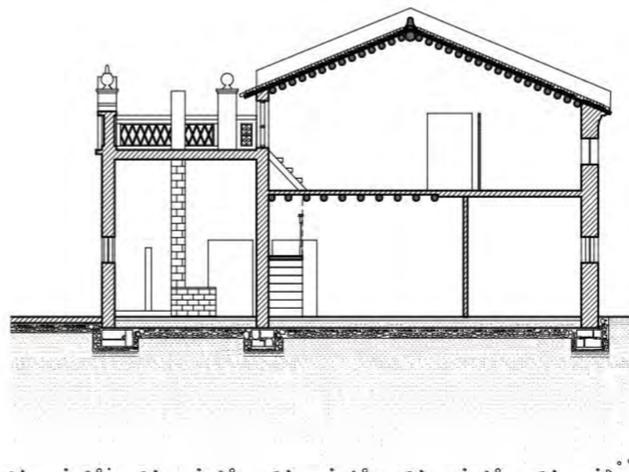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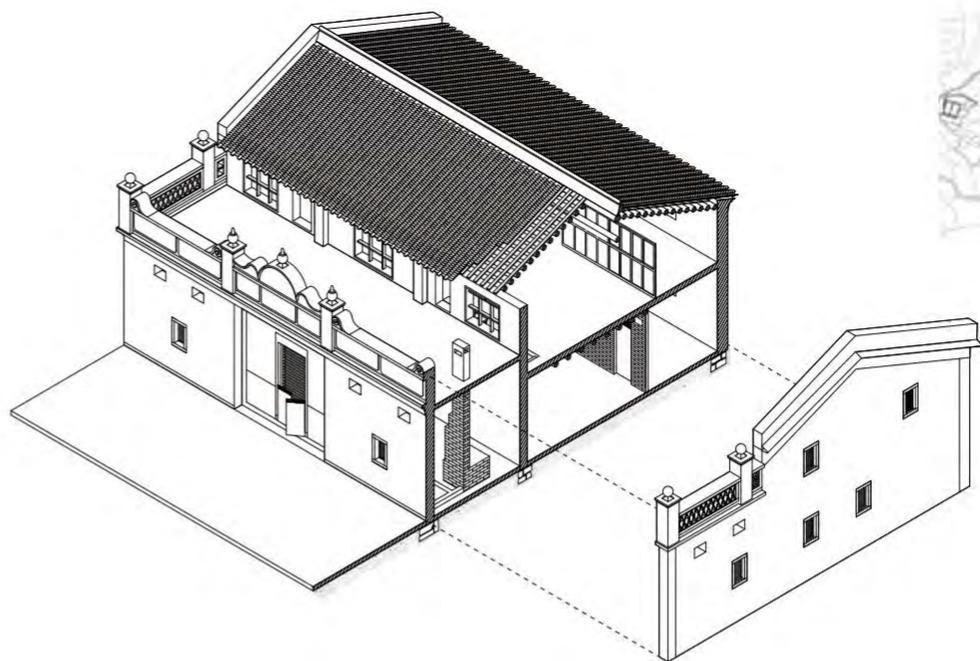
田心何氏大屋正立面現況

### 田心何氏大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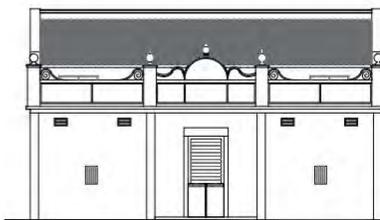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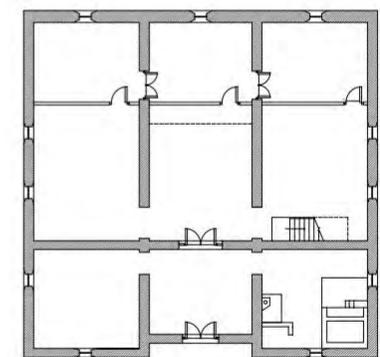
何氏大屋是遊客從碼頭沿步入村首先望見的獨立大屋。白粉外牆的大宅，正立面女兒牆頭題有「蘭桂騰芳」四字。簡潔的白色牆面與輪廓清晰的造型，結合傳統與現代美感，成為谷埔的標誌性建築。平面上建築縱向進深前半部為一層的門廳以及兩側廂房，安排廚房浴廁等輔助功能。後半部的上下層三開間，中間是通高的坡頂大廳，上下層兩側的開間為起居用房。二層大廳再上半層連接前面露台，遠眺海景與田地青山。露台女兒牆正立面凹式大門在上方牆頭形成水準的裝飾帶，配合菱形幾何圖形，以質樸的山花圖案烘托「蘭桂騰芳」的主題文字。



何氏大屋與草地山林 (來源：海鹽攝影)



0 2 4m



田心李氏大屋軸測圖、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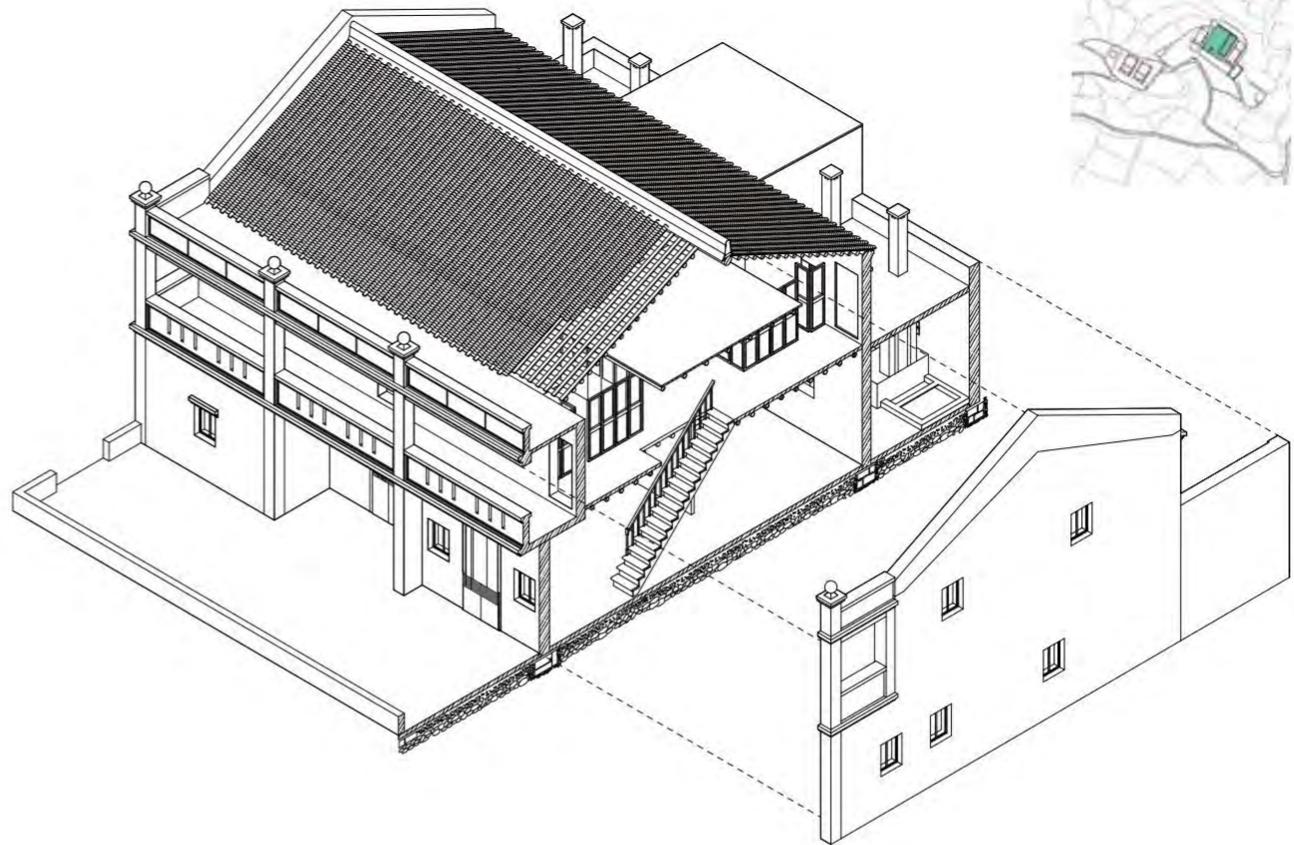
李氏大屋正立面現況

### 田心李氏大屋

田心李氏大屋位於何氏大屋南側後方，與何氏大屋同樣為三開間雙層坡頂加露台。李氏大屋的規模略小，露台女兒牆頭的中央開間有巴羅克弧形山牆與裝飾線腳，在牆身基座、麻石門框、屋脊曲面、與凹斗式大門等特徵上，表現了更多的客家傳統建築風格。李氏與何式大宅的平面格局相似，屋頂結構也均採木檁條與承重牆的「硬山攔標」形制，以及椽子與灰瓦的傳統坡頂。除了露台平頂的混凝土，建築牆體也配合磚混結構的技術分擔了樑柱的受力。李氏近年經營有機果園與季食士多，在鄉郊辦基金的贊助下整修宅屋，推廣客家傳統生活與飲食文化。



李氏大屋與草地山林



田心楊氏大屋軸測圖測繪

列改變成為「廊—廳—房—廚浴」的空間順序。配合現代化水電設施的提供，這樣的空間改變同時也反映了谷埔的家居空間由傳統到現代的變化過程。

都顯得更加宏偉。雙層前廊的立面山牆也比單層三開間大屋的立面山牆更有氣勢。楊氏大屋與田心李氏、何氏的三開間大屋不同，在此三開間已經分割成為兩開間和單開間的兩個居住單位。雖然兩個單元各有灶台浴室，但廳堂仍然有內門連通，並共用前廊與家族的前院設施。另一個重要的改變是空間序列的變化：廚房浴廁由傳統前院的天井位置改到大屋的後院。服務空間的位置調整，讓傳統民居「院（灶）-廳-房」序



田心楊氏大屋現況

### 田心楊氏大屋

楊氏大屋位於谷埔濕地的幾何中心，前望沙頭角海，後接老圍，是田心最大的一組建築群。楊氏宅邸除了三開間雙層的前廊式獨立大屋，還有兩側的雙層單開間宅屋，配合前庭的空地菜園與周邊用房，組構成腹地廣闊的大家族宅邸。楊家祖屋源自五肚楊氏，1930年代家族人口增加後遷到田心購地建屋，參照對面啟才學校前廊樣式，並由深圳龍崗等地購買建材搬運入村，大屋於1937年落成。楊氏的前廊式大屋相較於傳統的三開間大屋，在立面外形與空間的功能關係上，都出現了明顯的變化。前廊式三開間大屋完整的兩層體量，讓二層坡頂的體量在屋頂高度和空間進深上，



田心楊氏大屋與山林



五肚楊氏大屋立面現況

的一側，少了天井的通風，但維持了緊湊的佈局和前廳後室的傳統空間序列。大屋正面山牆上1967的字樣，進一步的印證了五肚楊氏的三開間大屋，與新圍宋氏1965字樣的三開間排屋在類型上的同源。五肚楊氏大屋近年在鄉郊基金的贊助下完成修復，作為香港中文大學的教研基地。

### 五肚楊氏大屋

面對五肚開闊草地的楊氏大屋，外形為兩層三開間的坡頂大屋，內部空間則和田心楊氏大屋一樣，已經發展為兩開間和單開間的兩個居住單元。大屋立面山牆的統一性表達了家族合作建屋的協調，而平面上完全分開的兩居住單位，類型上也和老圍宋氏大屋，或新圍的兩層三開間排屋類似。灶台、淋浴仍然位於入口



田心楊氏大屋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0 2 4m



## 現代二層排屋

谷埔民居的多開間排屋發展到二十世紀戰後，隨著香港的社會發展，展現出了根本的技術改變。1960年代後的鋼筋混凝土技術，給鄉村帶來了簡易的磚混結構與混凝土樓板。建築牆身的灰泥批盪與瓷磚也改進了外牆的防水能力。磚混結構清晰的柱位隔牆，帶來了現代標準平面的樓梯佈置與功能邏輯。1950年代到1970年代的多開間排屋多半採用磚混結構的牆體，結合了簡單的混凝土樓板，在正立面的女兒山牆背後仍然維持了木樑條和灰色瓦的傳統坡頂，樓高也以二層為主，維持了鄉村建築的地方風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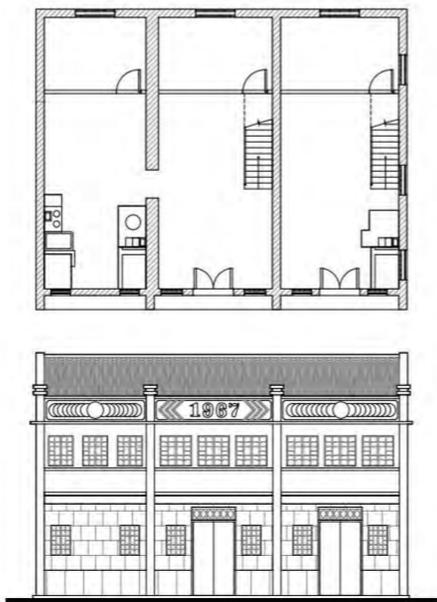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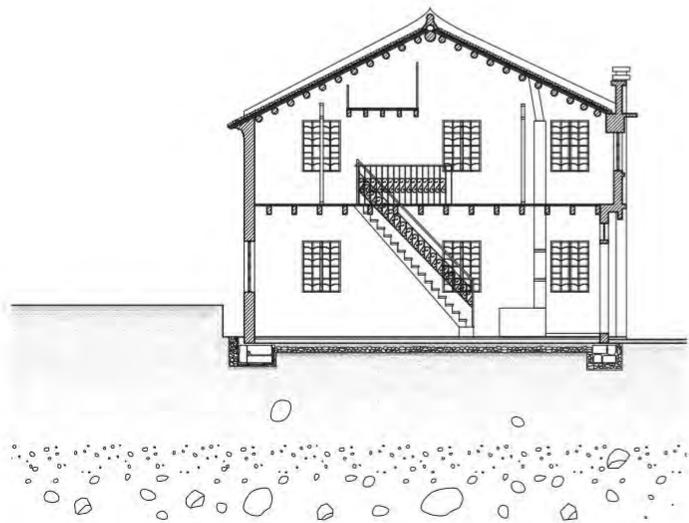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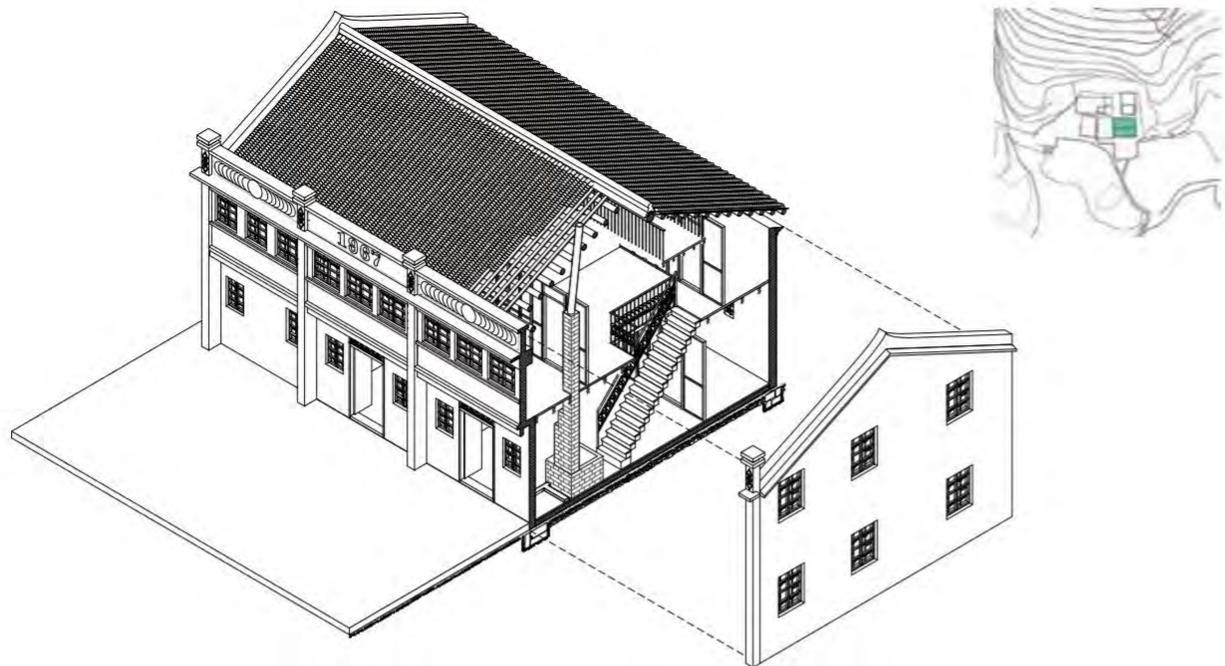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三開間二層排屋

### 新圍宋宅三開間二層排屋 - 東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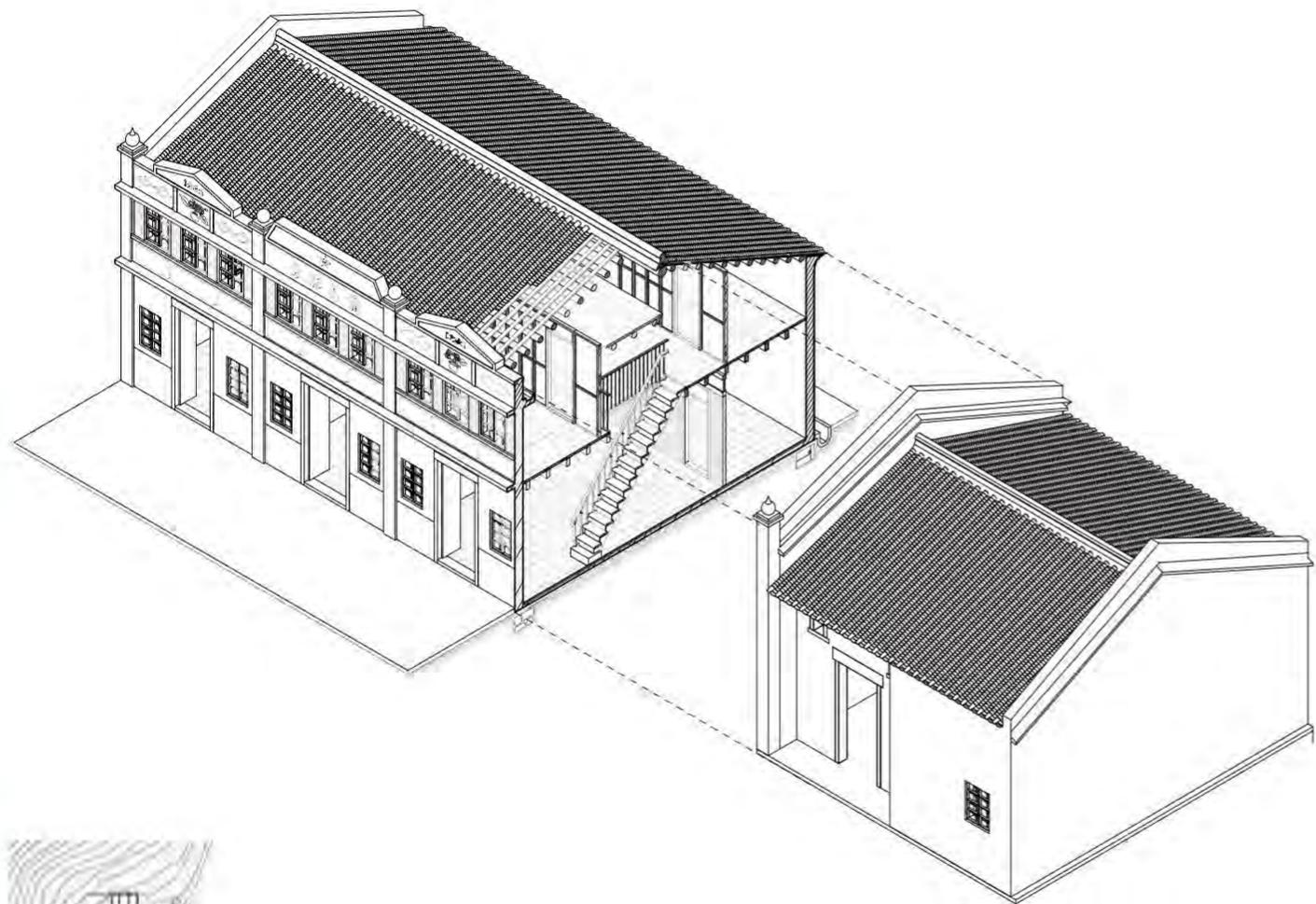
建於1965年的宋宅排屋，位於新圍二排的最東側，三開間兩層的建築體量整合在一個大的坡頂形式下，類型上和田心、五肚三開間大屋接近。面向谷埔濕地的建築立面，透過色彩鮮明的設計組合，表達豐富多重的時代訊息，成為谷埔突出的文化地景與建築地標。

建築正立面以豎向立柱區分了三個開間，顯示三個宅屋各自的空間領域；左右開間的對稱，突出中間單元軸線的總體協調，同時表達了團結家族對外的整體形象。立面上層以紅、橙、黃的暖色系批盪和瓷磚，配合開窗模數，組合橫豎方向的牆面分割，和下層立面質樸的白粉牆形成上下反差。每個開間在下層經由一門兩窗的局部對稱，與上層的山牆圖案呼應。三個開間在女兒牆頭的圖案文字，透過「蘭桂騰芳」與山花植物和菱形圖案，以及「紅星」和「1965」的象徵和年代資訊，表達了家族和諧的傳統價值，或許也傳達了沙頭角地區的客家居民在戰後的港英年代對新中國社會的期盼<sup>22</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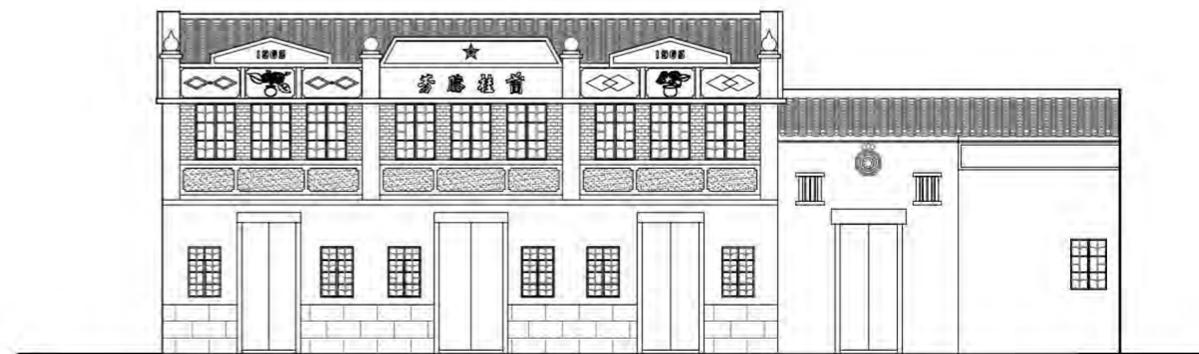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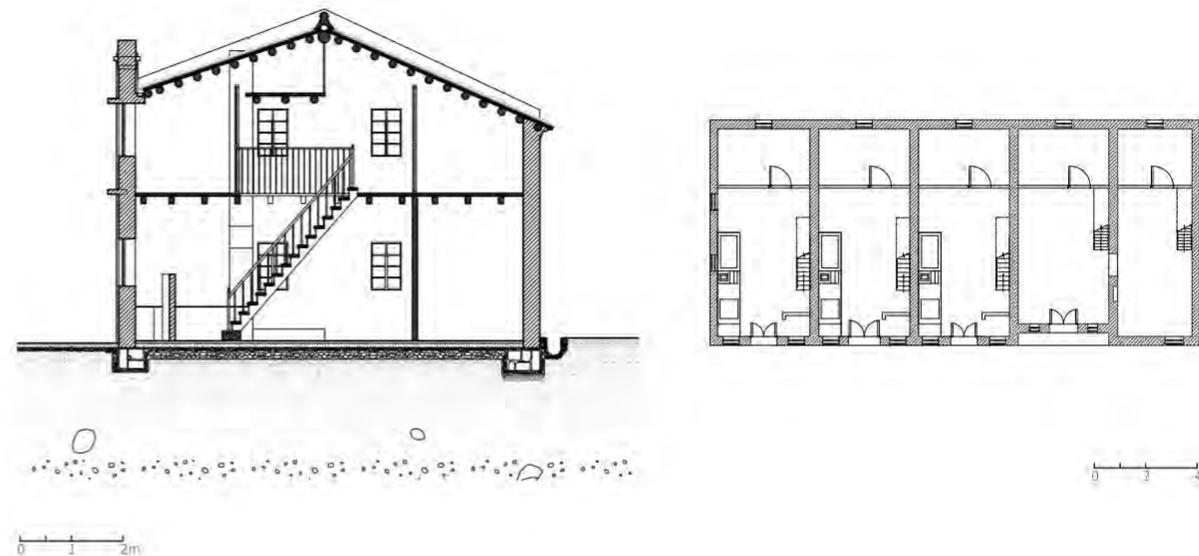


0 2 4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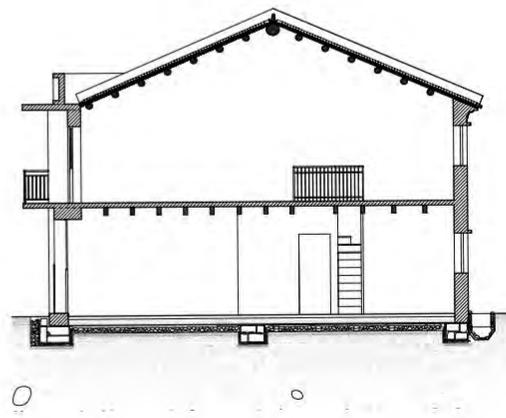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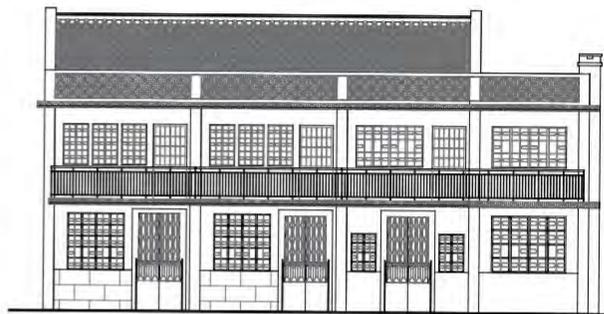
五肚楊氏大屋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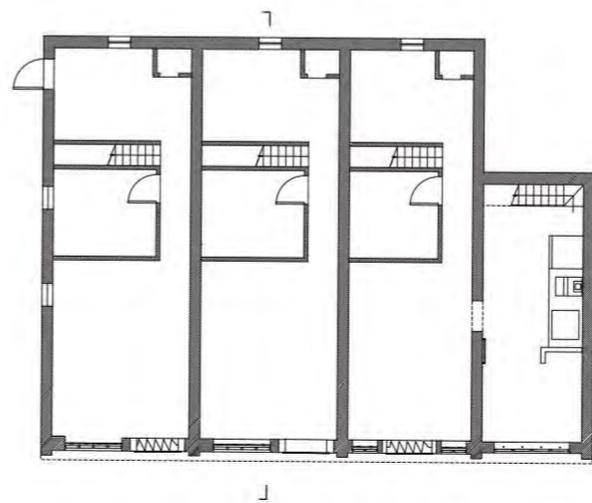
166 新圍宋宅三開間二層排屋軸測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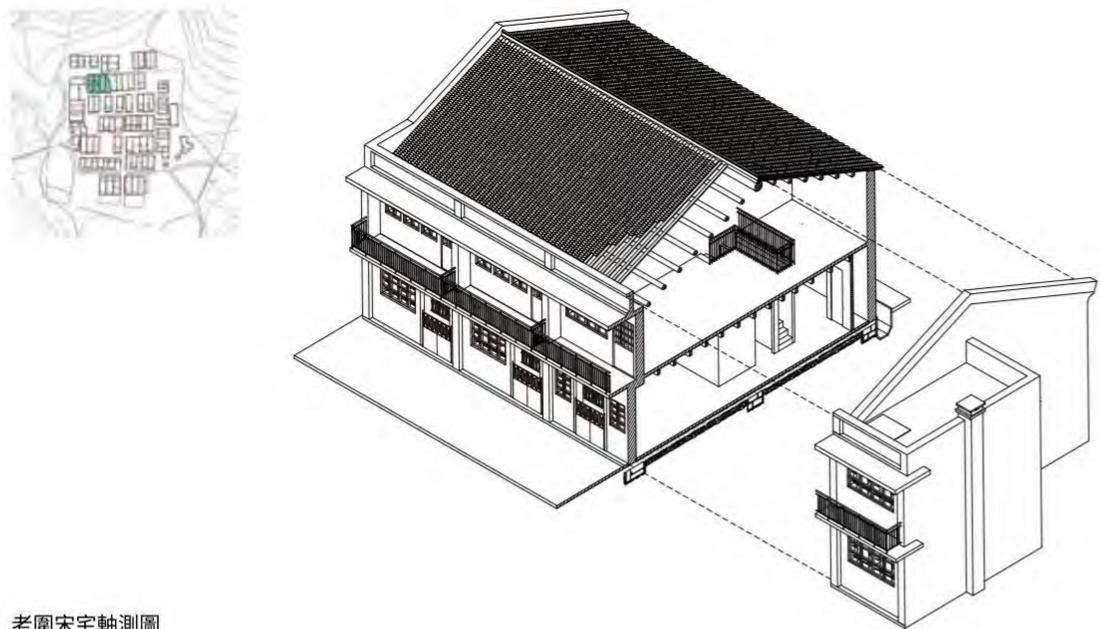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三開間二層排屋剖面、平面及立面圖測繪。



老園宋宅四開間二層排屋平面、剖面、立面圖測繪。



0 1 2 m



老園宋宅軸測圖

### 老園宋宅四開間二層排屋

宋氏多層排屋位於老園第六排巷道的東側。排屋四開間兩層的三個居住單元，經由立面設計的組合分割，在窄小的巷道裡形成一種城鎮建築的整體感，顯露出一種簡潔的功能性與現代性。

立面以女兒牆、陽台兩組上下橫貫的水準向線條，組織四個豎向的垂直單元，也利用混凝土樓板的懸挑結構力，表達陽台與戶外空間的自由性。四個垂直向度的開間經過水準陽台的上下分割，仍然表達了左右的不同居住狀態。左邊（東側）兩個居住單元，下層的大窗右大門，和上層的兩小窗右小門，反映了下廳上

居的單元格局。右邊（西側）的大單元一層，兩個開間分別以居中大門和大窗，暗示了左廳右室的從屬關係。

就平面關係看，大坡頂體量下的三個開間居住單元，分別利用中間的樓梯佈置，界定前廳後室與背後挑空的廚浴空間。靠西側的第三個居住單元同時擁有隔壁小體量的第四個小開間，成為兩個開間的宅屋。宋氏排屋四開間的兩層居住單元，在整合為一個整體立面的同時，隱藏了背後三開間的長條形坡頂形式和西側的平頂體量，反映了現代建築形式背後的複雜與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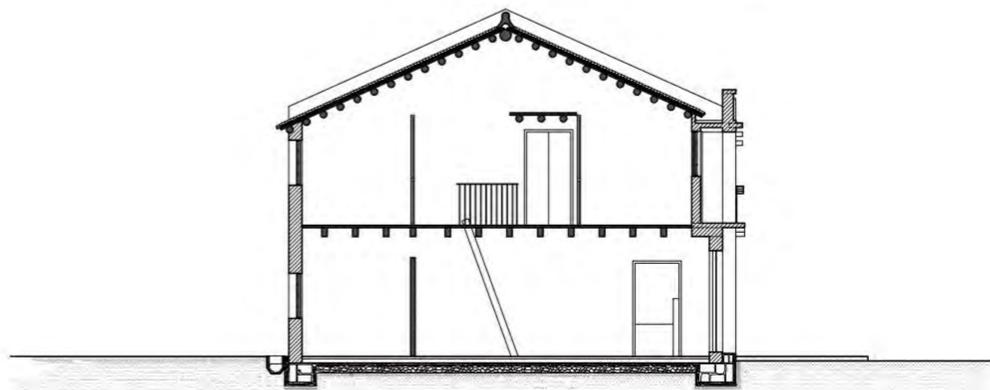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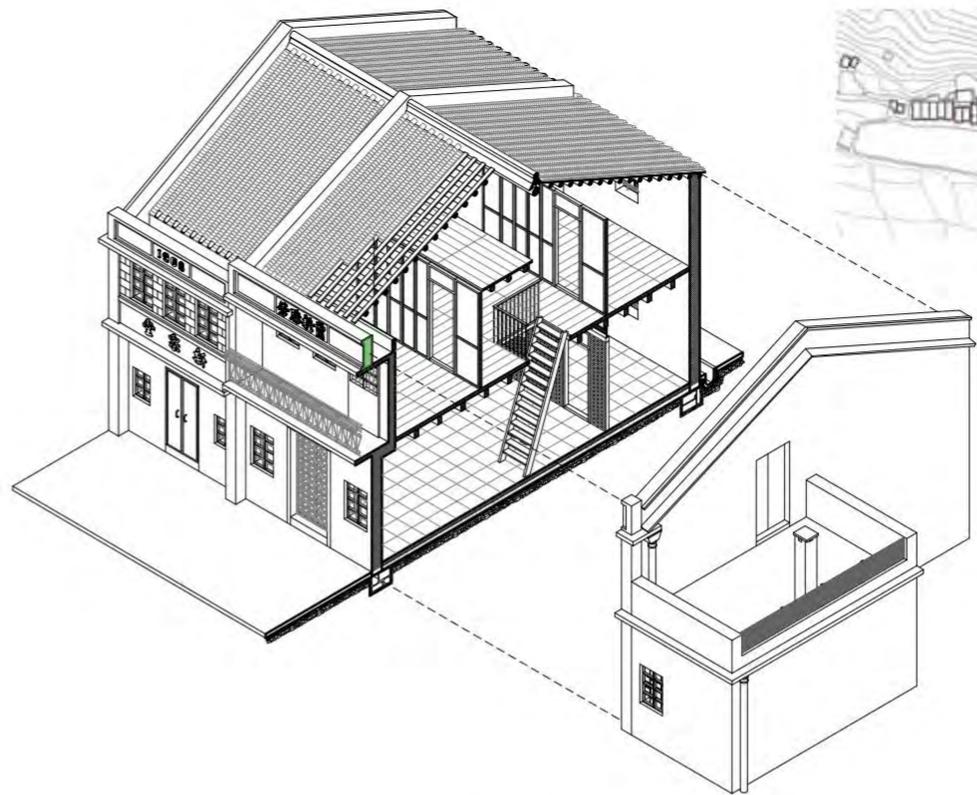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兩開間二層排屋

#### 新圍宋宅兩開間二層排屋 - 西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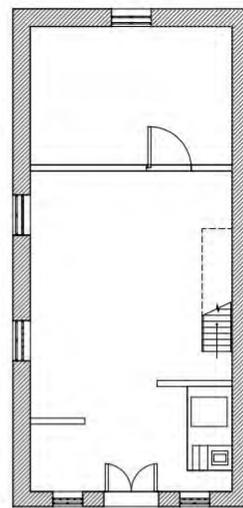
建於1968年的宋宅兩開間二層排屋位於新圍後排西側。兩層的兩開間建築和第三個開間的單層，座落在三開間宅基地上。隱藏在新圍後排的建築立面由並置的兩個二層開間以及一個單層開間構成。中間開間的立面除了色彩豐富的批盪和女兒山牆「蘭桂騰芳」的字樣，還有陽台、門窗纖細的鑄鐵欄杆窗花，表達了1960年代細緻的工藝技術。左側開間的立面比中間的高度略低，除了二樓女兒牆上「1968」的年代字樣，底層大門上方「新眾堂」的橫幅更表達了其作為家族公共建築的功能地位。

「新眾堂」顧名思義，為新圍宋氏族人的公祠，作為老圍祠堂之外的公共空間。除了祭祀活動和鑼鼓香案、桌椅檯凳等物品的儲存，樓上也可作為族人遮風避雨的臨時避難居所。中間為宋家成員的個人宅屋，除了一層的前廳後室外，也連通了右側附屬的廚房和衛浴空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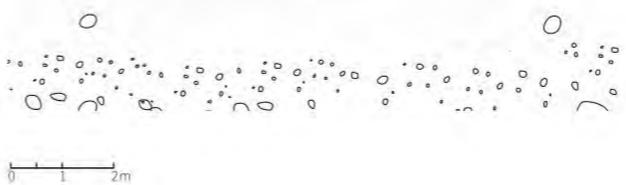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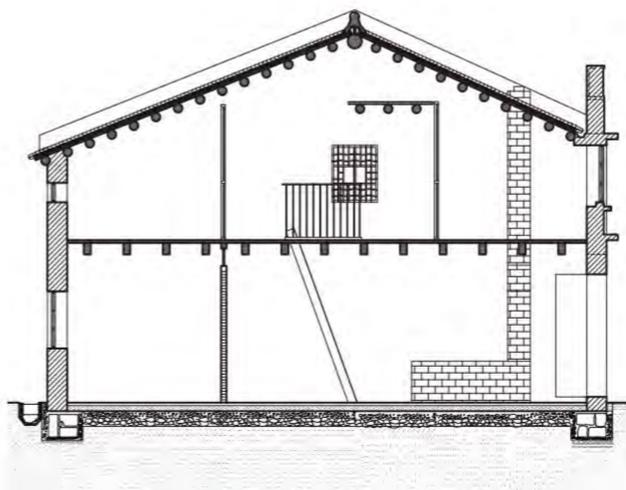


0 1 2 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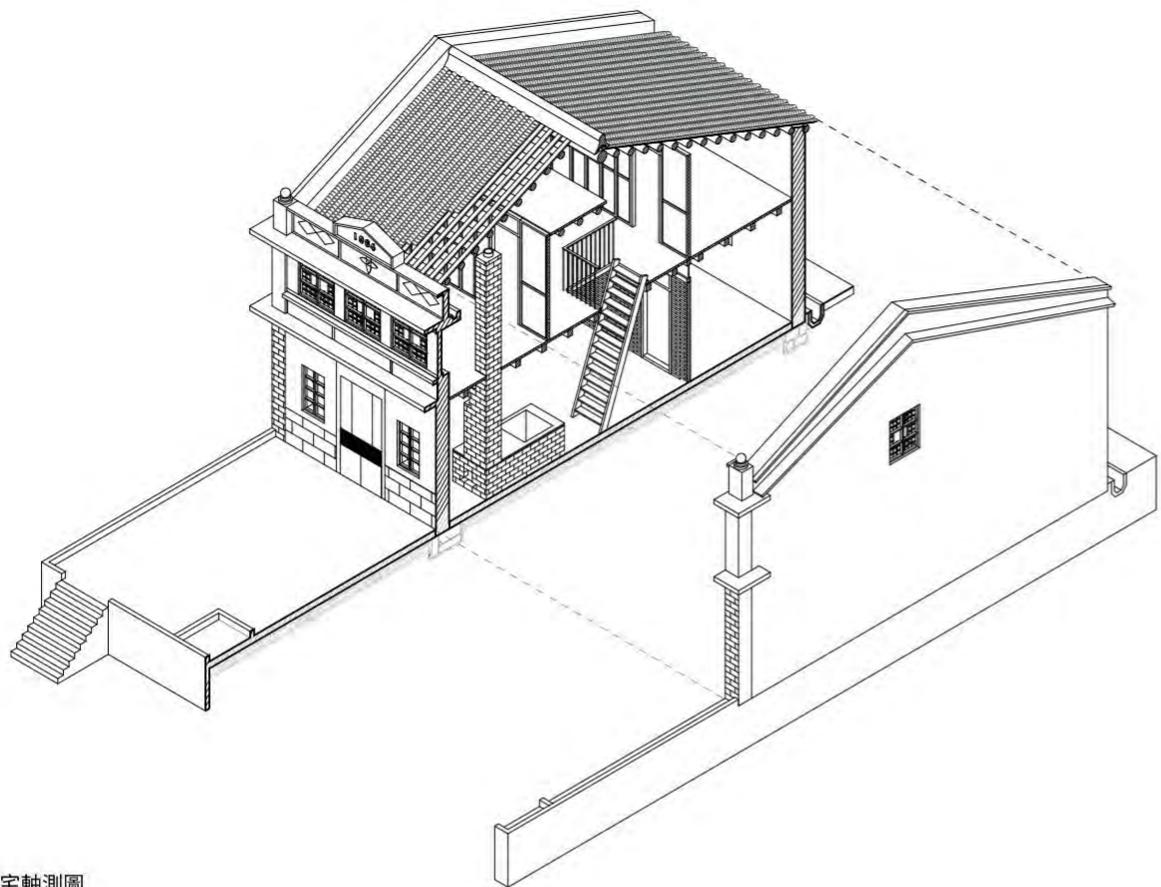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軸測圖、剖面圖測繪。



二肚鄭宅剖面、立面及平面測繪。



0 1 2m



二肚鄭宅軸測圖

### 二肚鄭宅二層單開間

建於1965年的二肚鄭宅單開間二層建築，座落於二肚前排北側的抬高平台上。單間二層的坡頂形制，立面窗戶間的紅橙色瓷磚與批盪塗料組合，和新圍東側的三開間排屋相同。二樓女兒牆頂「1964」的年代字樣，與橫排三分的花瓣和菱形幾何圖案，於老圍、新

圍、田心反覆出現，暗示了戰後時期沙頭角地區，工匠廣泛使用的材料與流行樣式。平面配置顯示了門廳的灶台、樓梯與廳堂後室整合在一個長形體量下的緊湊功能。隔鄰的老宅廢墟，判斷應是清末或民國時期建於地面上的宅邸，有別於建於台地上的左側1956年宅地和右側1970年代排屋，顯示了聚落逐漸改善排水，抬高建築台基的變化。

## 當代多層連排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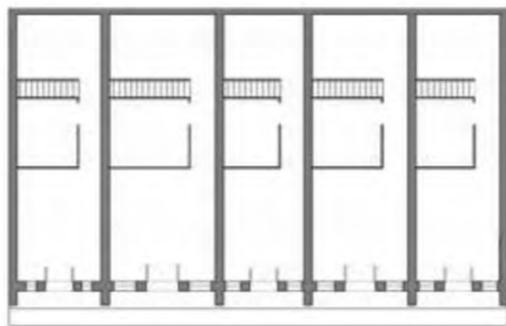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立面圖

到了1980年代以後，香港新界的村屋逐漸不再使用磚混結構，而普遍採用鋼筋混凝土框架。谷埔的三層甚至局部四層的多層排屋建築，成為了新式村屋的主流形式。這些三、四層排屋的平面配置，多半配合樓梯陽台和走廊的流線邏輯，採用了當代的鄉村施工模式，外形也與新界的村屋發展差別不大。無論尺度或材料，都逐漸失去了客家傳統排屋的特色。

### 新圍宋宅五開間三層排屋

新圍前排五開間的三層排屋，代表了1980年代後混凝



新圍宋宅平面圖

0 1 2m

土框架結構的技術變革帶來的多層平頂排屋主流形式。從建築體量看，雖然共用宅基地與隔間牆，東邊五個開間中有四個都在三層退縮體量並配置露台，和最西邊開間單元的三層體量不同。從立面表現看，除了各有陽台、露台與屋頂加建，東側四個開間的中間三個單元，其立面的門窗配置與黃色瓷磚的表現，也與左側的洗石子立面瓷磚收邊的立面表現有所不同。立面和體量的差異表現，除了可以看出五戶人家對平面功能的不同需求，更反映了現代社會在合作興建的過程中，家族成員在不同階段的合作協調與獨立自主性。



新圍宋宅五開間排屋現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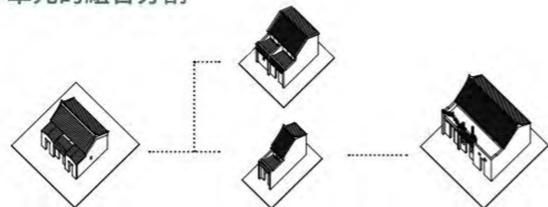


新圍宋宅五開間三層排屋

## 四 | 民居演變規律

按照谷埔民居的空間形式（合院、開間、屋頂、樓層）以及時間順序進行分類和排列，推斷出類型演變的先後過程，歸納成谷埔民居建築的譜系圖<sup>23</sup>。（後頁）通過這張圖除了希望能理解谷埔民居類型的形式，以及它們空間形式的發展脈絡，更希望可以依此推斷新界北部客家民居的演變規律。圖中縱軸的類型主要依據建築的開間數量分為1開間、2開間、3開間（原型）、4開間（3+1、2+2）、5開間（2n+1），表達建築的空間形式特徵；橫軸則按照時間排列，表達同一類型在不同時期的發展（單層坡頂天井、夾層坡頂露台、二層坡頂陽台、二層坡頂前廊、多層陽台樓房等）。橫軸對應谷埔及沙頭角地區發展的重要時間節點：分別是晚清時期十九世紀中葉、民國時期1910年代至1940年代、戰後時期1950年代至1970年代和當代1980年代後。在這樣的排比下可以看出，作為空間原型的傳統合院和其衍生的三開間排屋，在經歷產權分割與技術條件改變後，逐漸演變發展的過程。這個過程除了反映人口增長帶來的開間分割和樓層數增加，最終導向多層排屋的形式變化，也反映了技術的變革帶來的露台、陽台等新的空間，以及廚房浴廁設施帶來的室內組織變化。其演變主要規律分述如下：

單元的組合分割



隨著聚落和家族的發展，客家民居由三合院原型發展成兩開間單元組合的排屋。當人口達到一定數量時，三開間或多開間的連排住宅開始沿建築開間方向分割用地產權。原本兩開間帶天井的居住單元被分割成1+1的模式；而原來三開間的合院被分割成2+1和1+1+1的模式。到二十世紀，谷埔老圍和新圍每戶的居住單元幾乎都只剩單開間了。二十世紀後半葉，香港戰後發展帶來村民經濟的提升，舊屋的改建需求配合新的技術條件，單開間的空間單元被重新組合為多層排屋，分別在層高、露台和屋頂關係上發展。同時，整體興建的連排多層住宅在建築技術上大幅提升了防災能力。從三開間合院到三開間大屋，到傳統天井或露台排屋，再到戰後新樣式的多層排屋，這一過程反映了技術條件與生活方式的變遷。而開間單元組合與劃分的多種可能性，形成了今天谷埔民居建築類型多元豐富的特徵。

天井的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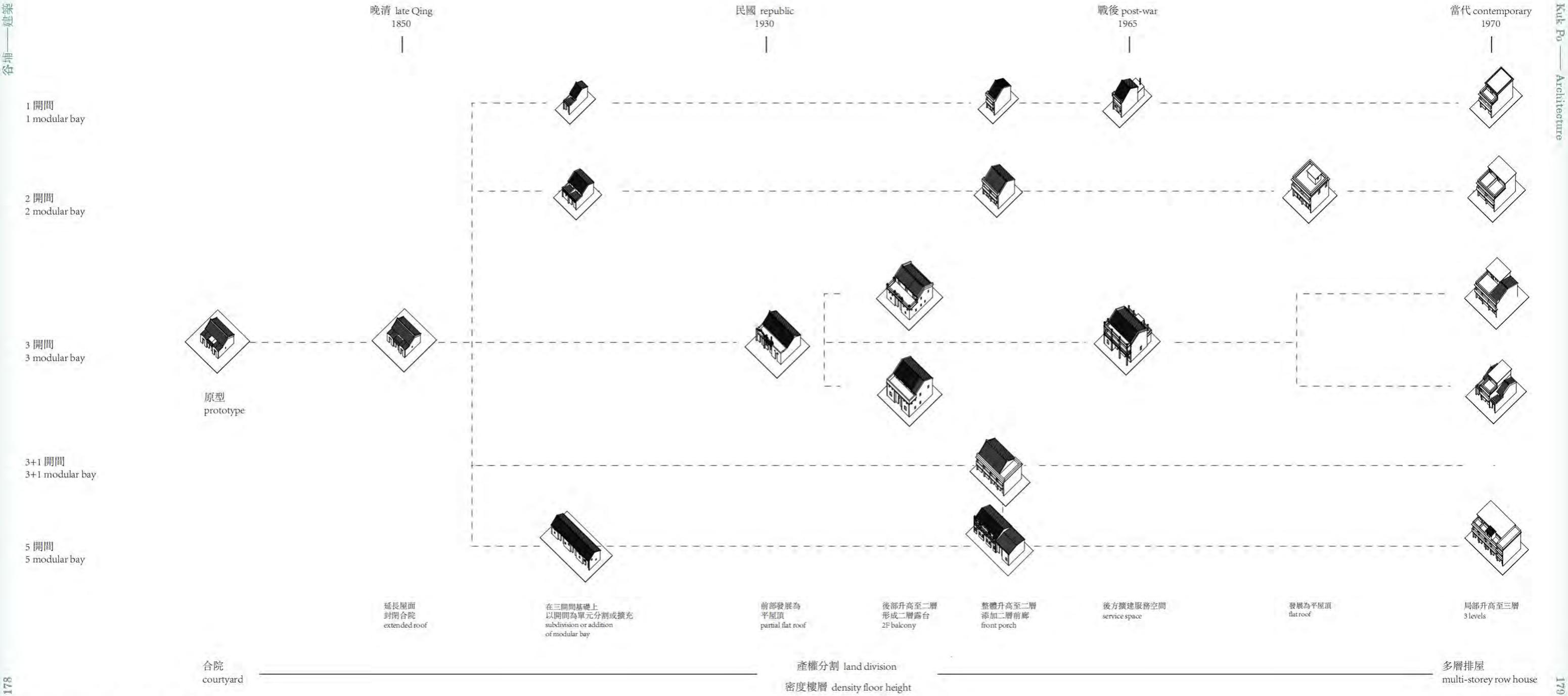


天井空間的逐漸縮小到消失的過程，是以谷埔為代表的沙頭角客家民居建築，在演變過程中一個顯著的共同點。儘管在廣東嶺南的傳統民居合院中，院落或是天井是最突出的空間特徵，在當代遺留並可識別的新界客家民居中卻幾乎已經找不到存在的痕跡。例如谷埔老圍第二排的李屋遺址，可以從殘存的牆基和凹斗式入口的簷口明確推斷出原本天井的位置和作為公共空間的關鍵地位，不過也同時可以看出原本方形的天井空間，由於入口屋簷的延長已經變成了一條細長夾縫。在其他例子中，屋簷甚至直接延伸至正廳外牆，天井從而完全消失。這是傳統漢民居的三開間合院原型在近代發展過程中關鍵性的變革，也宣告了傳統合院作為民居原型的結束<sup>24</sup>。

天井消失的原因，不外乎空間的壓力、氣候與文化，以及技術條件的改變。隨著世代子孫的繁衍，產權與居住單元的分割是無可避免的，更小的單開間單元對於使用的空間需求而言也更為重要。原本三開間的單

元，廚房和倉儲浴室分別位於兩側駁廊，院落天井是提升生活質量過渡空間。當駁廊、天井所在的開間都分別被劃為三戶的使用空間後，每戶單開間的前廳仍然需要完整的廚房和倉儲浴室功能，於是都被重疊在原来的天井中。當空間進一步被必要的現實壓縮，過渡空間成為多餘的奢侈，天井的消失成為不得已的選擇。

潮濕多雨的香港沿海和廣府地區的氣候接近，許多民居或宗祠也會在天井上增加頂棚，營造從入口到正廳的連續室內空間方便遮陽擋雨。另一方面，傳統坡頂仰賴天井提供屋面排水，而磚混結構的平頂技術和防水材料，也讓露台的屋面排水變得容易很多。最重要的或許還是傳統空間文化的變遷，在四合院的天井當中，仰望星辰日月承先啟後的儀典性，已經在現代社會的新秩序中被轉移到祠堂空間了。二十世紀後田心五肚出現的三開間大屋，正是在沒有空間面積壓力的情況下，將天井轉變為露台，代表生活與文化的變遷。



間（廚房、浴廁、貯藏等），使得空間結構有了明顯的改變。廚房和浴廁，從空間序列的前端位置移到住宅後端。從大門直接進入正廳，不再需要經過一系列的過渡與輔助空間。如老圍倒數第二排的排屋樓房，進門後首先是放置了電視、沙發等現代生活傢具的客廳，而後是通往二樓的樓梯，最後才是廚房和浴廁。從外到內的空間層次從公共到輔助變得更加明確。

這樣的空間變化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在這個時期谷埔村民的生活生產方式已經發生了重大的轉變。原本的農耕更多地被外出務工所替代。位於門口的農具儲藏和「落塵」區域已經不再是必須的。而縱深方向上「廳-樓梯-輔助空間」和垂直方向上「廳-房」的排佈方式也更加適應新時代的生活需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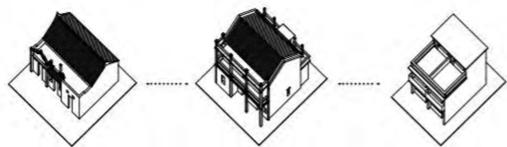
1980年代的當代，簡單的平屋頂代替了需要定期更換瓦片的坡屋頂，同時，磚混結構進一步被鋼筋混凝土的框架結構取代，排屋型樓房也增加了層高。建築後部局部升高至三層，而在前部形成可以活動的二層天台，以更好適應當代的生活。

### 廚浴空間的演變

不論是早期的三開間合院空間原型，還是經過了單元分割和重組後的排屋，谷埔民居的廚衛輔助空間一直位於空間序列的最前端。在三開間合院住宅中，火灶和柴房一般位於天井兩側的廊屋內。天井是由外部進入宅院內的過渡空間，輔助空間橫向排開，而後才是正廳。在經過產權分割後的住宅，灶台和儲藏被壓縮進了單開間的空間內，但仍然位於空間序列的前端。由於天井的消失，過渡空間和輔助空間相結合。通常進門的右側是灶台，而左手邊有一塊一米見方的空間，成為盥洗或者儲藏農具雜物的地方。即使層高逐漸增至二層，許多排屋型樓房的輔助空間仍然位於大門兩側。例如二肚的鄭氏排屋，進門後右手邊是廚房所在，而左手邊則是廁所和浴室，「輔助空間-廳-房」的空間結構並未發生本質的變化。

1970年代左右，村民在原本的住宅後方擴建輔助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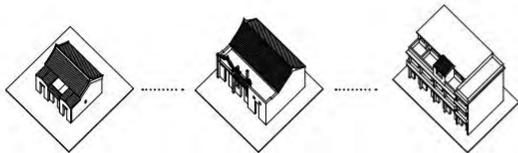
### 前廊陽台與結構層高



民國時期出現的另一種建築類型是啟才學校前廊式建築。當時新界流行的前廊式建築多是兩層三開間配置，強調前廊的拱廊形式及舒適的過渡空間。除了啟才學校，戰後興建的田心楊宅是另一棟前廊式的三開間大屋。同時我們也看到一批戰後興建的二層排屋，建築的正立面開始採用連續的陽台形式。同樣是建築正立面有通廊空間，這種後期出現的樓板出挑陽台，與正面一排落柱的前廊式有所不同，也表達了建築整體結構系統的轉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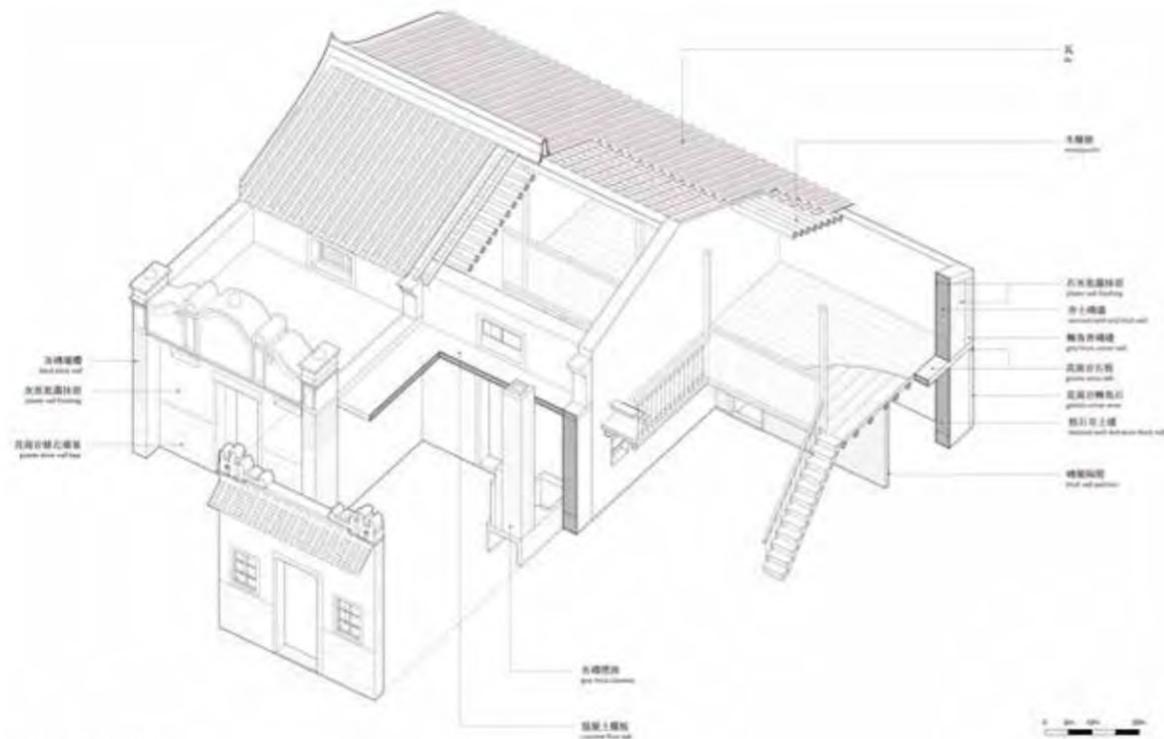
戰後興建的谷埔民居，整體升高至二層，仍然使用坡屋頂。但建築的屋脊位置發生了明顯的轉變：從原本建築後部正廳中央移至建築整體的正中。同時，傳統的磚木或者土木結構，被由簡單鋼筋混凝土加固的磚混結構所代替。在這一時期，谷埔的大量村民已經開始外出務工，本地農業逐漸衰退，因此曬坪的功能需求不再重要。相反，陽台連廊是一種帶有時代潮流的形式，也能更好滿足產權分割後的功能實用。進入

### 屋頂與露台



天井的消失、屋頂由斜到平、露台和外廊的出現以及建築層數的增加，是一系列相互關聯的轉變。最先發生形式轉變的是建築前半部段的屋頂，也就是原本天井和側廊或駁廊的部位，隨著天井的縮小和消失最終發展為平屋頂。平屋頂的出現是形式和功能的雙重轉變，提供了可以滿足晾曬功能的曬坪或露台。同時，為了便於從室內進入前面的露台，建築後部的正廳部分升高至二層或一層半，使建築前段的屋頂成為了二層的露台，但仍然維持了後面主屋坡屋頂的形式。例如在老圍最前排的三開間宋宅，正廳正中是二層的挑空空間，右側是通往二層閣樓的木製樓梯，左側則是通往二層露台的連廊。連廊頂端設置了一個一米見方的洞口，作為進出露台的小門。這個關鍵的形式空間轉變基本上發生在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民國時期，除了多開間排屋出現這種坡頂露台，田心的三開間大屋中，露台與二層的連接也與此類似。

## 五 | 材料建構



多樣化的地方材料建構

谷埔民居建築類型的發展和演變規律，是香港新界北客家建築近百年來，在技術變遷、家族繁衍與土地分割過程中，由傳統三合院逐漸過渡到多層排屋的生動體現。同樣，谷埔的建築在材料與建構邏輯上，也見證了由條石、灰磚、夯土牆體與木椽檁條灰瓦頂的硬山攔檁土木結構，逐步走向磚混結構，結合彩色馬賽克瓷磚立面與批盪塗料的現代化建構過程。

此外，關於谷埔建築的建造者，存有一些歷史記錄：啟才學校由擔水坑村村民溫壽高建造，E室（現谷埔客廳）由大埔錦山村的邱財記建造。民居建築大多數由村民何春和萬志榮所建，而1960至1968年間的部份建築由村民劉富建造完成；宋亞強宅則由蓮麻坑村的葉先生設計建造。

### 地方材料：土木的自然建造



轉角青磚、土坯牆與麻石條的多相連接。

與新界北部的客家民居一樣，谷埔傳統的建築造型質樸，以自然材料的土木建構作為主要的建造方式。如香港本土的花崗岩條石，周邊地區的木椽條和窯廠的磚瓦等，建造過程中大量地就地取材。谷埔當地可用的建材，除了土和磚來自耕地泥土，還包括取自周邊海岸的

紅色砂岩礫石，以及含石灰成份的蠔殼、貝殼。

谷埔傳統民居的建築材料，以土、磚、花崗岩、木材為主。大部份民居及宗祠建築都使用硬山攔檁式的磚木結構或土木結構，磚或土為主要的承重建構，而木



老圍六開間排屋的青磚結構

形成了箍筋的結構作用。除了使牆體更加穩固，青磚和石板的結合豐富了建築外觀，是一種既實用美觀，又富有地方特色的建構方法。



石料上的馬賽克裝飾

燒製更加平整精細的青磚，增加立面的美觀與耐久性。

沙頭角地區一些營建條件較好的民居，會在局部以石材代替磚材。石材比磚更加堅固耐磨，適用於做受壓構件。谷埔村屋宗祠的凹斗式入口，配合石材門框和門檻，大多鋪設花崗岩或麻石石階，少數大屋更採用了花崗岩條石作為勒腳，以發揮更好的防潮作用。更具特色的是，建築轉角處花崗岩石板與青磚相結合的砌築方式，在村屋轉角廣泛的使用。通常由一塊約一人高的花崗岩轉角石及兩塊約一米寬的相互垂直的花崗岩石板砌築而成，三塊花崗岩如直角坐標系一般，鑲嵌在建築轉角處的青磚牆體內。這種做法在垂直方向對轉角牆體起了堅實的保護作用，在水準方向上也

材不作主要的承重材料，只用於檁條、閣樓樑柱及樓板，檁條的整體尺寸較小，也鮮少見到在木構件上進行雕刻裝飾。值得注意的是，谷埔民居在材料的使用上，對於夯土、土磚、青磚、石材等承重構件，會根據不同材料的特性及質感，選擇不同的使用部位，以發揮最大的材料特性<sup>25</sup>。

### 夯土與土磚

土（或者泥），是谷埔民居普遍使用的牆體材料，常見於早期的民居或輔助用房<sup>26</sup>。夯土技術是客家建築牆體常用的構造方法，通常將黃泥、白灰等材料，添加砂石、木條、竹片等骨料，與糯米湯或雞蛋清等粘稠劑後混合均勻，再均勻混合蘆葦、石子或石塊作為骨料，灌入木板做成的模具框架中，通過木棒等工具層層夯實砌築牆體<sup>27</sup>。生土混合料經過物理和化學變化，如果經過紮實的夯擊，堅固程度與混凝土不相上下。在地基和牆裙地方，牆體更採用以石塊作為骨料的粗石夯土，穩固基礎並防潮隔水。應對臨海潮濕的環境，建造過程更使用蠔殼或其他貝殼燒製而成的貝灰代替石灰，或將貝殼碎渣混合進泥土中夯實，以抵禦海風的侵蝕<sup>28</sup>。除了層層夯實的土牆外，土坯磚也是谷埔民居中常用的牆體材料。製造土磚需要將黃泥、碎草等骨料加水混合成泥漿，浸泡數日再蒸發後，放入



老圍周邊殘留的建築基址上，夯土與土磚牆十分常見，因夯土是清末民初建築的主要材料。

木製磚模具中定型風乾成磚塊<sup>29</sup>。土坯磚和夯土牆一樣是就地取材的地方材料，而土磚的施工比夯土牆更簡便靈活也容易修護，更容易被居民廣泛地使用。

### 青磚、麻石

谷埔戰後改建或新建的民居大多數用砌磚代替了木材和生土材料，尤其是室內的木板隔牆多半被更方便的磚牆替代。青磚與灰磚材料具有相對優越的防水與抗風化性能，通常還被用於建築的轉角、門窗開口兩側或是結構牆體的底部與頂端，除了減少衝撞對轉角的損傷更扮演了構造柱的作用，強化建築的整體結構穩固。建築室內多半採用一般的灰磚，室外牆體則使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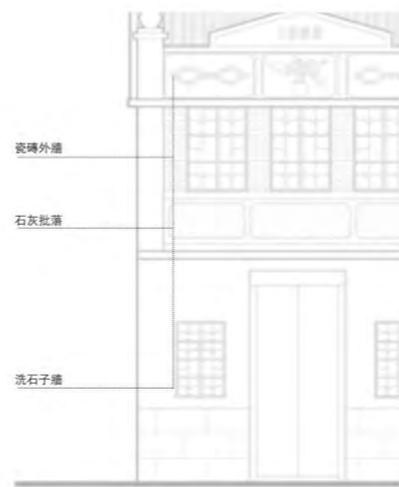
老圍各屋宅的材料細節：轉角灰磚、夯土、礫石、麻石。



老圍各屋宅的材料細節：灰磚、紅砂岩與批盪。

### 石灰批盪、洗石子與瓷磚

谷埔傳統民居夯土牆體的外層，多半會進行石灰批盪抹面處理。石灰大多可以就地取材，用蠔殼、貝殼、珊瑚等當地特產在灰窖中高溫燒製。傳統建築的批盪多半是白色配上灰瓦，後來在正立面上也開始配合當地工匠的流行樣式，加上醒目的橙紅或橙黃色。戰後1960年代開始，新建材逐漸被引入谷埔，包括洗石子牆身和瓷磚外牆，分別被搭配使用在外牆底部和立面的重要部位。近年來谷埔建築的外牆材料和香港新界的村屋慢慢地接近，除了簡單的混凝土水泥抹面，更廣泛地採用油漆或瓷磚外牆。



瓷磚外牆-石灰批盪-洗石子牆身



老圍各屋宅的材料細節：土磚、夯土、礫石與批盪的結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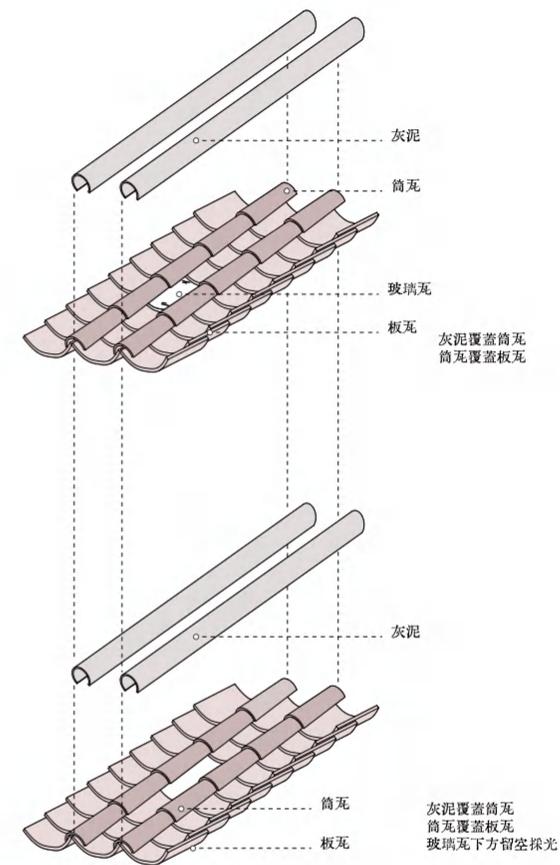
老圍各屋宅的材料細節：礫石、夯土、青磚、紅砂岩與批盪。

## 裝飾細部：客家傳統與新樣式

在建築的裝飾和細部處理上，不同於嶺南地區的其他民居在樑架上表現形態多元的木雕或在屋脊上做磚雕或色彩豐富的嵌瓷，以谷埔為代表的沙頭角客家民居更傾向於以簡潔樸實的材料與構築方式，表達一種安靜美學與獨特韻味，反映沙頭角地區近百年來在本土與外來文化共同影響下，結合客家傳統與時代精神而留存的歷史見證。

### 雙筒雙瓦屋面

沙頭角地區的客家民居屋面與香港和廣東地區的屋面一樣，為了在濕熱的環境中更好地保護木材不受白蟻蛀蝕，一般屋頂不做天花頂棚<sup>30</sup>。屋頂瓦面一般採用陰陽瓦面，全用平瓦，一正一反交替鋪砌，以平瓦代替筒瓦，並在頂部用抹灰或水泥砂漿壓實。啟才小學旁邊的附屬用房，則採用了特殊的雙筒雙瓦屋面。這種鋪設方式與採用與單層瓦面類似，平瓦與平瓦之間用筒瓦覆蓋，內部用砂漿作為粘結材料，但重疊鋪兩層瓦。兩層瓦面之間從而形成空氣間層，更利於隔熱防潮。啟才小學附屬用房的雙筒雙瓦屋面還做了進一步改進，在兩層瓦之間額外反鋪了一層筒瓦，在屋面簷



啟才學校的雙筒雙瓦屋面結構分解示意

口用水泥砂漿壓實。這樣的作法，可以更好地應對臨海的颱風暴雨，而讓屋面既容易排水又可以防風。啟才小學旁邊附屬用房由香港大學中國建築與城市研究中心完成修復設計，其雙筒雙瓦屋面也作為最具價值的建築特色進行保留。



新圍宋家排屋的色彩與裝飾

### 「蘭桂騰芳」的敘事教化

「蘭桂騰芳」四個字，是沙頭角地區客家民居的一個突出且常見的裝飾，在谷埔田心的大屋和新圍的排屋，以及鹿頸的陳屋上均可看見。谷埔的「蘭桂騰芳」大多在1930之後雕刻，尤其是1960年代修建的二層露台女兒牆上，也就是建築正立面中央最為顯目的地方。「蘭桂騰芳」出自明代程登吉的《幼學瓊林》第二卷，「父母俱存，謂之椿萱並茂；子孫發達，謂之蘭桂騰芳。」「蘭桂」指芝蘭和丹桂，是對於兒孫的美稱，「芳」則比喻美名。合之，用於比喻子孫後代的顯貴發達，表達出長輩對家族的期待。蘭桂騰芳

作為谷埔建築山牆的通用主題，是儒家傳統村落的建築空間，表達敘事教化功能的明證。

谷埔建築一般會在建築正面女兒牆的中間刻寫修建時間，是一種具有時代特徵的獨特裝飾。採用這種裝飾方式的民居，大多是1960年代以後修建的二層獨棟或聯排樓房。在建築立面上標記修建年代而非建築的別號，有別於傳統民居的敘事教化，而具有強烈的紀念感。同時，在這一類型民居中，不論是女兒牆的曲線和線腳，還是外廊欄杆和欄板上的裝飾，都體現出二十世紀初西式建築對新界民居建築的影響。



新圍宋家排屋上的「蘭桂騰芳」、「1965」、開窗及三開間模數示意。

### 馬賽克飾面圖案和彩色拉毛抹灰

谷埔客家民居的馬賽克飾面通常採用陶瓷馬賽克，色彩和式樣多樣新穎。當地常見的馬賽克分為四種：一種是2釐米見方的小顆粒，一種是六邊形顆粒，另外還有心型和L型兩種類型的異型馬賽克。從顏色來看，谷埔民居的馬賽克以粉色、藍色、深紅色、淺綠色、白色為主。通常會運用多種馬賽克進行組合拼接成基本的幾何單元，再對基本單元進行重複排列。簡單組合的幾何單元，如用L型顆粒與方形小顆粒組成邊長4釐米的方形。複雜組合的幾何單元，如用四塊被切割成一半的六邊形顆粒與五個方形小顆粒，組成邊長8釐米的方形單

元，或者用不同顏色的八塊心形顆粒圍繞在四塊小方塊四周，拼合成近似圓形的圖案單元。馬賽克飾面除了具有美觀性外，也具有一定的功能性。陶瓷的材質可以防水，外牆也更容易清洗，有利於應對沙頭角沿海地區潮濕的氣候。

在谷埔的客家村屋中，除了馬賽克飾面有豐富的顏色外，立面還可以看見彩色拉毛抹灰的批盪。這種立面材質出現在1960年代至1970年代修建的兩層坡頂大屋，多用於二層立面窗下牆及女兒牆。外牆的抹灰經過拉毛加工後，不僅使牆面呈現出粗糙的肌理，也相對不容易褪色。紅色和黃色交替使用，讓建築立面成為村落的獨特標誌，也具有濃厚的時代特徵，如新圍宋氏大屋、二肚鄭屋等。

- 1 由於谷埔有大量建築已損毀成為廢墟，目前屋頂完整的建築共約100餘棟，記錄上有宅基地的約200餘棟。
- 2 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見<https://www.amo.gov.hk/tc/historic-buildings/historic-buildings-hk/assessment/index.html>。
- 3 宋青校長督導建造啟才學校的史料，多來自與谷埔啟才學校宋煌貴司理的訪談。
- 4 據宋煌貴的訪談。
- 5 課室E的建築與香港新界1960年代建造的其他鄉村學校類似，推測當年邱財記根據政府的標準鄉村學校圖則建造。邱財記曾在新界興建過許多一層式的村校，其特色為金字頂、鋼窗、鐵門框，並設有可透視室內的玻璃窗，且在排樓的正面題上校名。
- 6 啟才學校建築被香港古物古蹟辦事處評為香港三級歷史建築物，並在2015年由村民出資共同維修。
- 7 香港大學建築學院中國建築與城市研究中心CCAUI於2020年獲得香港鄉郊基金CCSF資助，由王維仁教授的研究團隊負責啟才學校側邊、獨立建築的課室E和周邊環境的保育修復設計。2023年底修復完畢的課室作為《谷埔客廳》和啟才廣場，舉辦各種社區活動展覽，包括2024年《藝術谷埔》的系列畫展。
- 8 蕭國健：《香港古代史新編》，香港：中華書局(香港)有限公司，2019：240。蕭國健書中論述香港新界鄉村的祠堂形制，多為三進式，有兩個庭院。相對比下，谷埔的幾所祠堂都形制更小，裝飾也相對簡單。
- 9 張先爵：《客家土地崇拜研究》，廣西師範大學，2012。
- 10 汪毅夫：《客家民間信仰》，福州：福州教育出版社，1997。
- 11 蕭國健：《崇文重教：香港新界客家歷史與文化》，香港：三聯書店(香港)有限公司，2024：192。伯公廟旁高大濃密的大榕樹即為伯公樹。
- 12 據谷埔村民宋亞強口述，大王爺廟或者伯公廟的選址多臨近大榕樹，做社的時候將貢品酒水灑於榕樹附近，讓榕樹便於吸收生長。
- 13 楊希、張力智：〈深圳排屋型客村形制探源與意義——以貴湖塘老圍為例〉，《建築學報》，2020，No.09：623。
- 14 陸琦：《廣東民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08。
- 15 楊希、張力智，同註13。
- 16 蕭國健：同註11，頁48。蕭國健總結客家排屋整體呈「目」字型，由門、廳、主人房組成。本書認為院落天井也是早期客家民居原型的重要元素，應該放入空間序列中。
- 17 蕭國健，同註11，頁58、197。
- 18 吳翠明：〈深圳觀瀾貴湖塘老圍調查研究——兼論客系陳氏宗族對寶安類型民居的改造〉，《中國名城》，2009，(09)：31-39。
- 19 蕭國健，同註11，頁58。凹斗型的門簷廊也是客家圍內排屋的特徵之一。
- 20 盧丹梅：〈文化融合視角下廣府型客僑聚落空間形制及融合規律研究〉，《城市發展研究》，2022，Vol.11，No.29：43。
- 21 蕭國健，同註11，頁58、86-87。蕭國健書中論述，巴洛克雲牆或立面山花亦是新界客家民居特定時期的特徵之一。例如在蕭國健的書中載有1929年建造的八鄉大江浦江夏田盧亦有類似的西洋巴洛克風情立面山花。
- 22 根據新圍蘭桂騰芳屋主宋家姐弟描述，由於宅屋老舊，宅基地三人於1965年合作重建。立面除了採用蘭桂騰芳字樣並參考二肚1965年鄭宅的色彩和材料，宋家幼子向母親要求加上星星圖案，在工匠師傅的詮釋下形成了立面的組合。
- 23 民居類型的分類與演化研究，見王維仁：〈澎湖合院住宅形式及其空間結構轉化〉，《國立台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1987，VOL.3，No.10，9：101。
- 24 同上。
- 25 陸琦編著：《中國民居建築叢書——廣東民居》，北京：中國建築工業出版社，2010.11：220。
- 26 目前在老圍最周邊殘留的建築基址上，夯土的牆基是最為常見的材料，代表了夯土是清末民初建築的主要材料。
- 27 郭新志：〈客家圍龍屋夯土牆、泥磚牆營造技藝之研究〉，《客家文博》，2011(01)：71-79；肖龍、王研霞：〈贛南客家民居夯土建築形制與工藝〉，《設計藝術研究》，2015，5(02)：121-125。
- 28 蕭國健：同註8，頁105。
- 29 同上。
- 30 陸琦編，同註25，頁272。